風水祖師

鬼谷子傳奇

第二部

五鬼運財　福蔭兩家

鬼谷子、笠丹、猿爺爺、莫邪和干瀆母子等四人一猿，長途跋涉，爲避開吳國官兵耳目，專走荒僻小徑，有山翻山，有水涉水，不一日，終於進入越國境內，不久，抵達西湖之濱了。

但見西湖勝景，果然美不勝言。西湖周長約三十多里，孤山峙立湖中，小瀛洲、湖心亭、阮公墩三小島鼎立湖心，兩道長堤，把湖面分爲外湖、裡湖、岳湖、西裡湖、小南湖五小湖，環湖更有南高峰、北高峰、玉皇山，東面便是越國之都錢塘城（即今日的杭州），端的是「三面雲山一面城」。

三面的山峰秀麗挺拔，勢若奔馬，大有「群峰來自天目山，龍飛鳳舞到錢塘」的雄偉氣勢，沿湖四周，花木繁茂，萬紫千紅；群山之中，穿插泉、池、溪澗，點綴亭榭、樓閣、寶塔、石窟，秀麗肅穆，眞是湖光山色，千古風情，不愧爲天下勝景。

鬼谷子目睹勝景，並不迷醉，心中卻暗道：會稽風水盡在西湖，此湖美則美矣，秀亦秀極，可惜山氣流於弱，水氣流於柔，如此柔弱風水，憑此爲國之都，豈有雄偉之勢？看來越國國勢柔弱，國威不振，與首都杭州有莫大干係！誰道地脈龍氣，與國運國勢無所干連哉？

鬼谷子當日心中所判斷，已大有根基，與後世論國都氣運名師徐善繼之論，竟有異曲同工之妙。

徐善繼的「地理人子須知」論道：「南龍之次有臨安，其龍脈自天目山分入錢塘，而海

門有龕、赭二山在其中，此所謂天目山前兩乳長，龍飛鳳舞到錢塘，海門更點巽峰起，五百年間出帝王，可惜雖合天市之垣，然廉貞炉主，必主大臣多持柄之憂；昴日星虧，武臣多昝；鬼金位起，閹寺施權；文曲多山，俗尚虛浮而詐；少微積水，人多文飾而貪；實乃形局兩弱，只宜爲一方巨鎭，不可作百年之京都，雖然暫可偏安，卻難保國運長久。」

鬼谷子所判斷之時，是越國以此爲都，不久便有亡國之恨，勾踐飽受屈辱，十年生聚、十年教訓、臥薪嚐膽，才得以逆轉運命，僥倖復國，但其後也並不長久。

到後世論國都氣運名師徐善繼所判，南宋定都臨安（亦即杭州），便有秦檜賣國爲奸，國勢短而不振，終被元人所滅的悲局。

越都「杭州、臨安」雖有京都之形，無京都之勢，國運柔弱，氣數不長，由此可見一斑。此乃後話，暫且打住。

當下笠丹見鬼谷子長久沉吟不語，目睹西湖美景，卻如此留神，不由嬌嗔道：「這是西湖，我自小便見慣了，有甚稀奇，値得你這般迷醉？」

鬼谷子微笑不語，猿爺爺聽說這是笠丹少時出生之地，不由歡喜得抓耳撓腮，吱吱亂跳亂叫，也不知牠在嚷叫什麼。

笠丹卻聽得明白，她的俏臉不由一紅，嗔道：「猿爺爺，連你也來取笑笠丹，說什麼西湖美之極了，怪道所出女孩子亦秀麗非常，若遇上一位於此西湖畔長大的男孩子，豈非一對金童玉女！猿爺爺，你笑人，我不依啦！」

笠丹雖嗔猶笑，神態嬌憨極了，她雖然父母雙亡，但乍臨故鄉土地，確實也覺歡欣，孤兒之苦也就稍稍沖淡了。

莫邪恍然道：「原來笠姑娘是西湖人，當眞人傑地靈，難怪如此秀美可人了！」

笠丹格格一笑道：「莫大姐喜歡這地方，便在這兒長住好了，我記得，我的家就在西湖東南面吳山腳，妳和干濬小侄便到那兒落腳好啦！」

莫邪幽幽的歎了口氣道：「我母子今日已成落難之人，但求有處容身之所，把濬兒撫育成人，我也便心滿意足了。」

笠丹見觸起莫邪傷心，便連忙接過干濬，道：「莫大姐，我還認得路，我這就帶你上我的故居。」那干濬與笠丹似甚有緣，笠丹抱他，竟伸出白胖的小手兒把笠丹的脖子摟住了，樂得笠丹格格直笑，一面展開輕功，向西湖東南面的吳山掠去。

莫邪因得了鬼谷子輸送的「乾坤眞氣」，內力甚強，快步急奔之下，竟可勉強跟上笠丹的奔掠。鬼谷子與猿爺爺輕功已臻化境，追上去自然不費吹灰之力。

不一會，四人一猿便已抵達一座高約三四十丈的大山前面，但見此山由四座山連綿而成，中間高聳一山，猶如一指擊天，甚有氣勢。

鬼谷子微一沉吟，問笠丹道：「此山名爲吳山，未知那四座山，可另有名稱？」

笠丹想了想，道：「我小時候便聽爹娘說過，吳山由四山構成，分名爲紫陽、雲居、七寶、峨嵋，居中高聳一座，天下聞名，便是吳山第一峰的紫陽山了。」

鬼谷子心中一動，暗道：此山大有來頭，豈無潛龍蹤跡？倒不可輕覷了，但此時當務之急，乃先行安頓莫邪母子，上山之行只好容後再說。鬼谷子出道以來，歷經凶險，雖年僅二十，處事已甚有分寸。

當下鬼谷子對笠丹道：「丹妹妹可記得故居所在麼？」

笠丹向吳山正中的紫陽山一指，嬌喘口氣，似嬌不勝情，道：「我家便在山中的紫陽山腳……」話未畢又幽幽的歎了口氣。

猿爺爺見笠丹歎氣，登時急得吱吱亂叫。

鬼谷子明白笠丹的心事，不由微微一笑，對猿爺爺道：「猿爺爺不必焦慮，你這孫女兒只是乍入鄉土心兒怯吧了！」

笠丹引路，衆人向吳山正中的紫陽山走去，不一會便接近山腳，笠丹不由倒抽了一口冷氣，心道：這便是兒時的家園麼？

鬼谷子向紫陽山腳一看，只見到處頹垣敗瓦，偌大的一條村落，已被列國爭雄的戰火摧毀了，根本就沒有一處可容身的屋舍，人跡更絕無僅有，僅有的只是三幾隻無主的野狗，在四周竄游覓食。

鬼谷子心中不由暗道：列國爭雄，勝者爲王爲霸，但天下的老百姓就苦不堪言了。鬼谷子因此一念，便萌生以尋龍大法，消弭戰禍的雄心大志。亦因鬼谷子此一念，春秋列國爭霸大勢，便更爲玄秘莫測，千變萬化，曲折離奇。

莫邪眼見前面的頹垣敗瓦，笠丹悲憤的神色，心中已明白一切，暗道：自己是吳國子民，笠丹是越國民女，但在君主爭霸的魔影下，不分疆土，一般家破人亡，飽受戰火摧殘。

莫邪咬咬牙，柔聲安慰笠丹道：「丹妹莫要悲傷，家園雖破，但土地仍在，只要有土地，便有容身的地方！」

笠丹歎了口氣，道：「干大嫂，眞對不起，我以爲故家仍在，才引領妳到此，不料卻要妳來安慰我了！」

猿爺爺忽然飛跑上前，折了一枝樹枝，猛地插在地上，作了一個遮天蓋地的手勢，嘴裡吱吱呱呱的叫著。

笠丹不語，在場中人誰也不知猿爺爺說什麼，鬼谷子卻忽然明白了猿爺爺的意思，他不由呵呵一笑道：「不錯！不錯！家破了，可以重修；屋毀了，可以重建，只要有一雙手，還怕沒有地方居住嗎？猿爺爺說，他曾跟越女奇俠學過搭建木屋之術，此地甚多樹木，正好派上用場，不料他身爲獸類，竟比世人堅強多了。」

笠丹道：「鬼谷哥哥，你這是拿猿爺爺來鼓勵我嗎？」

鬼谷子微微一笑道：「並非鼓勵，而是動手，向猿爺爺學那搭建木屋的手藝！」鬼谷子說罷，便驀地轉身，向猿爺爺道：「猿爺爺，動手吧，我鬼谷子第一個拜你爲建木屋大師便是啦！」

猿爺爺一聽，樂得抓耳撓腮，歡喜之極，他突地竄到笠丹身前，伸出雙手，向笠丹作借

討狀。

笙丹不由一笑道：「猿爺爺，你這是借越女劍用麼？這把劍是你贈給丹兒的，你用便拿去，何必言借？」

猿爺爺連忙點頭稱是，笙丹便把劍拔出來，交給猿爺爺。猿爺爺接過越女古劍，便向樹林那面掠去，片刻不見。

僅一會後，樹林靠荒村廢墟那面，便突然飛起一道光芒，光芒繞樹木旋繞，所到之處，均在樹桿的上下各旋一周，片刻間已旋繞數十樹幹了。

莫邪不由吃驚道：「猿爺爺這是做什麼？」

笙丹格格一笑道：「猿爺爺在伐木啊！不過人家伐木用斧頭，他卻以無尚神功運劍光削木而已。」

莫邪又驚又奇道：「猿爺爺用的是什麼劍？外觀古樸無華，運用起來卻光芒四射？」

笙丹格格一笑道：「此劍名爲「龍淵」，乃伏羲氏所鑄，伏羲不就是干大哥、莫大姐的師祖嗎？因此鬼谷哥哥以此推算，笙丹算是莫大姐和干大哥的師妹了！」

莫邪不由連連點頭道：「不錯，不錯，我和干將哥同拜一師，師傅的師公便是伏羲，因此亦是我兩人的師祖，如此說來，丹妹妹與莫邪竟是源出一門呢！」

笙丹甜甜一笑道：「是，那笙丹該稱一句師姐啦！」她心中卻好笑道：我學的「八卦演行」妙步，卻直接得自伏羲氏，如此算來，笙丹豈非反成了女師公了？但這女師公把人叫得

太老了，不做！不做！我還是做這「師妹」好了！

莫邪大喜道：「是，那我就得稱一聲師妹了，滑兒，快來拜過師姑啊！」

干滑在莫邪懷中，倒也乖巧，果然向笠丹咧開小嘴甜甜的笑了。

笠丹一見，登時心花怒放，她父母雙亡，本已成了孤兒，但天緣巧合，卻又添了一位師姐，一位師侄，還有一位又可笑又可氣又可愛的「鬼谷哥哥」，笠丹還是大娃兒心性，心中一暖，便把痛失家園的悲憤沖淡了。

此時鬼谷子已向樹林那面掠去，只見他在半空中突然俯身衝下，雙掌運力向樹身連連拍去，樹桿中段突然飛出，去頭削尾，光禿禿的一截如排箭似的直向廢墟中飛射而去。

猿爺爺此時已收斂劍光，見鬼谷子露了這一手大挪移神功搬運法，不由喜得又跳又叫。

莫邪直瞧得目瞪口呆，喃喃道：「鬼谷少俠這是什麼功夫，竟如神仙般的隔空取物？」

笠丹幽幽的歎了口氣，道：「我這鬼谷哥哥，什麼都好，就是太過神秘莫測不好，就是他身負的武功到底有多深多厚，也永遠教人難於捉摸。」

莫邪是過來人，一見笠丹這等神氣，便明白了，她不由微笑道：「師妹冰雪聰明，若當世有人可以捉摸鬼谷少俠心思的，這個人便是師妹妳了，妳要努力探索啊！」

笠丹俏臉一紅道：「笠丹那有這個福氣……哎喲，不說這些啦，師姐，你照顧師侄，我過去幫手建屋了。」

笠丹說罷，便向廢墟那面掠去了。猿爺爺果然是搭建木屋的高手，只見牠先在四面插上

一根粗大的樹幹，又在正中豎了一根，一間木屋的樑柱便搭好架子了。

鬼谷子和笙丹聽猿爺爺的指揮，這兒放一根，那裡插一條，又用劍挖空樹幹的一頭，把另一頭樹幹插進去，不必花一根釘，木屋的四角便已牢牢的接合了。

笙丹被猿爺爺吱吱呱呱的指使著，搬樹枝拾樹葉，跳上樑柱蓋屋頂，不由又好笑又好氣道：「猿爺爺，你為甚麼不叫鬼谷哥哥去幹，偏要差遣笙丹？」

猿爺爺正用手接住鬼谷子送上來的一根粗樹幹，他雖已累得呼呼喘氣，但猿猴心性，如何忍得住，不由又吱吱呱呱的叫了幾聲。

笙丹居然作聲不得，乖乖的聽從差遣，幹活去了。莫邪把干瀆放在一堆樹葉上，也過來相幫，見狀不由奇道：「師妹，猿爺爺說什麼啊？」

笙丹歎了口氣，道：「猿爺爺說，他是爺爺，我是孫女，鬼谷哥哥是貴客，你們是婦孺，他不能偏私，自然只好叫孫女拚命幹了。」

莫邪歎道：「若世人皆如猿爺爺一般胸懷，這世上便少了許多殺戮紛爭了。」

搭建木屋，猿爺爺不愧是此中的高手，相幫的鬼谷子、笙丹、莫邪均有內力根基，不知疲倦，僅一天工夫，便把木屋蓋好了。

當晚四人一猿，便在空蕩的木屋內歇宿。幸而猿爺爺身邊尚剩有絕谷中帶上來的奇棗兒，大人吃一顆，便可頂一個時辰。干瀆這娃兒，居然也很喜歡吃這棗兒，大概他出世的心情便是苦的，那奇棗兒的味道，自然便是甜的了。

第二天，猿爺爺和鬼谷子以木材造桌椅櫈凳等室內家具，莫邪和笙丹則在廢墟中搜尋鍋盤等生活器皿。

很快，一間像模像樣的家居，便在廢墟中重建起來了。

不過萬事俱備，仍欠「東風」，而且是最重要的「東風」。因為人要生存，便須柴米油鹽、吃喝穿，缺一不可，但這些東西均須要銀兩，鬼谷子此時才發覺，錢這東西，對世人來說，竟如此重要。

但四人一猿，除了猿爺爺身邊所剩無多的奇棗兒，笙丹的「伏羲龍淵劍」尚算值錢的東西，其他的簡直連換一厘銀的東西也沒有，奇棗兒吃光了，往後莫邪母子如何生活下去？大人尚且容易挨上三日半月，但干潛這娃兒，卻連一天半日也活不下去了。

碰上這絕頂難題，可就把神鬼莫測的鬼谷子也難住了！

• • • •

鬼谷子望一眼笙丹和莫邪母子，心道：笙丹入世未深，莫邪有娃兒負累，有什麼法子可想出來，猿爺爺雖已通靈，但畢竟是猿猴心性，這等大事，他如何會不心焦？

鬼谷子不由歎了口氣，暗道：「目下唯一可以想辦法脫離困境的，看來只有靠自己了，但自己有何辦法去弄一筆銀兩，難道去偷去搶麼，若去偷去搶，那還算是老子李耳的徒弟嗎？」

想起師傅老子李耳，鬼谷子心中忽然靈光一閃，暗道：師傅曾說，若遇世上急待援救的窮苦可憐人，可運用「風水尋龍大法」中的「五鬼運財」術，替彼等妙獲一筆天地橫財。

目下莫邪母子的境況，還有笠丹身世悲涼，均有獲此筆天地橫財的條件，爲何不以此「尋龍大法」，助彼等脫此困境。

鬼谷子這般轉念，心中豁然而悟，他忽然問猿爺爺道：「猿爺爺，假若有需要，你可肯再下一趟絕谷？」

猿爺爺未及有所表示，笠丹已吃驚道：「鬼谷哥哥，絕谷凶險，猿爺爺年老體力已衰，你差他下絕谷作甚麼？」

鬼谷子微微一笑道：「丹妹目下是否正在重建家園？」

笠丹道：「是啊！屋子不是已蓋好了嗎？」

鬼谷子道：「屋子建好，只可容身，但要活命，尚差甚遠！」

笠丹一怔道：「尚差什麼？我在絕谷不是也生活了十年麼？」

鬼谷子歎了口氣，苦笑道：「丹妹當眞如一張白紙，雖然可寫最新最美的文字，但空空如也，根本無從下筆，不知世間的人情世態，酸甜苦辣，例如一旦奇棗兒吃光了，每日吃甚

麼東西？寒冬歲月，以甚麼物件禦寒？大人尚易過，但小娃兒如何熬得下去，屋子雖建好了，但也不能當飯嚼啊。」

笠丹一聽，不由向莫邪母子瞥了一眼，心道：是啊，自己和猿爺爺尚好過，大不了重返絕谷吃奇棗兒便了，雖然報仇無望，但總可以不致餓死啊，但莫大姐和干潛又如何生活下去？她不由幽幽的歎了口氣，喃喃道：「原來人世間尚有這許多酸甜苦辣事……這！這卻如何是好？」

鬼谷子微微一笑道：「辦法倒並非沒有，但看丹妹是否願意吧了！」

笠丹一怔道：「什麼辦法？難道入官府、富戶中打劫嗎？好啊！這好玩極了，只是這是越國境內，若被官府追緝，師姐母子便無處容身矣！」

鬼谷子呵呵一笑道：「非也，非也，這辦法非偷非盜非搶，只要丹妹妳願意，自然便有辦法弄一筆活命銀兩。」

笠丹不由又好氣又好笑，道：「鬼谷哥哥，不去偷、盜、搶，難道會從天上掉下來麼？」

鬼谷子微微一笑道：「天地生萬物，萬物皆靠天地所養；只要運用其中妙訣，果然可以弄一筆天地之財！」

笠丹不由格格一笑，道：「好啊，若非偷非盜非搶，可以弄一筆活命銀兩，這比去偷去搶更妙之極了，如此好玩之事，笠丹爲甚麼不願嘗試？願意，願意極了！」

鬼谷子道：「如此甚好，那請猿爺爺明日一早，便潛入白虎丘絕谷，把丹妹父母的遺骨

設法尋找回來，好麼？猿爺爺！」

猿爺爺見是鬼谷子的請求，居然毫不猶豫便點頭答應了，他似乎亦知道，這事對笙丹有莫大好處。

笙丹奇道：「我父母的遺骨尋找回來，在故土安葬，自然是好事，但這與天助一筆活命銀兩有何干連？」

鬼谷子微微一笑道：「這僅是其中一個環節而已，一切且待明日上紫陽山再作打算。」

笙丹見鬼谷子神神秘秘的，不肯直道，心中一陣氣悶，但想著明日上山，有他作伴，想必大有樂趣，心中也就快活起來，不再追問下去。

第二天一早，猿爺爺不待吩咐，便離開吳山腳，向吳國境內的白虎丘縱躍而去了。猿爺爺雖然是猿猴獸類，但行事處世，竟比世人更重承諾。

鬼谷子預料猿爺爺此行必有所獲，他自己也不敢怠慢猶豫，當即亦上吳山主峰紫陽山去。笙丹也不待鬼谷子作聲，便已緊隨而上，鬼谷子邊縱身飛掠，邊微笑道：「我又沒邀妳同行，妳跟著來怎的？」

笙丹格格一笑道：「你此行是否為了笙丹重建家園？」

鬼谷子暗道：此行雖有大半原因是為莫邪母子著想，但為了莫邪母子可以生活下去，卻非要助笙丹重建家園不可，因此說這是目的也不為過，便笑著點點頭道：「是這樣又如何？」

笙丹格格笑道：「既然是為助笙丹重建家園，笙丹若不跟著前去相幫一二，爹娘泉下有

知，豈非怪我不孝懶惰嗎？」

鬼谷子心中不由一動，暗道：不錯，尋龍大法中的「五鬼運財」龍氣薰陶，令其血脈速發，雖有取巧之嫌，但亦是蔭庇箑家血脈，倒也應該盡一番辛勞孝道。鬼谷子心念一轉，便欣然點頭道：「也好，那便同上吳山去吧！」

鬼谷子不徐不疾向前掠行，箑丹輕功甚佳，跟上去自然並不十分艱難。

兩人不一會掠上吳山的主峰紫陽山頂峰，但覺此峰形如筆架，四面望去，紫陽山原來又分豎十二峰，其形如筆架、香爐、棋盤、象鼻、玉　、龜息、盤龍、舞鶴、鳴鳳、伏虎、劍泉、牛眠十二峰，形態逼眞，栩栩如生。

鬼谷子不由暗道：天地造物，當眞鬼斧神工，不可思議，如此形勝，豈無龍脈潛伏？

箑丹見鬼谷子凝思不語，便嗔道：「鬼谷哥哥，怎的忽然又變獃子了？」

鬼谷子忽爾微微一笑道：「丹妹久處吳山腳下，可知吳山紫陽峰另有名堂？」

箑丹奇道：「紫陽山便紫陽山了，又有什麼別的名堂？」

鬼谷子呵呵一笑道：「丹妹妳看，我等腳下這一峰，是否形如筆架？」

箑丹聞言，四面一掠，仔細一看，不由喃喃的點頭道：「此峰頂分二段，二頭高中間低，正好用來架放天筆……的確是一座天然巨大筆架峰。」

鬼谷子又道：「那與此峰側鄰的一座，又形如什麼？」

箑丹凝目望去，只見這峰形如一頭巨虎，臥伏於天地之間，不由拍手笑道：「好啊！我

看清楚了，這不是一頭伏虎麼！」她再四面看去，不由心神俱往，喃喃的道：「這座猶如臥龍，那座更如牛眠，另一座又如舞鶴。啊！還有就是香爐、棋盤、鳴鳳、象鼻、龜息、劍泉……合計恰恰是十二峰。」

鬼谷子接口道：「不錯，丹妹所見逼眞極了，這正是十二生肖峰啊！」

就因鬼谷子這一言，吳山紫陽峰日後又被稱為「十二生肖峰」了。

當下鬼谷子向十二峰仔細一瞧，微一沉吟，注目象鼻峰，心中忽然一動，暗道：此峰有廉貞龍立輔星向，又有巨門、破軍、輔星三水同朝明堂，三元大卦中的「五鬼運財」格已隱然顯露矣！

鬼谷子心念電轉，便向笙丹道：「丹妹，跟我上象鼻峰去！」

鬼谷子話音未落，身形如電，向相隔數十丈遠的象鼻峰飛掠而去，笙丹見鬼谷子神秘莫測的模樣，說走就走，暗道：鬼谷哥哥什麼都好，就是這鬼神莫測的獃子脾氣令人忿怒，哼，終有一日，我笙丹要教他知道厲害……但絕非殺他，只要難他一難就是了。笙丹心中又氣又愛又恨，無奈也只好跟著鬼谷子向象鼻峰掠去。

鬼谷子與笙丹片刻便已掠抵象鼻峰，鬼谷子凝目一看，此峰果如象鼻，朝天一甩，峰端竟然有兩個洞穴，猶如象鼻上的兩個鼻孔，鼻孔中竟隱約有白氣噴射而出。

洞穴前面是一片開闊地，開闊地對面，恰恰是臥龍、伏虎兩峰。

鬼谷子一見，心中不由大喜道：「好啊！這不正是龍虎捍門，廉貞、破軍三水朝明堂？

好一座天然『五鬼運財』大龍穴！」

筮丹一聽，不由目瞪口呆道：「鬼谷哥哥，什麼五鬼運財？眼前只有你和我，二個洞穴，並無什麼鬼怪之物，何來鬼怪運財來？」

鬼谷子微微一笑道：「只要天地時三者配合，果然便有五鬼運財來了！」

鬼谷子說著，在身上摸出他那具「天地時神盤」，向象鼻峰巔的兩個洞穴分別一格，左面那個毫無動靜，但右面那個，神盤上的天地時三針，卻忽然重疊一起，三針一齊指向洞穴正中方向。

鬼谷子一見，不禁欣然一笑，暗道：千潛果然已得白虎丘絕谷地龍脈氣蔭庇，但凡與他生存有關的求祚，無不水到渠成、瓜熟蒂落，就連這「五鬼運財」速發奇穴，亦毫不費力，手到擒來。

鬼谷子當下在洞穴前方，以石塊鎮壓四面方位，不讓龍脈潛氣再源源外洩。說也奇怪，自鬼谷子壓上四塊石頭後，右面冒白氣的洞穴，忽然便靜寂下來了。

筮丹一見，不明究竟，吃驚呼道：「鬼谷哥哥，洞穴被你這麼一搞，竟不再噴氣，不成象鼻了。」

鬼谷子微笑道：「此峰乃為你筮家發富而設，天然巧合，鬼斧神工，不世奇緣。」

筮丹一聽，她本冰雪聰明，登時恍然悟道：「鬼谷哥哥，莫非象鼻峰上這象鼻孔洞，便是你打算用來安葬我父母遺骸，憑此便可致富，有五鬼運財來麼？乖乖，我的天，若世人均

這般輕易可以發財，那也不必去辛苦拚命勞作了，鬼谷哥哥大可替普天下窮人，多點三幾萬個這等發財墓穴，那豈非功德無量嗎？」

鬼谷子一聽，不由莞爾一笑道：「這等稀奇古怪念頭，也虧妳想得出來，這等速發大富龍穴，豈是容易尋覓得來，象鼻峰上此穴，其實是你笙家沾了干濬這娃兒的祖脈之光矣！」

笙丹想了想，又恍然道：「干濬的爹爹干將遺體，鬼谷哥哥說已把其安葬於白虎丘絕谷之中，那叫地龍之穴，日後足以剋制夫差的白虎龍穴，莫非象鼻峰上這座五鬼運財龍穴，亦是靠干家的地龍之穴蔭庇而來麼？」

鬼谷子不由點頭微笑道：「丹妹果然聰明，一點便豁然而悟，干家的地龍穴，乃當年伏羲所預點，伏羲首創陰陽八卦，其術之精，連我的師傅老子亦甘拜下風，因此他所點的地龍奇穴龍氣之旺，足可與當今帝王龍穴相抗衡，其後人受此龍脈蔭庇，福緣之大，足可與天地同存，更何況區區一座賴以活命的五鬼運財穴……目下萬事俱備，只待猿爺爺把丹妹父母遺骸尋回，一切便有著落矣！」

鬼谷子說罷，便與笙丹一道下山而去，返回紫陽山腳那座新建的木屋，但猿爺爺尚未見回來。

笙丹牽掛猿爺爺的安危，不由抱怨道：「那絕谷凶險之極，偏要差遣猿爺爺去冒險，萬一他有甚麼三長兩短，我可恨死你了，鬼谷哥哥啊！」

鬼谷子微一沉吟，便斷然的搖頭道：「不，丹妹放心，猿爺爺其實已得天地仙靈之氣，

已成半仙之體，決不會半途夭折，就算有何阻滯，亦必會逢凶化吉，安然無恙！」

鬼谷子話音剛落，外面便砰的搶進一頭猿猴，懷中緊抱一包東西，笠丹一見，不由大喜而呼：「猿爺爺…你安然無恙嗎？」

猿爺爺先把懷抱的那包東西小心翼翼的放下，牠似乎亦知道這包東西目下的寶貴，然後才吱吱呱呱的叫了一會，又手舞足蹈的比劃說明著一切。

莫邪乍睹猿爺爺這等猿人猿語，自然茫然不解，也不知猿爺爺玩甚麼把戲，逗笠丹開心。莫邪懷中的干濳，這小娃兒的心性倒與猿人類似，他居然被逗得格格一笑，渾似不知世間的辛酸苦辣。

鬼谷子對猿爺爺說的，雖然明白大半，但其中的細節，便連他也猜想不到。最了解猿爺爺的，大概只有牠的「孫女兒」笠丹了，只見笠丹聽了一會，便忽然格格一笑的大笑道：「猿爺爺，你好福氣，竟連干大哥的陰靈也來庇護你！」接著她才把猿爺爺說的轉述出來。

原來猿爺爺當時濳上白虎丘，那裡成了吳國的王陵，因此守衛森嚴，白虎丘上五步小哨、十步一崗，禁衛之嚴，猶如王宮似的。

猿爺爺雖未脫猿體，但已通靈，見白虎丘新建王陵守衛如此森嚴，便明白吳國君王原來亦如此重視鬼谷子代點的王陵，由此可見鬼谷子神技的厲害。

既然如此，那濳入白虎丘絕谷，搜尋笠丹父母的遺骨，就有很大的危險了，因是鬼谷子

吩咐的，猿爺爺自然誓無反顧了。

猿猴心性，認準了一樣目標，就決不會中途放棄，因此同樣研習一種武功，往往世人還比不上猿猴類的進境。

猿爺爺認準白虎丘下的絕谷是他此行的目標，因此根本就不畏懼，對那萬千禁衛兵丁視若無睹，他身形如電，比尋常的猿猴快了數倍，憑那些兵丁的目力，雖然是大白天，亦根本瞧不清這是什麼東西，但覺眼前一花，一團毛絨絨的東西一掠而過，便不見了。

猿爺爺未等丘上的兵丁清醒過來，身子已貼伏在鬼谷子以劍氣射出的絕壁洞穴上了。

猿爺爺沿著絕壁上的那些小洞穴，如飛的向下攀揉，不一會，便穩穩的躍下百丈深谷裡面。他憑著當年救起箎丹時的記憶，很快就尋到箎丹當年掉下來的那面絕壁。牠小心翼翼的四下搜尋，他的內力絕頂，目力驚人，猶如當年孫子的「金睛火眼」，僅一會，便被牠發現了二副已跌散的白骸骨，想了想，記得此地與箎丹掉下時那處相距不遠，便斷定這副骸骨必定是箎丹的先父母無疑。

猿爺爺把跌散了的骸骨一一拾好，包在布袋中，兩副骸骨非常奇特，雖歷經十多年歲月，但丁點沒有風化鬆散，因此亦非常沉重，等於多過一個成年男子的重量。

猿爺爺也不管自己是否負荷得了，把布袋抱在懷中，便攀揉絕壁而上。他上了絕壁一半，便已呼呼喘氣，懷中的布袋也越來越沉重了，猿爺爺雖然功力通玄，但畢竟已上了年紀，耐力比不上年輕時候，再加上負重攀壁，是險中大忌，稍一不慎，便會連人帶物失足跌下，此

時就算你神功蓋世，因身處虛空，無從發力運氣，也無法逃出跌碎的厄運。

當世中風聞「無爲神功」的人少之又少，能如鬼谷子般在絕境中領悟「無爲神功」精要的，就更絕無僅有了，因此誰也不可能像鬼谷子跌下絕谷如此幸運。

猿爺爺雖然已感力不從心，但牠仍然毫不氣餒，拚力向上攀揉。鬼谷子也料不到笠丹先父母的遺骨，經十幾年歲月，尚未鬆散風化，沉重如鮮，這才放心差請猿爺爺下絕谷。

猿爺爺拚力再向上攀了一段，此時他已達絕壁一大半了，他認準上面的一個小洞，拚命向上躍，他若不負物，這一躍足達二丈，便勉強可以抓住小洞壁了，但此時他負荷過重，內力消耗過巨，這一躍之下，竟難達二丈，猿爪剛觸及小洞，身子向下一沉，猿爪滑離小洞壁，身子登時飛離絕壁，凌空向百丈深谷摔跌下去。

此時猿爺爺若把懷中的骸骨布袋抛開，憑牠的功力，尚可虛空凌渡三尺，勉強可以重貼絕壁，但猿爺爺竟死不放手，便連同布袋中的骸骨，一齊飛跌下去了。

猿爺爺雖然是猿猴類，但已通靈，亦知這一摔跌下去，必然粉身碎骨了，牠不禁老淚直流，心中只道今番辜負了笠丹和鬼谷子對牠的信任和重託了，罷！罷！自己跌碎不打緊，可千萬要保住「孫女兒」先父母的遺骸。

猿爺爺心念電轉，竟毫不猶豫凌空拚盡力氣翻轉身來，自己在下，布袋在上，他竟欲以自己的身驅，保住布袋中的骸骨。

猿爺爺飛跌下數十丈，已飄離了他攀揉的絕壁，恰恰向下面的「干將之墓」掉落下去。

猿爺爺不由又好氣又好笑，暗道這並非「干將之墓」，倒成了「猿爺爺葬身之土」矣！這干將在墓中，是否知道猿爺爺此行其實也是爲了他的後代呢？

猿爺爺猿猴心性，稀奇古怪的思想著時，忽覺背下有物一托，下墜的速度竟然減慢了，牠吃了一驚，扭頭一看，不由吱吱呱呱的怪叫連聲。原來托住他背部的，竟是一團白煙，這尚不足奇，這團白煙竟是由「干將之墓」的墓碑處噴湧而出，遠望猶如一道激流飛射。

猿爺爺不由又驚又喜，暗道如此緩緩掉下去，雖不致於葬身此地，但若想再攀揉上去，卻是千難萬難了，這般想著，他不由吱吱呱呱的歎道：「白煙啊白煙，你若有心救猿爺爺，便加猛一點，把猿爺爺托上絕谷頂吧！」

正當猿爺爺這般自想自歎時，那白煙似已聽懂了，力度突然加猛，越來越濃，越來越勁，漸而猿爺爺的身子竟停止下墜，反而緩緩的向上升浮上去了。

•　•　•　•

笠丹轉述猿爺爺歷險的經過，說到此處忽然停住了。

莫邪聽得心神俱往，因爲她聽說那「救命白煙」，竟是她的干將哥哥墓碑噴射出來的，

這豈非說干將哥已成了仙了？她因此忙追問笠丹道：「丹妹！快說下去，往下如何了？」

笠丹歎了口氣，苦笑道：「猿爺爺爲了保住笠丹先父母的遺骸，竟然捨生忘死，就算是笠丹的親爺爺，只怕也沒有這份情義…往下麼，猿爺爺說，他因此安然出谷安然回來了。」

笠丹一頓，忽然想起了什麼，又連忙問猿爺爺道：「是啦，猿爺爺！你說白虎丘上面有萬千兵丁守衛，彼等如何容你安然脫險？」

猿爺爺以手爪比劃著，嘴裡吱吱呱呱的叫了幾句，又向笠丹扮了一個鬼臉。

笠丹不由格格一笑，因見了父母遺骸，萌發的哀傷感觸消淡了她笑得直頓足道：「猿爺爺，別…別說了，你再說便笑死笠丹了！」

莫邪驚道：「猿爺爺牠說什麼？」

笠丹喘了口氣，這才道：「猿爺爺說啊！他被那股白煙托著升浮上來，乍然在絕谷上出現，那班守墓的宮兵幾時見過這等騰雲駕霧的奇景，均以爲猿爺爺是神仙下凡，不得了了，登時跪下一大片，直叩頭拜，道：猿猴神仙，猿猴神仙，請賜我等長生不老之術，或者賜一點不必吃喝的法子也是好的！」

笠丹說到此處不由一頓，因爲她忽然想起，鬼谷子曾對她說過，他當年也曾向那「老樹妖」拜求過不必吃喝之術，心中忍不住好笑，便說不下去了。

鬼谷子含笑道：「往下呢，你莫盯著我瞧，我當年並無拜求到什麼長生不老術啊！」

笠丹格格一笑，道：「猿爺爺見那班兵丁如此有趣，便忍不住猴性大發，惡作劇之心大

起，向那班兵丁示意，誰向他手中的白布袋叩的響頭多，他就賜給誰長生不老術了，於是那班兵丁便沒命的向白布袋叩起頭來，唯恐自己叩得不用力，叩得不響，均拚命五體投地，叩拜不止，直叩得昏天黑地，拜到顚三倒四，哎喲，笑死我了！猿爺爺趁亂便抱起白布袋，一掠而去！」

笙丹戛然而止，莫邪此時也忍不住笑了起來，猿爺爺見把笙丹逗開心了，也樂得抓耳撓腮，竟比賞了一個甜桃子更令牠高興。

鬼谷子不由點頭微笑，暗道：世事巧合，萬千兵丁叩拜，豈非應了龍脈萬人朝拜之象麼？

笙丹笑了一會，回過神來，又忙向鬼谷子問道：「鬼谷哥哥，你似已料定猿爺爺此行有驚無險，果然應驗！但你知道那救命白煙到底是甚麼東西嗎？」

鬼谷子微微一笑道：「白煙既然來自『干將之墓』，那自然是墓中的龍脈聚氣了，那是一座伏羲氏預點的地龍大穴，其龍氣自然深厚宏大無比。」

笙丹奇道：「那是干大哥之墓，若說蔭庇，只應蔭庇干濳，爲何連猿爺爺亦有此福氣，豈非奇哉怪極？」

鬼谷子呵呵一笑道：「龍脈並非蔭庇猿爺爺，而是庇蔭他懷抱的那袋骸骨，而這袋骸骨，雖然是你笙家一脈，但此時卻也是爲了干家後代的生存延續，因此猿爺爺只是叨光而已！」

笙丹、莫邪一聽，均不由目瞪口呆道：「這風水尋龍絕學，竟有如此威力，當世有甚麼神功可與之抗衡？」

鬼谷子微笑道：「乾坤天地皆潛龍所化，萬物皆天地所生，你說天下間有誰可與潛龍比擬？」

笙丹、莫邪若有所思，默然不語。鬼谷子深知這等深奧之事，世人亦難明所以，便不再往下細說，忽地站了起來，道：「好！如今丹妹的先父母遺骸已尋獲，事不宜遲，這便馬上上紫陽山象鼻峰去吧！」

莫邪心中好奇，便忍不住向鬼谷子求道：「鬼谷少俠，未知可否帶我母子一同上象鼻峰一行？」

鬼谷子心道：此行其實大半是爲了千家的後代生存，地龍脈已對此有所感應，足證千、笙二家已成一體矣！鬼谷子心中這般思付，便欣然一笑道：「好！那便請千大嫂一同上山去吧！」

當下由笙丹自己抱了先父母的遺骸，猿爺爺相幫抱扶千潛，莫邪內力不差，自己行走，鬼谷子帶了笙丹的「伏羲龍淵劍」，以便代鋤鏟之用，四人一猿，一直上紫陽山象鼻峰而去，不消一會，衆人便已登上象鼻峰了。

鬼谷子引笙丹走到右面那象鼻孔狀洞穴前，把龍淵劍交到她手上，道：「先人之墓，勢須後人挖掘，否則無福承受龍脈蔭庇，丹妹可以劍代鋤，把洞穴擴寬成墓穴，以便安放先父母遺骸。」

笙丹此時憶起父母在世時的樂趣，眼圈不由紅了，她默不作聲，接過龍淵劍，聚運一口

眞氣，便發狂似的挖起土來，她似乎藉此發洩對大仇人夫差的憤恨。

鬼谷子明白筮丹此時的心境，但卻不去制止，暗道：仇恨令人瘋狂，若沒地方發洩，那是很危險的，如今正好任她盡情發洩，她的力氣花在挖祖墓上，正好應了「一脈相承」的風水尋龍妙理。

不一會，筮丹便已把洞穴擴寬挖深成一座墓穴。鬼谷子取出「天地時神盤」，再仔細測量，當神盤上天地時三針交疊，恰好指向墓穴前面的臥龍、伏虎兩峰時，便向筮丹低聲道：「丹妹，快把先父母遺骸置放墓穴。」

筮丹居然乖乖聽話，把父母的遺骸連同白布袋放入墓穴之中。

鬼谷子又向莫邪道：「干大嫂，如今干、筮兩家血脈已匯成一體，有干家血脈，便即有筮家血脈，兩者已密不可分，快上前相幫填土，以應後人盡孝之意。」

莫邪一聽，深知鬼谷子神學驚人，不敢怠慢，立刻走上前去，以手挖土，向墓穴撒去。她手抱的干湣，說也奇怪，竟也牙牙叫著，伸出小手，抓住泥土，扔向墓穴。

鬼谷子心中一動，不禁暗暗點頭，心道：先有「救命白煙」冒升，此時又有干、筮兩家血脈，足可世世相扶，成其大事了。

不一會，填土已畢，象鼻峰上的右面象鼻孔洞穴，此時已成了一座墓堆。鬼谷子正欲尋石豎碑，猿爺爺不知什麼時候跑了開去，此時已捧著一塊大石板回來了。原來猿爺爺忽然想起在絕谷中時，當墓穴成時，鬼谷子定要尋石板豎碑刻字，他靈性極高，不待吩咐，便已把

石板捧來了。

鬼谷子欣然一笑，接過石板，微一運氣，力透中指便向石板揮指疾書道：「笠家先人之墓」。然後他把石板豎在墓前，面向開闊地，迎向遠處的臥龍、伏虎兩峰。

墓穴已成，墓穴前面的開闊地成了天然明堂，明堂前面的臥龍、伏虎兩峰，便成了龍虎相護的龍脈貴格。

鬼谷子又向笠丹道：「快！叩拜先人，以承其龍脈福蔭。」

笠丹一聽，就在墓前跪下，叩拜起來。

鬼谷子隨即喃喃頌道：「日吉時良大吉昌，吉日圓墓正相當，今時好日來圓墓，他日必主足錢糧；前有朝山萬峰秀，後有來龍十百里，四水朝堂吉氣多，萬派歸源更吉昌；坎山坎向坎水流，五鬼運財永不休，有福之人得遇此，朝貧夕富旬日見，可保血脈淵源長！」

鬼谷子頌畢，便向笠丹、莫邪母子示意可以下山了。

四人一猿，返回山腳木屋已是當日的傍晚時分。此時衆人仍然只能奇棗兒充饑，每人吃過一顆「奇棗兒」，腹中也就不感饑餓了。各人的心中半驚半奇半疑，因此奇棗兒的味道自然就因人之心緒而異了。

當晚，笠丹熟睡間，臉肥上忽感一陣奇癢，乍然驚醒，睜眼一看，不禁又驚又奇，原來是一頭通體毛色火紅的狐狸，伸出紅舌，舐吻她的肥臉，因此把她癢醒了。

笠丹吃驚之下，欲一掌向紅狐的小腦袋拍去，她這一掌若真拍下，便十頭紅狐的腦袋也

碎了，她剛欲出手，但立刻又頓住，因為她感到奇怪，紅狐對她似乎並沒惡意，牠以舌舔她，僅是以此來喚醒她而已。

笠丹心中一陣驚奇，她側目一看，隔鄰的莫邪母子正呼呼的睡著，另一間木屋也悄無聲息，大概鬼谷子和猿爺爺也早進夢鄉去了。

笠丹不由又好笑又好氣，悄聲道：「小紅狐啊小紅狐，你半夜三更，把我喚醒幹麼？你又不是把好玩的東西帶來給我，萬一我生起氣來，一掌拍下，你便沒命了。」

小紅狐一聽，忽地低低的叫了一聲，跑向門口停住，又扭過頭來，小眼珠向笠丹連眨了五眨。

笠丹心中更驚奇，暗道：這連眨五下眼，到底是甚意思？她不由翻身一躍而起，披上外衣，便跟蹤紅狐追了出去。

外面月色如水，灑在山野之中，一片清幽冷寂。

紅狐在前面不徐不疾的竄走，似乎有意等笠丹追上前去，笠丹心道：這紅狐兒好古怪，不知要引我到什麼地方去？於是便在後面不緊不慢的追蹤下去。

笠丹身負精奇的越女劍法，又有伏羲神劍護身，最近更向鬼谷子學了一套「伏羲八卦步法」，人又膽大，此時就算有鬼怪出現，也絕不能令笠丹掉頭不追下去了。

紅狐轉過一座小山丘，笠丹追上前去，她眼前忽然一黃，原來月色下，竟多了一頭黃毛的狐狸，與紅狐併列站於前面，一紅一黃，甚是奪目。

笙丹又好奇又好笑，暗道：人說狐狸尾巴會放惡臭，令人討厭，但這紅狐、黃狐卻美麗之極，必定人見人愛，看來人言人殊，也不必盡信。

笙丹心中又奇又喜，不由加快腳步，向前掠去，不料她身形加快，兩頭狐狸也突然加速，總與笙丹保持一段距離，笙丹大樂，道：好啊，人追狐的玩兒好玩極了。

笙丹追了一會，紅狐、黃狐轉過一座山丘，笙丹眼前忽地一藍，原來前面又鑽出一頭藍狐來了。笙丹心中大樂，暗道紅、黃、藍狐出來了，那白狐、黑狐為何還不現身？她想到的是俗語所說的「紅、黃、藍、白、黑」，便推想必定還有白狐、黑狐現身了。

不料再追了一會，眼前白光一閃，果然又鑽出一頭白狐，紅狐、黃狐、藍狐、白狐，在月色之下，顯得鮮艷奪目，美麗之極。

笙丹是一位少女，愛美是少女天性，她因此樂得幾乎跳了起來，悄聲叫道：「四頭好狐狸，我笙丹跟定你等了，你等若在月色下跳一跳舞，只怕把天下人都迷死了。」

笙丹話音剛落，紅、黃、藍、白四狐竟像聽懂似的，果真停了下來，在一座山丘側畔空地跳起舞來，但見四狐在月色中忽前忽後、忽左忽右，甚有規律，紅、黃、藍、白四色幻變，迷人之極，十足一幅月夜狐步舞圖。

笙丹樂得幾乎忍不住隨五狐而舞，但她拚命抑止自己的衝動，因為她心中尚有一絲遺憾，紅、黃、藍、白、黑，就只差一頭黑狐了。

笙丹如此轉念時，她眼前一花，四色狐步舞突地更顯迷幻多姿，因為在紅、黃、藍、白

四狐中間，忽然穿插了一頭純黑毛的小狐，在四彩色中交織，登時彩色幻變，黑白交替，睹之令人目奪神搖。

筮丹終於壓抑不住心緒浮蕩，她格格一笑，跟隨狐翩翩起舞。五狐見筮丹助舞，便跳得更加興高采烈，月色之下，五狐一女，東搖西擺，左穿右插，彩色變幻，美妙之極。

筮丹不知，她此時被五狐所引，已距木屋很遠，她和五狐此刻已在紫陽山的象鼻峰下面了。

筮丹跳了一會，狐步舞竟也跳得似模似樣，但總不能跟上五狐快速迷幻的步法，她好勝心一起，不由便走出了剛學會不久的「伏羲八卦步」，狐步舞雖然妙絕，但畢竟難敵「伏羲八卦步」的博大精深，五狐似亦從未見識過這等精妙的先古奇學，因此筮丹呼的一下，便插進五狐中間來了。

五狐忽然停住，不再跳舞，反而以爪挖起地上的土來。五狐二十爪，爪爪堅如鋼鑽，僅片刻間，便挖出一個洞穴來了，五狐再挖了一會，眼見洞穴忽然已擴大到足以容納五狐，五狐突地停住不挖，一齊向筮丹轉過頭來，五對狐眼，十隻小眼珠向筮丹連眨五下。

筮丹不由又喜又奇，格格悄笑道：「狐狸啊狐狸，你們這是什麼意思？怎的從狐步舞跳到挖地功夫，又從挖地功夫演進到眼睛的把戲來了？」

紅、黃、藍、白、黑五狐一聽，忽地呼地一聲，一齊跳進洞穴中去了！

筮丹一見，不由跺足叫道：「怎的了？怎地如此小家氣，稍說兩句，便來個掘地自埋？

早知如此，箮丹便不笑你等了！」

她話音未落，人已掠上前去，深身一看，不由驚得目瞪口呆，原來五狐跳進自掘的洞穴，竟倏忽不見了影蹤！

箮丹心道：這洞穴方圓僅五尺，深亦不過五尺，剛好僅供五狐容身，多一點的空隙也沒有，這五狐到底鑽到那兒去了，莫非五狐均變了狐仙不成？

箮丹心中好奇，她驀地拔出越女劍，便挖起洞穴來，她疑心洞穴下面或許另有通道，五狐大概是沿此通道逸遁而去了，心道：我把此洞再往下挖深十尺，看你等還不現形嗎？

箮丹好奇心一起，便阻她不住了，她以眞氣運於劍上，削土如飛，不一會，便向下挖深三尺有餘。

她正挖之間，劍下忽地冒出數點火星，震手欲麻，原來越女劍竟碰到一塊石板上了。

箮丹心中更奇，她把石板四周的浮泥撥去，石板上居然現出兩行刻字，箮丹一看之下，幾乎驚奇得直跳起來。

石板上的刻字道：「五狐報音訊，石下一罏金」。

箮丹怔了一會，這才伸手掀起石板，石板下面，果然有大缸一個，以泥作蓋，封口嚴密，不知裡面是甚東西。

箮丹唯恐缸內藏有什麼毒蛇之類的怪物，她以越女劍尖撥開泥蓋，人離一尺，就算有毒蛇撲出，她亦足以一劍斬殺。

削開泥蓋，大缸裡面毫無異狀，筮丹這才暗鬆口氣，小心的探頭向缸口一望，不由一陣頭昏目眩，大缸之內，射出一道耀目黃光，竟是滿滿一缸奪目的黃金。

筮丹雖然初涉人世，不諳世事，但亦知道，一個人若有了這筆黃金，終生也就不愁吃穿了。

• • • •

筮丹捧著一個沉甸甸的大缸，走回木屋來，她故意悄悄的移近，不作聲張，好逗鬼谷子大吃一驚，嚇他一嚇，驚歎她忽然遇上這驚天的大福氣。

此時天色已蒙蒙發亮，拂曉時分，人正好睡，筮丹斷定鬼谷子他們必定仍在沉沉的夢鄉中。想到鬼谷子待會驚奇的模樣，筮丹先就忍不住的格格笑了。

「丹妹！有何大喜之事？月下夜遊，更欣然而笑。」

不料筮丹笑聲未落，身邊便忽然有一縷尖音鑽了進來，筮丹定睛一看，只見在晨光之中，鬼谷子正站在木屋簷下，含笑而立。

筮丹心中一動，暗道：這鬼谷子似乎已有所料，不由便失聲叫道：「鬼谷哥哥，你……你

已知道什麼了？」

鬼谷子微微一笑道：「幽幽月夜中，五狐妙引風，石下一罈金，源自象鼻峰……」

笳丹見鬼谷子忽然又頓住，不由大急道：「你！你說下去啊！什麼源自象鼻峰？簡直胡說八道！」

鬼谷子呵呵一笑道：「象鼻峰上，丹妹先父母已葬在五鬼運財穴，五狐即五鬼，月夜來引路，必得黃金，寅葬卯發，應驗不爽，未知是也不是？」

笳丹怔了怔，又定睛瞧著鬼谷子，猶如見了神仙一類的怪物，好一會，才把大缸運力一拍，凌空向鬼谷子飛來，一面格格一笑道：「鬼谷哥哥啊鬼谷哥哥，普天下事，你還有什麼不知道？是也不是，你看看便知道了。」

鬼谷子伸手輕輕一抄，把大缸接住，但見眼前黃光一閃，原來裡面是滿滿的一缸耀目黃金，鬼谷子心中不由暗道：尋龍之術果然非同小可，一個「五鬼運財」龍穴，便足以令人畢生享之不盡了，有了這筆黃金，莫邪母子今後的生活，當不必憂慮了。

當下鬼谷子與笳丹把滿滿一缸黃金捧回木屋中，這時莫邪也早已起床了，她見了這一缸黃金，不由驚歎道：「小小一塊金葉，據說便可供一家人過上一年，這滿滿一缸金錠，該值多少錢啊！」

當天下午，莫邪便與鬼谷子、笳丹一道，走入市鎮，把一錠金拿去銀號兌成通用的銀兩，換了足足成千兩銀。

三人在市鎮上購置家具、食糧等物，買了整整一輛木頭車，才僅花去一百兩銀，三人返回木屋，也不再改建木屋，莫邪母子有了這筆銀兩，日後的生活也根本不必發愁了。

鬼谷子、笠丹也各換了一套新衣，鬼谷子顯得更爲神清俊朗，笠丹則更覺艷麗不可方物。猿爺爺見笠丹變得更美麗，喜歡得抓耳撓腮，就如他自己吃上最甜美的桃子似的。

鬼谷子吩咐莫邪把一缸金錠藏好，若有需要再去市鎮兌換，然後他就準備離開笠家村了。莫邪不捨道：「鬼谷少俠爲何不留在此地，以享清福，反正那些金銀，也足供數人一生之用了。」

鬼谷子呵呵一笑道：「這非鬼谷子之物，全憑丹妹和干大嫂妳的福氣而來，我若留在此地，只怕便連妳等的福氣也分薄了。」

笠丹並不挽留鬼谷子，反而恨恨的咬牙道：「你走與不走，也一樣把我等的福氣分薄了。」

鬼谷子一怔道：「爲什麼？」

笠丹咬唇道：「因爲我根本就沒打算與你分開，你去那兒我都跟定你了，既然如此，我有甚麼福氣也必然被你分薄了，那你還清高得來嗎？鬼谷哥哥！」

鬼谷子一聽，不由一陣發呆，他本來最怕見到女人的哭喪臉，此時笠丹這副嬌嗔樣，卻又令他意亂心慌，不知如何是好。

莫邪卻微微一笑，她是過來人，自然明白笠丹這等微妙的少女心態，她知道笠丹既然說

得出這話，那在她心中，其實已把鬼谷子視作終生伴侶了。

莫邪很喜歡這位新認的師妹，她有心成全她和鬼谷子的好事，便笑著向鬼谷子道：「鬼谷少俠放心，我和滑兒足以照顧自己，我必定盡心盡力把滑兒撫養成人，丹妹心性好動，若把她困在斗室中與我母子作伴，便悶也把她悶死了，況且她自小在絕谷中長大，正宜多涉人世，多歷世面，正好隨少俠遊歷江湖，實不必以我母子為念矣！」

鬼谷子心中不由一動，他本來也有點不忍與笠丹分手，但因要留她與莫邪母子作伴，才決定獨自離去，此時一聽，暗道：干大嫂之言，亦有其道理，丹妹初涉人世，若不去歷練，日後如何可報父母大仇？把她留在此地，對她無益，反而把她誤了，而且干大嫂也足可照顧自己了！

鬼谷子這般轉念，當下便欣然一笑道：「我打算入越國都會稽城一行，若丹妹有意隨行，那便準備動身吧。」

笠丹一聽，樂得嗔意全消，格格大笑道：「走就走了，還準備什麼？」

鬼谷子入世漸深，深知在江湖行走，缺了銀兩，那是寸步難行，便吩咐笠丹，把折兌回來的銀兩，取了五百兩留在身邊應付日常之需，其餘的金錠則丁點不動。

鬼谷子微一沉吟，又向莫邪附耳說了一會，不知他說什麼，但見莫邪聽得連連點頭。末了鬼谷子道：「所傳口訣，干大嫂先行教干滑默記，待他長大一點，我再來傳他運功心法！」

莫邪又恭謹的道：「多謝少俠栽培之德！」

鬼谷子一笑而起，便與筮丹，猿爺爺等離開人筮家村，向越國國都杭州城方向而去。

周朝杭州城是一小市鎮，而到了春秋列國的越王勾踐已是繁華的都市了。杭州城位於吳山紫陽峰東南面近百里之外，若憑鬼谷子、筮丹、猿爺爺等二人一猿的功力，不消半日，便可掠行而至。但筮丹貪看故國風光，走走停停，不肯急趕，鬼谷子見眼下也沒甚麼要緊之事，便由得筮丹的主意，一路緩緩而行。

這一走，直走了一日一夜，到第二天早上，這才突見一座山峰高聳於群山之上，其狀就如一座母山，生出一座挺秀的小山兒似的。

鬼谷子心中一動，問筮丹道：「丹妹知這山叫甚麼名堂？」

筮丹想了想，道：「我記得爹爹說過，杭州城北五十里，有一座會稽山，會稽山山峰下，有一座母山，名叫苧蘿山，因此又叫子母山，莫非便是指此山峰嗎？」

鬼谷子一聽，不由暗道：子母山，子母山莫非暗喻有母才有子，有苧蘿才有會稽山，但更深一層，又未知預兆什麼。鬼谷子心中動了疑念，便非要探究明白不可，此時就算有九牛二虎，亦拉他不動了。

筮丹見鬼谷子走走停停，東張西望，倒反而焦急起來，嗔道：「鬼谷哥哥啊！似這般走法，何時方可抵達杭州城？眼前一座荒山，一座野嶺，有什麼好看的？」

鬼谷子微一沉吟，便微微一笑道：「丹妹休輕覷了眼前這兩座荒山野嶺，假如我告訴妳，兩座山脈，將潛隱兩國沉浮起伏，興亡交替，你信不信？」

笠丹雖然初步世事，但聽「國家興亡」之事，卻也聳然動容，她俏眼不由一瞪，瞧著鬼谷子道：「鬼谷哥哥，你這是語不驚人死不休嗎？兩座荒山野嶺，竟牽連兩國沉浮起伏，興亡交替，若非笠丹知你脾性，別人聽了，必定把你當瘋子了！」

鬼谷子微微一笑，也不去辯駁，淡然道：「瘋與不瘋，且看交錯時空……」

鬼谷子話音未落，笠丹便忽感一陣喉乾舌燥，竟說不出話來，好一會，才失聲的叫道：「猿爺爺……鬼谷哥哥……我……我好口渴啊！」笠丹畢竟還是大女娃兒，她自小習慣依賴猿爺爺的照料，辛苦起來，便不由大叫猿爺爺了。

鬼谷子尚有點不明所以，暗道：笠丹今早剛喝過溪水，怎的便口渴難禁？他並不知道，他自己內力通玄，自然不感口渴，但笠丹功力遠遜於他，又初涉江湖，口渴的苦楚，她如何忍受得住。

猿爺爺視笠丹猶勝自己的生命，牠一見笠丹痛苦的模樣，便緊張得呼的一聲跑走了，僅一會，他又跑了回來，連比帶劃，吱吱呱呱地向笠丹示意。

鬼谷子奇道：「丹妹，猿爺爺他說什麼？」

笠丹口渴難禁，呻吟一聲，又喘了口氣，這才喃喃道：「……猿爺爺說，距此處不遠，有……一片西瓜田，裡面長有無數大西瓜！正好用來解渴……鬼谷哥哥，我們快跟猿爺爺去吧！」

鬼谷子又忙道：「猿爺爺没說，西瓜田是否有人種植嗎？」

笠丹嗔道：「我快口渴死了，管他有無人種植！」話音未落，她已和猿爺爺一道，呼地

向苧羅山西面掠去了。

鬼谷子歎了口氣，心道：「口渴當眞如此難受嗎？」他無奈只好跟上前去。

鬼谷子飛掠上去，但見苧羅山腳西面，果然有一片翠綠個西瓜田。他正猶豫間，猿爺爺和箟丹已掠到西瓜田中，各自摘了一個，以掌力劈開，大嚼起來。

箟丹吃了大半個西瓜，口渴解了大半，她抬眼見鬼谷子依然站著不動，不由又好笑又好氣的大叫道：「獃子！站著幹嘛？不吃白不吃，你便渴死了，這西瓜也不會領你不吃的情啊！」

鬼谷子眼見箟丹和猿爺爺吃得津津有味，不由也吞了口唾沫，他忽然也感口渴了，委實抵受不住西瓜的誘惑力，無奈一笑，也掠入西瓜田中，摘了一個，伸指一彈，西瓜皮應聲而破，捧著也大嚼起來。

箟丹一見，樂得格格一笑道：「好啊！鬼谷哥哥，有瓜吃瓜，有渴解渴，才非獃子也！」

鬼谷子無奈一笑道：「不問自吃，這豈非偷嗎？」

箟丹又好氣又好笑道：「偷便偷了，總好過活生生渴死啊，而且四下無人，吃他三個西瓜，只有你知我知猿爺爺知，打什麼要緊了……哎喲，有人來了，快逃啊！」

箟丹說著，捧著小半的西瓜，就欲溜走，卻被鬼谷子一手捉住了，輕聲道：「逃不得！」

箟丹氣道：「爲何逃不得，難道等人來拉來捕嗎？」

鬼谷子歎了口氣道：「師傅老子道，知其雄、守其雌，知其白、守其辱，人皆取先，己

獨取後，受天下垢，人皆取實，己獨取虛，此乃無爲神功的入門精訣，吃也吃了，偷也偷了，若再逃走，這偷兒之名，便永難消除！」

笸丹歎了口氣，怪物似的瞧著鬼谷子，喃喃道：「若不逃，這偷兒之名，只怕立刻就來到了！」

笸丹話音未落，那人已走近來了，原來是一位中年樵夫，背著一綑柴，向西瓜田這面走來，大概砍柴累了，也來摘西瓜解渴。

中年樵夫恰好擋住笸丹的去路，此時便要逃也逃不掉了，不由跺足嗔道：「看！鬼谷哥哥，你欲除偷兒之名，偷兒之罪卻立刻來了。」

鬼谷子微微一怔，便向那樵夫走過去，拱手道：「請問大哥，這片西瓜田是誰種植的？」

中年樵夫一聽，向笸丹瞥了一眼，見她手上仍捏著小半西瓜，不肯丟棄，不由呵呵一笑道：「種瓜得瓜，種豆得豆，這片西瓜田，是施某夫妻二人，辛勤種植，自然長得豐茂啦！」

笸丹耳尖，一聽便失聲叫道：「不好，果然是瓜主來了。」

鬼谷子無奈道：「這位施大哥，剛才我等因口渴難禁，不慎摘了三個西瓜吃，値銀若干？請施大哥報個價錢，我等好如數奉還。」

中年樵夫──施大哥一聽，向鬼谷子等仔細一瞧，但見猿爺爺似猿非猿，樣貌醜陋，但鬼谷子和笸丹，卻俊美如金童玉女，登時心中一動，也不知觸起什麼心事，不由呵呵一笑道：「吃便吃了，打什麼要緊，施某但願你等再多吃幾個呢！」

笙丹見這施大哥答得如此奇怪，不由一怔道：「爲甚麼巴不得我等多吃幾個，你這西瓜可以拿去鎮上賣高價錢嘛！」

施大哥笑笑，感觸的道：「不爲什麼，因爲孩子最喜歡吃西瓜，看著他們吃西瓜的樣子可愛極了，可惜施某空種了大片西瓜田，卻沒孩兒，難以一睹娃兒吃西瓜的樣兒，施某視爲終生憾事，今日幸得一見，因此不但不收錢，反要說聲多謝哩！」

笙丹見施大哥甚有趣，不由大喜，樂得格格一笑道：「鬼谷哥哥，如何？不吃白不吃，如今吃了，不但不必背負偷兒之名，反而賺了句多謝呢！」

笙丹得意忘形，一句「鬼谷」衝口而出，不料言者無心，聞者卻有意，那施大哥一聽，心中不由又一動，忙向笙丹道：「這位姑娘，你剛才叫誰鬼谷哥哥了？」

笙丹奇道：「叫便叫了，有何稀奇？因爲他便是鬼谷哥哥啊！」她說著，毫無機心的伸手向鬼谷子一指，格格一笑道：「他姓鬼名谷子，不叫鬼谷哥哥叫什麼了？」

施大哥聳然動容道：「目下江湖傳聞，出了一位不世奇人，名叫鬼谷子，據稱乃太上老祖的唯一傳人，他曾入吳國，以風水尋龍大法，助吳國君王振興國運，那王陵葬下不久，即有白虎現於丘山之上，吳國王陵所在地因此得名爲白虎丘，又聽聞吳國太子夫差，已盡得祖脈龍氣福蔭，雖遇刺客，卻自白虎現形，嚇退刺客，助吳國點王陵的人，乃天下無雙的奇人異士！莫非……莫非這位能人，便是小哥兒你嗎？」

笙丹見施大哥把鬼谷子讚得天上有地下無，心中先就不悅，暗道：你把他如此吹捧，他

眼中還有我笠丹在嗎？不由嗔道：「施大哥莫把他吹得飄飄然了，他雖然便是那鬼谷子，卻非什麼天下無雙的奇人異士，他也絕不會以此自居，施大哥說順了嘴，不怕言過其實嗎？」

施大哥見忽然惹怒了笠丹，不明所以的喃喃道：「妳既然稱他爲鬼谷哥哥，如此親密，爲甚麼又不高興別人讚他？這豈非自相矛盾！」

笠丹吹唇道：「若再讚他，他的尾巴便翹到天上去了……而且，而且他也不敢以天下無雙自居，不信你便問問他！」

施大哥又驚又奇，向鬼谷子道：「是嗎？」

鬼谷子微微一笑道：「天下之大，人外有人，強中更有強中手，江湖處處潛隱能士，鬼谷子又豈敢以天下無雙自居？」

鬼谷子這一說，無疑是坦承他便是那位助吳國點王陵、振興國運的鬼谷子了。施大哥一聽，不由目定口呆，他定睛瞧著鬼谷子，心道：如此能人，不料竟是一位未足二十的大娃兒！

妙點蓮穴　西施誕生

筮丹見施大哥怔怔的不言不語，以爲他又不信鬼谷子眞有如此本事，別人輕覷鬼谷子，也同樣令她氣惱，她不由又衝口而出道：「施大哥不信他有眞本事？不怕告訴你，他只須妙指一點，便可以化腐朽爲神奇，令人朝貧夕富，發一筆大財，簡直妙不可言！」

施大哥一聽，忙向鬼谷子道：「信！我信了，但少俠既然可以令人朝貧夕富，未知是否可令人留點血脈，以存於世？」

鬼谷子未及有所表示，筮丹卻搶著道：「施大哥向鬼谷哥哥出甚難題？什麼叫留點血脈，以存於世？」她唯恐別人爲難她的鬼谷哥哥，便連忙維護著他。

施大哥見筮丹一副初步人世的嬌憨模樣，不由微笑道：「這並非難題，而是人生應有之責，好比有父母才有姑娘妳，這便叫留下血脈，亦即有個孩兒。」

筮丹再不懂人事，亦明白這是指「生孩子」之事了，她不由俏臉一紅，瞧了鬼谷子一眼，心道：男與女在一起，便有「生孩子」這回事了嗎？她越想越玄，越想俏臉越紅，竟怔怔的說不出話來了。

鬼谷子一聽，定睛向施大哥一看，只見他一臉正氣，絕非奸詐之人，而且眼大有神，鼻大有勢，口大有稜，按理應福大如天，爲何卻無子嗣之福？好不奇怪！

鬼谷子心中存疑，不由動了好奇之心，此時就算施大哥不求他，他亦非探究明白不可了，鬼谷子又湊近了點，向施大哥的頭額兩面一瞧，「乾坤訣」中的「尋龍」絕學突浮於胸，不由恍然大悟，暗道：施大哥頭角聳突處即山林，其位無氣無光，左灰右暗，此乃祖宗未得風水之象，難怪如此五大貴格，反而絕子絕嗣矣！

鬼谷子轉念又暗道：施大哥如此形格，若山林再得風水，則所得子嗣，必貴格無比，而且所出之人，必心如皎月，一嗣足抵百孫。鬼谷子這般轉念，便有心成全施大哥的心願。

他向施大哥微微一笑道：「施大哥欲得男還是得女？」

施大哥苦笑道：「但能有個娃兒，讓我終能見著自己的孩子吃西瓜的模樣，我便心滿意足了，是男是女，亦決無憾矣！」

鬼谷子決然道：「那好，鬼谷子便試試助你求一孩子吧！」

施大哥一聽，大喜道：「多謝少俠！但聽說堪輿風水之人，收酬奇重，少些尚可以，但太貴窮人家如何支付得起？」

鬼谷子道：「我並非那等江湖術士，既然答應，便分文不取。」

施大哥猶不相信道：「爲甚麼不取？天下間哪有如此便宜之事？」

鬼谷子未及答說，筮丹已歎了口氣，道：「天下間自然絕無如此便宜之事，但你施大哥，算是天下間最好福氣的一個，因爲你碰上了天下間最大的獃子！而且剛好你又種了這一片西瓜田，恰好碰上我等口渴難禁，摘了你三個西瓜大嚼，你便不讓他助你也不行了！」

施大哥奇道：「為甚麼？」

笠丹幽幽歎了口氣，苦笑道：「我這鬼谷哥哥，吃了人家一頓飯，便可以為人家出生入死，幾乎把生命也丟了，說是一飯之恩決不敢忘！如今他吃了一個西瓜，加上我和猿爺爺各一個西瓜，施大哥你又不肯收錢，這三瓜之恩呵，你若不讓他報，只怕便悶也把他悶死了！」

施大哥一聽，不由滿臉崇敬道：「原來鬼谷先生更是一位至情至義的人，施某有幸遇上，當眞三生有幸！」

鬼谷子淡然一笑道：「區區小事，何足道哉！而且此乃為完成師傅老子他老人家的心願而已。這便請施大哥引路，先上你家落腳如何？」

施大哥已斷定他是鬼谷子無疑，哪有不願之理，他連忙向鬼谷子道：「好，好極了！鬼谷先生不要說在我家落腳，便住上三年五載，施某夫妻倆亦必竭誠以迎！」

當下施大哥把鬼谷子、笠丹、猿爺爺引領返家中，那是一幢磚建的平房，甚為寬敞。施大嫂待客也十分熱誠，把笠丹當親閨女般的看待，笠丹自小便失了母愛，乍然遇上如此溫情相待，把她弄得幾乎流下淚來。

相敘之下，才知施大哥姓施名全，年已四十多，若笠丹的父母尚在，也恰恰與施全夫婦年紀相若，笠丹不由便改口稱「施大叔、施大嬸」了。但鬼谷子很古怪，他第一聲稱呼既出，便決不會再更改，因此仍稱「施大哥」、「施大嫂」。

當晚，施大嫂特別宰了一隻肥雞，招待鬼谷子和笠丹。猿爺爺早已不吃人間煙火，施全

便去田裡摘了幾個大西瓜回來，猿爺爺放開肚大嚼。

第二天清早，鬼谷子便與施全一道出去。笠丹與施大嬸已儼如母女，捨不得離開，竟與猿爺爺留在施家，不肯隨鬼谷子上山，鬼谷子也不去勉強她。

施全對附近一帶山地極爲熟悉，鬼谷子有他引領，翻山越嶺也就絕不費事。

聽施全道，此地一山一峰，大者叫苧蘿山，在苧蘿山上聳起的才叫會稽山，其狀恰好如母子山。

鬼谷子登上會稽山，放眼一看，但見整座會稽峰形如一個碩大苦膽，臥於苧蘿山上，山勢雖不挺拔，但充滿凜然堅剛之氣，不由歎道：「會稽山峰形如苦膽，果然不愧爲養精蓄銳以圖振興的好地方，若在此地建立都城，則國運必堅而後旺！」

施全奇道：「請問鬼谷先生，目下越國都杭州，難道國運便不昌旺麼？」

鬼谷子沉吟道：「杭州地力，秀麗有餘，雄渾不足，且氣洩勢弱，只宜作一大鎮，豈可作百年之都！」

施全身爲越國人，聞之不由驚道：「鬼谷先生如此判斷，那越國建都於此，豈非國運難以長久嗎？」

鬼谷子微一點頭道：「其勢如此，夫復何言？不出十年，必有劇變，屆時便須看越國人之國氣，民氣，是否可逆轉天機矣！」

施全歎了口氣，道：「施某身爲越國子民，當今主上勾踐，倒是能體察民情，禮賢下士，

善待百姓，因此越民可以過上安穩日子，若逢劇變，越國亡於敵國之手，那越國百姓便苦不堪言了！可惜施某一介草野，未能爲國家分憂盡力！」

施全意態眞誠，唏噓不已，鬼谷子心中不由一動，暗道：不料一位山野樵夫，尚有這等憂國憂民的情操，看來越國運雖衰，但越國民氣卻不可輕侮！只要日後越國國民萬衆一心，民氣之盛，便足以彌補都城之氣衰矣！鬼谷子這般忖料，助施全之心便更堅決了。

鬼谷子在會稽峰上，再逗留了一會，心中已有所判斷，便由施全引領，走下會稽峰，在會稽峰下的苧蘿山嶺周遭細察。

但見苧蘿山勢平緩，並無奇峰異水，但山體寛廣，綿延不斷，山中充滿祥瑞柔和之氣，猶如一位默默辛勞，培育子女的賢妻良母。

鬼谷子不由暗暗點頭道：「此山地力，猶如大地之母，渾厚博大無比，此山孕育之兒女，心胸之寛，足可與海空相媲美；意志之堅貞，猶勝精鋼純金；正好應了苧蘿山孕育會稽峰，會稽峰昂首挺胸，忍辱負重，以求在挫敗衰頽中，重振氣運，必成大器！如此氣度形格，豈無孕育子嗣的龍脈潛伏！」

鬼谷子心中忖念，眼下便更仔細了。他與施全一道，在苧蘿山上四周走了一圈，重回會稽峰腳時，已是月亮臨空時分了。但見碧空萬里，朗月斜照，空山幽寂，格外惹人遐思。

鬼谷子內力通玄，奔波整日自然不覺疲勞，但他忽然想起施大哥只是凡夫俗子，唯恐他支持不住，便道：「施大哥若太累了，可先行返家，吃飽了睡一覺，明天一早再上山會合可

也。」

施全雖然是樵夫，長年久走山嶺，但與鬼谷子同行，不時要狂奔飛跑，方可勉強跟上鬼谷子的身法，因此體力消耗甚巨，到此時也幾乎支撐不住了。他歎了口氣，苦笑道：「鬼谷先生為我施家之事，奔波勞累，若施某反而先打退堂鼓，如何說得過去？放心，我還支持得住，只要尋著妙穴，令施家留有一點血脈，施某便累死，也絕不抱怨！」

鬼谷子不由微微一笑，暗道：天將降大任於斯人也，必先勞其筋骨，看來這話正好應驗在施大哥身上了！

兩人再走一會，已轉到苧蘿山的西面了。但見月兒剛好直照山野，大如銀盤，光灑遍地，柔美之極。

鬼谷子見施全再難支持下去，便道：「施大哥，我也有點累了，先在此地稍歇一會再作打算如何？」

施全也委實連邁步的力氣也沒有了，他一聽鬼谷子說稍歇，口未答話，人已一屁股摔坐在山地上了。好一會，施全才歎了口氣，苦笑道：「施某以打柴為生，自負慣走山野，但比起鬼谷先生，施某反成了小娃兒了！實不相瞞，若再走下去，施某已有心無力了！」施全說著，連連喘息，狀甚痛苦。

鬼谷子一見，知他必定是拚力撐持，此時已近虛脫了。他微吃一驚，又有點內疚，心道：我身負「乾坤」、「無為」兩大神功，自然不覺勞累，但施大哥乃草野村夫，豈能以己之心

度其之腹？

鬼谷子想著，便忽然伸手搭在施全背上。施全突感從背上傳入一股熱量，猶如一道熾烈暖流，淙淙注入體內，片刻便感疲累盡消，渾身舒暢，猶勝吃了一枝千年人參王。

施全並不知道，鬼谷子這是把「乾坤眞氣」輸入他體內，不但助他消累解疲，而且猶如武林中人，陡增了十年功力，強身健體，延年益壽。不但如此，而且乾坤眞氣一旦輸入體內，即與血脈融匯，直貫丹田，因此精氣大旺，於男子來說，所生孩子，先天已得渾厚無比乾坤正氣，日後爲人處世，心志堅貞，一往無前，當眞非同小可。

鬼谷子向施全貫輸乾坤眞氣，用意不過是助他消疲解累，至於因此而惠及施全的後裔，這點便連鬼谷子自己也始料不及。

當下施全不覺間疲勞盡消，他一躍而起，精神抖擻，向鬼谷子道：「多謝鬼谷先生神助！施某可以繼續行走矣。」

施全話音未落，就在此時，忽見西面苧蘿山窩凹處，閃出一團金光，形如艷麗蓮花，在月色中盛放！

鬼谷子一見，心中一動，他微一沉吟，便低聲急道：「龍脈現形！快，速隨我前去……」話聲未落，鬼谷子已一手拖住施全的手臂，帶他一道向閃光之處急掠而去。

說也奇怪，那團蓮花狀金光，遠望閃閃灼灼，花瓣分明；越近則越來越淡，鬼谷子和施全掠到近處時，金光竟爾完全沉寂了。

施全眼前但覺山石樹木如飛倒退，眨眼已被鬼谷子帶著掠行了近三里地，他眼前一花，停下來時，已失了金光的所在，但見四野月色如水，一片清幽冷寂。

施全不由又驚又奇，忙道：「怎的了？金光不見了，這如何是好？」

鬼谷子微微一笑道：「不識龍脈眞面目，只緣身在龍脈中！」

鬼谷子說罷，當即掏出隨身攜備的「天地時神盤」，他向東、南、西、北四方位測量了一遍，忽然驀地站定，只見神盤上天、地、時三針重疊成線，斜斜指向苧蘿山窩凹之地。

鬼谷子當即伸指連彈，四塊石頭騰空而起，飛向前面，又忽地一沉而降，排成四面，分鎭東南西北，中央恰處山地窩凹處正中三尺之地。

施全大奇道：「鬼谷先生，這中央四石所圍，是何作用？」

鬼谷子微微一笑道：「施大哥剛才是否見到一道蓮花狀金光？」

施全點頭道：「是呵！我正感奇怪，怎的遠望灼灼分明，近觀卻寂寂一片？」

鬼谷子又道：「此乃龍脈不甘寂寞，遇上身負奇緣之人，便會遙發龍氣，而龍氣乃大地潛龍之氣，剛烈無比，雖然柔美之形現世，但亦只可遠觀，不容近而褻玩，因此甫一接近，便潛隱不見了。」

施全又道：「龍脈之氣有何好處？」

鬼谷子不由呵呵一笑道：「龍脈可令人朝貧夕富，此事並非虛妄之言，不但如此，若從大處著眼，則下可驚天動地，上可左右一國之興衰旺滅，威力之大，不可一一盡言。」

施全不由希冀道：「然則施某是否有幸得遇龍脈，以賜一點後裔？」

鬼谷子微笑道：「施大哥已有幸目睹龍脈現形，這等福氣，並非人人可遇，實萬中無一之奇緣！四石中央，便即龍脈之腹，只要於此腹地開穴，移葬祖宗遺骸，祖宗居此樂土，後人當可納福，蔭生後人，必指日可待！」

施全一聽，不由大喜道：「那此龍脈叫甚麼名堂？」

鬼谷子微微一笑道：「龍脈之形，施大哥已有幸目睹，難道尚不知其名麼？」

施全想了想，隨即恍然悟道：「不錯！那金光形如盛放蓮花，莫非更叫蓮花穴麼？」

鬼谷子點頭道：「尋龍堪輿，以形喝形，蓮花既現，此龍脈果然便稱為蓮花穴。」

施全心中不由一陣狂喜。當下兩人連夜下山，返回施家。

第二天，施全便打點安當，先挖出早年安葬的先父先祖遺骸，以金塔盛放，與施大嫂一道，捧了骨塔，由鬼谷子、笠丹、猿爺爺護送，直上苧蘿山來。

到了苧蘿山西面窩凹處，鬼谷子即點正方位，挖穴開土，然後豎上石碑，安放骨塔於內，封土畢，一座頗大的墓穴，便臥於苧蘿山上了。

鬼谷子又吩咐施全夫婦叩拜，施全叩拜畢，忽然想起甚麼，便問鬼谷子道：「鬼谷先生，蓮花穴便必可蔭生後裔麼？」

鬼谷子呵呵一笑道：「蓮花開後結蓮蓬，蓮蓬之內百子千孫，你道是否可誕後裔？」

施全一聽，想起蓮花開後果然結蓮蓬，而蓮蓬之內，蓮子過百，恰好是百子千孫之象！

不由大喜，連聲向鬼谷子拜謝道：「施家但得留存後裔，皆鬼谷先生恩德所賜！施某當永世難忘！」

鬼谷子淡然一笑道：「施大哥不必客氣，此乃報三瓜之恩吧了。」

施大嫂忽然道：「請問鬼谷子先生，日後若有後裔，未知是男是女？」

鬼谷子微一沉吟，便忽爾輕輕喝道：「日開蓮花主生男，夜見蓮花主得女，施大哥既見月夜蓮花盛放，日後必蔭生一代千金之軀。」

施全夫婦一聽，便明白日後會有一位女娃兒了，雖然並非得男，但總算替施家留下一點血裔，當下便欣然向鬼谷子拜謝道：「多謝鬼谷子先生成全之德！並請先生恩賜女兒名字！」

笠丹一聽，不由笑得折了腰，暗道：這可要把這鬼默子難住了！他多大年紀，連老婆還未娶，怎會替人家的孩子起名字？

不料鬼谷子一聽，不加思索的朗聲道：「蔭生施家血裔之龍脈，位於苧蘿山西面，一段奇緣又因西瓜而起，看來施家與『西』位甚有淵源，那日後生女，便取名『西施』吧！」

施全夫婦一聽，欣然道：「好！好名字！日後施家的女兒，便叫西施便是！」

就因鬼谷子一番妙點蓮花穴，越國境內，苧蘿山腳施家村，日後便出了一位千古聞名的奇女子西施，這位奇女子竟繫一國之安危振興，世事奇妙，當真不可思議。此乃後話，暫且打住。

當下鬼谷子報「三瓜之恩」的心願既了，便不再逗留，向施全夫婦告辭，重行上路，直

向越國都城杭州（古稱錢塘城）而去。

• • • •

二日後，鬼谷子、笙丹、猿爺爺等，已身處越都杭州城了。當時民間喜歡養猿養猴，因此在杭州繁榮鬧市，猿爺爺的出現，也沒甚麼奇怪。

杭州果然是一處優美形勝之地。但見煙柳畫橋，風簾翠幕，參差十萬人家，雲樹繞堤，怒濤捲霜雪，天塹無涯，市列珠璣，戶盈羅綺競奢華。

笙丹直瞧得神采飛揚，猶如娃娃入了玩具城，直樂得領先四週亂逛，單是吃的，已不知嚐遍多少檔口了。

鬼谷子瞧著卻暗暗皺眉，心道：杭州都城，綺麗非常，美則美極了，但恰恰缺了一股剛堅陽氣，民風如此，國勢重奢，如此安逸，又豈能長治久安？杭州果然並非龍虎匯聚都會之地！不出十年，此地只怕便面目全非了！

鬼谷子正思想沉吟，忽聽笙丹驚呼一聲，猿爺爺也嚇得吱呱大叫。鬼谷子連忙向前一看，只見一列豪華車駕，正從王宮方向開來，不知怎的，車駕有馬受驚，竟撒足狂奔，直向鬧市

這面衝來！鬧市中老弱婦孺，早已嚇得東藏西躲，其中一位老婦，大概是嚇呆了，竟站在路中央，渾身發抖，卻一動也不動，眼看八匹烈馬，勢必把她踏成肉醬！

笙丹是孤兒，見到老人家，便會想起自己的父母，先就有一份憐愛的感情，她目睹老婦眨眼便要變成肉醬，不由驚叫起來，但她自知她的功力，根本不能制服八匹烈馬，不要說八匹，便兩匹也不可以，若一匹則勉強敢於一試而已！

猿爺爺功力高強，但猿猴類天生最怕烈馬，但見烈馬狂奔，便急急溜逃，避之則吉，猿爺爺站著不動，已是難能可貴了，休說再去救人。

在八匹烈馬的鐵蹄下，當世中眼見誰也不可能救老婦了！

但鬼谷子是唯一的例外，他也是孤兒，眼見老人家有難，心中先是熱血沸騰，他第一個念頭便是救人，他不管八匹烈馬如何厲害，也不理車駕中是王公還是帝王！誰若無緣無故傷害老人家，誰就犯了鬼谷子的大忌，救助天下可憐人，本來就是鬼谷子拜師學藝的最大心願和目的。

在這千鈞一髮之際，只見鬼谷子忽地凌空飛起，他心念甫動，「尋龍乾坤訣」十八式中的盤龍乾坤便驀地施展，他身化飛龍，向八匹烈馬的上空一掠而至。

鬼谷子伸手向下，閃電般扣住八匹馬的馬繩，手扣八四馬繩，猶如盤龍踞於乾坤之中，八匹烈馬繩被扣，拚力前衝，但鬼谷子身處虛空，竟紋絲不動，八匹烈馬前蹄高揚，竟難稍進一步！

就如此緩了一緩，笠丹已掠上前，把老婦挾帶而起，抱回路旁安全地方去了。

鬼谷子與笠丹，在這千鈞一髮中，露了一手絕世神功，尤其鬼谷子的那套虛空化盤龍的功夫，當世中更是聞所未聞，見所未見。越人見了，均目瞪口呆，好一會，才轟然的發出一聲驚呼道：「這位少俠，神功蓋世，令人敬佩！只是擋了王者車駕，卻是斬頭死罪！」

猿爺爺雖不能作人言，但卻可聽懂，他一聽便氣得左跳右舞，吱吱呱呱的大叫起來。路旁的越人吃了一驚，因爲猿爺爺的神情動作，甚似人類憤怒之狀，但他又分明是一頭猿猴之類，便驚道：「哎呀！原來這猿猴也是少俠一路中人，但不知他亂嚷甚麼？」

笠丹此時也很氣惱，她也忘了自己是越國民女的身份，亦受車駕內王者的轄管，俏臉脹紅，怒叫道：「車駕中人，縱馬於鬧市狂奔，幾乎把人踏成肉醬，我這鬼谷哥哥犯險救人，反要被王者斬頭！這算是哪一條見鬼的王法了？」

衆人一聽，均嚇得作聲不得，心道：這少女好大的膽量，竟敢當衆侮辱喝斥王者來了！這不但要斬頭，而且是滅族的大罪了！

此時鬼谷子已躍下地來，那八匹烈馬亦被他震懾住，乖乖的原地站住，一動也不敢再動了。後面卻有一輛馬車急馳而至，馬車兩旁，有廿四精騎排列守護，顯然車內之人，是王宮中非同小可的人物，前面闖禍馬車人之地位，還遠遠不及。

路旁的越人，有識者神色已然大變，因爲他們知道，車內之人是誰了！

鬼谷子、笠丹卻渾然不覺，神色坦然的挺立道旁。

此時馬車兩旁的衛士忽地一字排開，露出正中的馬車鐵門，鐵門開處，露出一位王者臉容，但見他年值英年，兩綹長鬚，不怒而威，甚有王者之風。

王者目注笠丹，微微一笑道：「姑娘家好大的膽子，敢當衆怒斥朝廷法度，不怕把妳滅族麼？」

笠丹俏臉脹紅，心中義憤塡膺，她也不管這王者是誰，尖聲叫道：「笠丹不怕！」

王者一怔，又微笑道：「妳爲甚麼不怕？」

笠丹咬牙道：「第一，我等今日所作所爲，乃爲救民消禍，公道自在人心，若因此而獲罪，是王法先有不是之處，我等佔理在先，旣然如此，那便問心無愧，害怕甚麼？第二，我等皆無父無母，無親無故，天地孤雲，還怕甚麼滅不滅族！」

王者一聽，不由微微一笑，道：「姑娘乃越國之民，難道不服國家法度？」

笠丹道：「你怎知我是越國之民？」

王者微笑道：「你剛才自稱姓笠，笠者乃越境笠氏一族，天下再無此姓，據此可斷定無疑！」

笠丹不由格格一笑道：「好呵，你倒還有點眼力兒！笠丹不與你計較了，各走各路罷了！」她也不管對方是何方神聖，想說便衝口而出，倒反而先寬恕起那車內的人來了。

王者不由呵呵一笑，卻不生氣，也不就走，反而目注笠丹身邊的鬼谷子，輕聲道：「姑娘剛才說一句鬼谷哥哥，未知此人是誰？」

笠丹嗔道：「鬼谷哥哥便鬼谷哥哥了，有甚麼之稀奇之處？」

王者正容道：「不然，目下據聞出了一位不世奇人，曾替吳國君王妙點王陵，令吳國國運大振，但卻淡泊名利，爲一位草野鑄劍之人，不惜冒犯吳王闔閭及太子夫差，因此被吳國追殺，幾乎喪命，如此貞義之士，天下早已聞者動容矣！此人便恰恰叫鬼谷子，與姑娘所叫恰好同音同字。」

笠丹一聽，見這王者亦大讚鬼谷子，不由又喜又氣，心道：這獃子目下已成大英雄了，他眼中還放得下我笠丹麼？但聽人稱讚他，又如吃蜜糖，不由咬唇道：「好呵！鬼谷哥哥，你已成天下名人啦！」

鬼谷子一直默然不語，此時被笠丹如此一嚷，心知自己的身份已被暴露，無奈咧嘴一笑道：「丹妹亂嚷甚麼？這名人二字，鬼谷子連想也不願意想！」

王者一聽，便明白「鬼谷子」竟是笠丹身邊這位少年，他剛才目睹少年人露了一手控馬神技，雖然功力驚人，但也只限於武者之勇，並不怎麼令他動容，倒是「鬼谷子」三字，才令他心中大動了。

王者眼見鬼谷子僅少年模樣，不由半信半疑道：「少年郎，你……你便是鬼谷子嗎？」

鬼谷子無奈道：「我正是鬼谷子。」

王者猶自生疑道：「你是鬼谷子？據聞鬼谷子善察天機，精於風水堪輿之術，更善相人之形神，鬼神莫測，厲害之極，你可知我是誰啊？」

鬼谷子歎了口氣，輕聲道：「閣下乃越國之王，姓勾名踐，剛接乃父允常王位不久！」

王者一聽，尚未及答話，兩旁的衛士已怒喝道：「何方野人？敢直呼越王名字？」

鬼谷子微笑不語，也不生氣發怒。

王者揮手示意衛士不必吵喧，他凝注鬼谷子道：「少年郎果然已道出寡人名號！但寡人此行何去？你又知道嗎？」

鬼谷子微笑道：「此行必乃趕祭太廟而去，是麼？」

王者—越王勾踐不由一怔道：「不錯！寡人正趕著前去拜祭太廟，因有怪異之兆，衝撞了百姓，乃寡人之過。但你又怎會知寡人名號？更知寡人趕祭太廟？」

鬼谷子微微一笑道：「閣下氣度不凡，有王者之風，又恰從王宮而出，精衛廿四，正是王者至高禮儀，因此不難推斷，閣下便是越王勾踐矣！再者越王印堂呈晦暗之象，左眉跳，右眉動，此乃心潛疑難，急欲尋求答案徵兆，我入城之時，已察覺太廟便在城東，而車駕向東，不難判斷，越王必定是趕去拜祭太廟，以決心中疑難矣！」

越王勾踐一聽，不由眼神一亮，猶如一道電光，在他眼前劃過，他霍地站了起來，又走下車駕，向鬼谷子這面大步走來，兩旁的衛士連忙一湧而上。

勾踐把手一擺，向衆衛士道：「你等不必緊張，寡人以民爲念，自問尚得民心歸附，在都城之內，不會有人對寡人不利，你等退到兩旁，待寡人與鬼谷子少俠說幾句話。」

護駕衛士依言退開了，但也不敢太遠，以防有甚不測。勾踐卻坦然大步走到鬼谷子和笠

丹面前，向鬼谷子道：「你果然是震動天下的鬼谷先生矣！寡人渴望與先生一敘已久，今日有幸遇見，乃寡人之幸。未知鬼谷先生可願隨寡人入宮中一敘？」

鬼谷子見勾踐果然甚有氣度，而且待人以誠，禮賢下士，不失爲一位治國愛民的君王，便不忍過份令他失望，微笑道：「多謝越王厚愛，但只怕小子無德無望，有負越王期望。」

勾踐一聽，正容道：「不然，寡人有自知之明，越國四面強敵林立，吳國、晉國亡越之心不死，若越亡，則不但寡人必亡，越國百姓亦必慘遭荼毒殺戮，爲國爲家，爲己爲民，寡人殷切期望天下能人異士，慨助寡人一臂之力，就算草野村夫，只要有一技之長，寡人亦樂於禮聘相待。」

鬼谷子見勾踐求材之心甚爲眞誠，便微笑點點頭道：「既蒙越王錯愛，草民便擇日入宮與越王一敘吧！」

笠丹此時心中不由又驚又奇，心道：不料此人竟是越王勾踐，自己是越國人，那便是自己的主上了！但這獃子哥哥竟視之如平輩似的，居然敢自稱擇日與他一敘！但在越王面前，笠丹不敢頑皮，這話只好藏在心裡。

勾踐見鬼谷子答應了，不由大喜道：「好極！既然鬼谷先生答應了，這便請同上車駕，赴太廟一行，再一同返宮如何？」

鬼谷子眼見勾踐唯恐白白失去他似的，便只好含笑答應了。勾踐吩咐空出一輛馬車，讓笠丹、猿爺爺坐乘，他則與鬼谷子把臂，同上了他的王者座駕。

車駕浩浩蕩蕩，向越國太廟而行，笠丹在車上，甚感迷惑，暗道：「這鬼谷哥哥何來如此福氣，竟與主上把臂同遊？」

猿爺爺平生第一次坐上車駕，甚覺新鮮有趣，早已渾忘一切，樂得抓耳撓腮，四處探頭張望了。

不一會，車駕抵達太廟，早有司祭官指揮，備齊拜祭之物。勾踐率朝中大臣，跪在太廟神像前，叩拜起來。笠丹是越國之人，進了越國太廟，不由也隨之跪下叩拜起來。

鬼谷子卻只向太廟神像一揖，便退立一旁，也不下跪叩拜，笠丹一見，不由悄聲問鬼谷子道：「鬼谷哥哥爲何只揖不拜？」

鬼谷子微微一笑道：「太廟內供之神，乃師傅老子之後輩，與我平輩而已，拱以一揖足已，還去拜甚麼？」

笠丹一聽，不由失笑，心道：鬼谷哥哥此話不錯，他有幸拜了太上老祖爲師，那等白鬍子諸神，反倒成了他的平輩、晚輩了！

越王勾踐拜祭畢，站了起來，這才對鬼谷子道：「鬼谷先生知寡人欲拜求甚麼？」

鬼谷子微微一笑道：「願聞其詳。」

勾踐微一沉吟，似在思忖是否坦然道出，但在鬼谷子面前，深知千載良機，稍縱即逝，終於低聲道：「寡人昨晚睡至半夜，忽聞鳳凰山上，傳來一陣金戈鐵馬嘯嘯廝殺之聲，寡人驚疑間，但覺已到一座山上，四周迷漫，山上有水，水上有山，忽地一陣烈風吹至，把寡人

捲跌入一座無底深淵中去……寡人嚇得冷汗直冒，忽爾驚醒，方知是南柯一夢。」

鬼谷子微一沉吟，便道：「於是越王便趕著前赴太廟，以解心中疑慮了？」

勾踐點點頭道：「寡人正有此意，有幸遇上鬼谷先生，正欲向先生請教，此乃主何朕兆？於越國有何凶險？但望不吝賜告。」

鬼谷子微一沉吟，據文王所演的「周易」，即便袖占一課，卻是「易經」中「陽陰陰陽陰」的「蒙」卦。

鬼谷子道：「據越王夢境，草民剛才袖占一卦，卦曰：蒙，山下有險，險而止。蒙，蒙亨，以亨行時中也。匪我求童蒙，童蒙求我，志應也。初筮告，以剛中也。再三瀆，瀆則不告，瀆蒙也。蒙以養正，聖功也。此乃山水朦朧卦，先險後吉，亦吉亦凶之兆。」

勾踐一聽，立刻道：「請鬼谷先生詳加釋之。」

鬼谷子微笑道：「此卦乃道，越王運程正處朦朧之間，所謂山上有水，水上有山之兆也；當其時，不日凶險將至，但上山即止，此所謂山下有險，險而止也，幸而越王得遇有識之士，告之初，以爲筮，不信自以爲剛，再三瀆慢，瀆則不告，亦即未得未詳；然後痛定思痛，終能因最初的「蒙」而警醒，因而養正，凜然自強，終達聖功之境也！」

勾踐一聽，似懂非懂，又道：「然則寡人遇甚麼能人？卻不聽勸，終招大禍？望先生告我，以便自警而行。」

鬼谷子微微一笑道：「此乃一國之天機大兆，草民亦僅能據卦象而言，其中的微細關節，

又豈可預知？一切日後自有應驗，越王但緊記蒙以養正，終達聖功八字，信心毅力意志不折，當可化凶爲吉，亦必可中興。」

勾踐一聽，心道：此乃天機，鬼谷先生一時間必不肯盡洩，多問也無益，一切小心行事便了！勾踐這般轉念，便把話鋒一轉，道：「鬼谷先生所言甚是，寡人當緊記之。據聞先生曾替吳王闔閭妙點王陵，葬後三日，白虎即現於王陵，先生神技驚人，未知是否可替寡人一察祖宗陵穴，以定寡人及越國子民吉凶？」

鬼谷子沉吟不語，似在思忖是否答允。越國司祭大夫季子，身負主持祭廟重責。此時眼見主上殷殷向鬼谷子垂詢，心中已深爲不憤，再見鬼谷子默然不語，狀甚傲氣，心中更怒，不由重重哼了一聲道：「鬼谷子！主上紆尊降貴，詢示於你，已屬天大恩寵，你竟恃才傲物，狂妄自大麼？」

鬼谷子一聽，目中不由精光一現，但隨即斂去，因爲他不但身負「乾坤訣」至陽至剛的神功，而且已領悟「無爲神功」的眞諦，幾乎已達不以物喜，不以己悲，寵辱皆忘的境界，因此對越國司祭大夫季子的怒喝，竟不加理會，渾似不覺。

笙丹在旁邊一聽，卻沉不住氣了，她也不管你是當今主上，還是朝廷大臣，登時便冷哼一聲，道：「越王！你縱容大臣盛氣凌人，豈是賢君所爲？豈能得天下民心！」

越國大臣一聽笙丹，以小小的民女身份，竟敢對皇上大呼小叫，均勃然變色，怒斥道：「大膽民女，竟敢對主上如此不敬！」

笠丹不服氣，亦尖聲叫道：「越王待客不敬在先，又豈能怪民女無禮！」衆衛士見笠丹撒野，厲喝一聲，便欲上前擒拿笠丹，笠丹豈是好惹之人！眼看一場血戰勢所難免！

鬼谷子居然仍然不語，不加插手，也不去理會，只瞥一眼越王勾踐，看他如何反應。

勾踐被笠丹當衆喝斥，臉色先是一沉，眼看就要發作，下令擒殺，但忽爾心中一動，猛然憶起鬼谷子剛才所占的一卦，曰：初筮告，以剛中也，再三瀆，瀆則不告，瀆蒙也。心中登時吃了一驚，暗道：眼下之事，莫非便是「再三瀆，瀆則不告，瀆蒙」麼？若寡人如此不能容物，又豈可令天下人歸心，以達聖功？

勾踐這般思忖，登時便抑住心中的浮躁，淡然一笑，緩緩的道：「衆卿家不必動氣，何必與小姑娘一般見識？」

笠丹並不領情，冷冷的道：「我小姑娘的見識又如何？難道說錯了？」

勾踐微微一笑道：「姑娘自然是有所錯失矣！」

笠丹不服氣道：「爲甚麼？」

勾踐不徐不疾，鎮靜的緩聲道：「其一，季卿家出言不遜，乃其一人之事，豈能怪到寡人頭上？其二，姑娘到底是越國子民，寡人或有不是之處，到底亦是越王身份，國有國法，家有家規，爲人臣子者，豈可犯上如此無禮？寡人念姑娘年少無知，也不作計較吧了！」

鬼谷子見勾踐處世，果然甚有氣度，不覺暗暗點頭，心中對他的好感不由大增了幾分。

笠丹也被弄得作聲不得，好一會，才喃喃的道：「是呵！國有國法，家有家規！可惜我笠丹自幼便掉入絕谷，不知有國，更不知有家，這國法、家規四字，又從何說起？」

勾踐一聽，正容道：「姑娘幼遭戰禍，父母皆爲吳敵所害，刻下已返故土，正該爲國爲家盡一點子民本份，二來也可報父母被殺之血海深仇！姑娘以爲，寡人所言當否？」

笠丹一聽，勾起她對吳國太子夫差的深仇大恨，不由點頭道：「不錯！笠丹正欲把夫差一劍殺了！可惜夫差命大，有白虎護體，殺他不死，反幾乎命喪城下！」

勾踐微笑道：「吳國雄兵百萬，王宮重地，憑姑娘一人之力，又怎能報父母深仇？依寡人之見，姑娘欲報仇雪恨，只有一個辦法……」

笠丹不由急道：「是甚辦法？」

勾踐道：「有國方有家，國之不存，家將安在？因此如何不將報仇之志，融入爲國之願，爲國爲家，兩相融匯，助國抗敵，則上可保國安民，下可洗雪家仇，兩全其美，豈不妙哉？」

笠丹一聽，不由俏眼直眨，她初涉人世，平生第一次面謁君王，更是第一次聽聞「保國安民、爲國效力」此等宏章偉論，心中不由一陣迷惑，是非曲直，根本難以分清，她的目光自然落在鬼谷子身上，因爲他是她唯一最信賴的人了。

「鬼谷哥哥……你……你以爲如何？」笠丹俏目盯著鬼谷子的臉兒，喃喃的道。

鬼谷子聽勾踐一番言語，心中對他的好感又陡增幾分，此時見笠丹迷惑的樣子，便微微一笑道：「國仇家恨，密不可分，目標相同，共處一陣，既然如此，何必惱昏？」鬼谷子之

意乃道：既然彼此大目標一致，又何必因一時意氣之爭，把腦袋弄昏？

鬼谷子半勸半導的言語，也只有箮丹聽得明白，她俏目一亮，忽然格格一笑道：「鬼谷哥哥，你打甚麼謎語？乾脆一句，說我箮丹該聽王上之言便是啦！好啦，王上，我箮丹便爲國爲己，去把夫差殺了！何時動手？」

勾踐見箮丹果然是初涉人世，嬌野得很，不由呵呵一笑道：「姑娘有心爲國效力，也不必焦急，一切宜伺機而行。」

箮丹又眨眨眼，問鬼谷子道：「是嗎？鬼谷哥哥！」

鬼谷子微笑道：「王上之言不錯，且待勢發而後動可也。」

箮丹格格一笑道：「好呵，我已答應爲國效力，鬼谷哥哥你卻置身事外麼？」

鬼谷子無奈一笑道：「誰說我置身事外？」

箮丹道：「你既不置身事外，爲何不肯替王上化凶爲吉？你的本領偶爾也很驚人，何不妙指一點，替王上點幾處驚天龍脈，把吳國昏王奸太子的龍氣鎮壓下去？」

箮丹嬌野亂嚷，卻大合勾踐的心意，他不禁莞爾一笑，目注鬼谷子，看其反應。

鬼谷子對勾踐已甚有好感，此時他沉吟已畢，心中已有決斷，便微微一笑道：「既然如此，那就先上越國王陵一察便了！」

當下越王勾踐也不回宮，與鬼谷子同車，王駕直向越國王陵駛去。

越國王陵在杭州（即錢塘郡）西面施家山，距太廟不遠，車行一個時辰，便已抵達。

鬼谷子在越王勾踐，及衆大臣、衛士的簇擁下，登上施家山，再向南行山路一里許，赫然便現出一座頗大的王陵。

勾踐親伴鬼谷子，走近王陵，鬼谷子但見越國王陵甚有氣勢，以整塊大石鋸成四壁、墓蓋、漫石、門扉、正墓四壁上面雕有寶相花，中部雕青龍、白虎、玄武神像，下面則爲雙手合持龍、虎、豹、龜、牛、鳳、象、鶴等八靈肖像，均作道家裝束，似爲星官。

鬼谷子四方面察看，不由暗點頭，心道：按「尋龍乾坤訣」中「尋龍術」，此墓建築甚合風水法度，而且崇尚道家，與師傅老子倒是同出一源。

勾踐見鬼谷子沉吟不語，便詢道：「依鬼谷先生之見，寡人祖宗陵墓如何？」

鬼谷子沉吟道：「越國歷代王室祖宗，均安葬於此墓麼？」

勾踐道：「越國原屬楚，尊楚國爲主，到先父允常，才毅然自立爲國，因此王陵之內，只有先父允常及先太后而已。」

鬼谷子點點頭，走出王陵墓室，又四面察看，但見施家山四面有山環繞，王陵恰處群山中央；施家山王陵墓室正門，恰與西湖成一直線，遙遙相對，秀麗非常。

鬼谷子心中暗道：「山爲氣，水爲財，看來點王陵基址之人，亦甚得風水法度。不過僅此而已，因四周山脈低矮，並無挺拔之氣，山氣不旺，龍氣又豈會昌盛？再者西湖美則美矣，但若以西湖作墓穴水口，則未免流於柔弱；山既弱，水更柔，越國王陵居此，祖宗龍氣如此柔弱，則國勢不振，也就不足爲奇了。」

鬼谷子轉念間，又向越國王陵的外觀望去，只見王陵橢圓墓頂四周，有四面高牆護衛，高達三丈，猶如四面城牆，再加上渾圓的墓頂，墓穴簡直是潑水難進，密不透風。

鬼谷子瞧著，不由大皺眉頭，暗道：主建越國王陵之人，精於室內建築，因此墓室之內甚有法度，但於陵墓大者，地理脈氣，卻茫然無知，王陵選於施家山上，已屬柔弱龍氣，勉強稱龍，亦僅小龍而已；更者外面以四高牆圍堵，小龍被困，困而不旺，更成了死龍格局！越王祖宗居此死龍脈氣，禍不遠矣！

勾踐見鬼谷子良久沉吟不語，心中一陣驚疑，忙道：「鬼谷子看此陵格局如何？是否龍脈之地，龍氣大旺？」

鬼谷子先不答此詢問，反問道：「當日選址主建王陵者，是誰？」

勾踐一聽，臉有得色道：「寡人禮賢下士，廣聘人材，當日司祭大夫季子，精通天文、地理、陰陽，亦來投效，更自告奮勇，主建王陵，因此選址、定墓、建陵一切工夫，均是由季大夫料理打點，王陵落成之日，四野朝賀，皆道甚有王者氣度！」

鬼谷子一聽，突然想起在太廟之時，司祭大夫季子對他的喝斥，不由微微一笑，心道：季大夫於室內建築之學，倒甚有心得，難怪其如此傲氣，但於風水堪輿尋龍之道，卻是門外漢而已，但也難怪，因爲師傅老子曾道，尋龍之術，隱於「乾坤洞」中，與「乾坤訣」已混融一體，只有領悟「乾坤訣」能達至悟創境界者，僅你鬼谷子一人而已，因此天緣巧合，註定你鬼谷子必成一代尋龍祖師！

鬼谷子這般轉念，又暗道：既然如此，世人尚未觸及「尋龍奇學」，那季大夫於此缺如，那也不能責怪於他。鬼谷子心性寬厚，不以物喜，不以己悲，幾乎已達寵辱皆忘境界，那季大夫雖曾對他無禮，他卻反而尋找藉口替他辯護，鬼谷子心性的玄幻，由此可見一斑。

當下鬼谷子心中已有主意，向越王勾踐道：「王陵墓室建築，甚合法度，季大夫已盡其才。不過王陵之道，並非僅憑室內建築之學，據草民所知，尚須配輔龍脈地氣，形相格局，方可有助王者運命，國之氣數，望越王細察。」

勾踐亦是聰慧之人，他一聽便知鬼谷子已然瞧出王陵破綻，只是心性淡泊，不喜與人爭鋒，更不欲以己之才傲物，才沒明白點破司祭大夫季子的錯失，便吃了一驚，忙道：「王陵想必有何差池之處，影響寡人家運國運，望先生不吝賜告！若有任何凶險，亦望坦然相告，不必隱瞞！」

鬼谷子見勾踐意態甚誠，微一沉吟，便坦然道：「實不相瞞，依草民之見，越王王陵地處小龍格局，龍氣又甚柔弱；再者王陵四面被高牆所圍，此乃陵墓之大忌也！」

勾踐一聽，猛吃一驚，急道：「爲甚麼四面高牆，便成大忌？例如一城之外，亦須堅築高牆，以禦外敵！」

鬼谷子微微一笑道：「城池用於戰爭，乃以一時之爭鋒決勝爲主，陵墓卻貴於潛移默化龍脈地理精氣，龍脈者，不但務須以山水相輔，更須奔騰活躍，方成大旺生龍；若以四面高牆圍困，則無異於生龍被困，日久必成死龍，祖宗居此死龍之格，後人子孫又豈能運命亨通？

若尋常百姓，亦僅累及一姓一族，若王者之陵，則必然累及一國之運，勢所必然，不能不察。」

勾踐一聽，作聲不得，好一會才又急道：「然則有何凶禍？望先生直告！」

鬼谷子微歎一口氣，道：「若王陵處小龍之格，龍氣雖然柔弱，尚可勉強自保；但若成死龍格局，則凶險非常，小則子孫後人百病纏身，短命夭折，大則亡國亡家，慘酷非常！」

越王勾踐一聽，臉色驟變，幾欲發作，但幸而說此話的是鬼谷子，而鬼谷子妙點吳國王陵，令吳王國運大振的事，已傳遍天下，勾踐盼獲鬼谷子相助已久，此時豈敢得罪於他？勾踐沉住氣，跺足道：「若然如此，那季大夫害慘寡人，害苦越國臣民矣！該死之極！」

鬼谷子見勾踐恨恨不已，暗吃一驚，心道：「若越王遷怒於季大夫，下令把他治罪殺頭，季大夫之死，豈非因鬼谷子之故？」他心性寬厚，絕不欲因自己之故而累及他人，便連忙道：「越王不必怪責季大夫，其實於建築墓室之道，他已盡其所學矣！」

勾踐餘恨未息道：「但他身爲朝中司祭大夫，竟不懂風水尋龍之學，把寡人祖宗，置於死龍格局，招來奇禍，這不該死嗎？」

鬼谷子正容道：「不然，風水尋龍之術，當世中精通者絕無僅有，因此奇學現世未久，世人又豈會預知悉聞？但爲人臣子者，既已盡責，便問心無愧，季大夫限於際遇，未悉風水尋龍奇學，又何罪之有？萬望越王明察！」

勾踐一聽，不由歎道：「季大夫恃才傲物，對你無禮在先，你卻存心維護於季大夫！」

鬼谷子淡然一笑道：「草民行走江湖，絕非求甚麼榮華富貴，但能相助天下可憐人，心願已足，又豈會計較這等俗世意氣之爭？越王幸勿以此介懷。」

勾踐見鬼谷子意態眞誠，絕非作假，不由感歎道：「先生胸懷日月，寡人若能招聘先生入朝匡助，勝季大夫十倍矣！」

鬼谷子正容道：「不然，爲人臣子者，但能各盡其才，便是賢達，又豈可以其所學定其優劣？況且草民乃草野之才，又豈能助越王安邦定國？越王言重了！」

勾踐無奈一笑道：「寡人亦知難於勉強先生入朝匡助，但望先生妙施大法，替寡人一改祖宗王陵氣運，於願足矣。先生但有所求，寡人無不答允！」

鬼谷子微微一笑道：「草民於榮華富貴看如糞土，閒雲野鶴，週遊江湖足矣，其他夫復何求？越王不必如此介懷，感越王意誠，草民必定爲越國盡一點微力便了！」

鬼谷子言出如山，他心中若無決斷，那是決不會輕易承諾的，但一旦有所承諾，便決不會變卦反悔。

當下越王勾踐一聽，不由大喜道：「如此寡人先行謝過先生待越國的隆情厚意！越國子民聞此喜訊，必人心大振！但未知鬼谷先生如何妙施大法，替寡人一改祖宗王陵氣運？是否另覓地址，遷葬王陵祖宗遺骸，有如先生替吳國妙遷王陵一般施爲？」

鬼谷子微歎口氣，道：「實不相瞞，越國王陵改移氣運，比吳國王陵更爲艱難，亦根本無法仿效吳國王陵遷葬之法，此點尚請越王原宥！」

勾踐一聽，吃驚道：「爲甚麼？吳國王陵可以遷葬，氣運由弱轉強，越國王陵卻不能如此施爲？」

鬼谷子歎了口氣，苦笑道：「當日草民有感於吳王闔閭處政賢明，及他求才的誠意，果然曾替他王陵勘察，然後選定白虎丘重建王陵，終令其國運大振。但吳國王陵與越國王陵不同，吳國王陵原址雖弱，但尚有生龍之氣，日久薰陶，已初成氣候，只是未能大旺，此乃順其勢，施其法，方能事半功倍……」

勾踐迫不及待道：「那越國王陵爲何不能如此施爲？萬望先生直告！」

鬼谷子緩緩道：「請問越王，王陵定址施家山，落成至今，有多少年了？」

勾踐微一沉吟，便道：「父王允常於十五年前去世，不久便安葬於此，算來已足十四年矣。」

鬼谷子朗聲道：「越王陵地脈本已柔弱，再加受困於高牆絕壁，已成死龍，祖宗居此死龍格十四年，猶如人死十四載，又豈能一舉而復生哉？」

勾踐眼見鬼谷子說得如此斬釘截鐵，心中不由一涼，喃喃的道：「若然如此，吳國大舉攻越在即，寡人祖脈氣運如此不濟，越亡之時日不遠矣！這……這卻如何是好？寡人一敗乃屬天意，固不足惜，但越國子民淪陷吳人之手，慘受荼毒，寡人將萬死難辭其咎！」勾踐說著，唏噓不止，竟再說不下去。

鬼谷子見越王勾踐以越國百姓爲念，意態眞誠，由衷而發，心中不由一動，暗道：不錯，

若勾踐敗亡，並非他一姓之事，而是事關越國萬千百姓的安危，這教鬼谷子如何能坐視不理？而且吳國太子夫差殘暴成性，若不先行挫其銳氣，日後其勢大成，天下百姓勢必深陷水火中矣！

鬼谷子這般思忖，便決然的暗道：「罷！罷！罷！尋龍術中尚有風水相剋，乃以人力與龍氣相抗，凶險非常，輕易不可施爲，但如今越國百姓滅禍瀕臨，也容不得我鬼谷子再猶豫了！」

鬼谷子心念電轉，已有決斷，便霍地向越王勾踐道：「越王既有愛民之心，鬼谷子亦決不忍坐視不理！當竭盡全力，以圖力挽狂瀾，消弭越境戰禍！但此事關乎重大，宜秘密行事，這便先返城中，再從長詳細計議！」

勾踐見鬼谷子慨施援手，不由大喜過望，忙道：「一切但依鬼谷先生主意便了！」

協助越王　延長國運

於是勾踐傳令，王駕速返王宮，再行與鬼谷子詳細密議。笠丹、猿爺爺亦隨車駕返回越王宮，一人一猿，被待之以上賓之禮，笠丹心中不由暗道：「我和猿爺爺倒樂得舒服享受，快活之極！但不知挪鬼谷哥哥，被越王留在深宮密議，弄出甚麼鬼神莫測的玄虛來了？」

此時，鬼谷子果然正在越王宮勤政殿，與越王勾踐密議。

勤政殿是勾踐日常理政之所，因此禮制從簡，僅放數案桌而已，鬼谷子與勾踐，也沒有君臣的禮節，勾踐視鬼谷子如先生，與他據案相對盤膝而坐。

鬼谷子低低說了一句，勾踐便猛吃一驚，臉上變色，急道：「雖然已有探子回報吳國軍情，說其三軍日夜督練，似欲有所動作，但眞如先生所說，戰火已逼在眉睫嗎？」

鬼谷子微微一笑道：「按越王夢兆，再加所占蒙卦，兩相印證，足顯凶險已臨近越國疆界矣！」

就在此時，勤政殿外東面天際，忽然射出一團煙雲，冉冉上升，於虛空中忽地幻化成一頭吊睛白額巨虎，張牙舞爪，仰天長嘯，其狀威猛之極。

勾踐向窗外一望，登時目瞪口呆，好一會方道：「鬼谷先生！這……這又主何朕兆？」

鬼谷子凝神目注白虎煙雲，默默思索一會，再掐指計量一下白虎煙雲所處方位，不由亦

吃了一驚，失聲道：「不好！此乃吳國王陵白虎龍氣爆發之兆！此兆既現，吳國舉兵犯境，已爲期不遠矣！」

勾踐臉色突變，急道：「目下，吳國兵雄將廣，氣勢如虹，越國兵力單薄，若吳國於此時犯境，則越國勢危矣！但未知先生所判，是否有誤？」

鬼谷子一聽，知勾踐尚有一線僥倖心理，不由微微一笑，卻不作聲。

就在此時，窗外東面天際那團白虎煙雲，白虎血盆大口猛地一張，射出兩道赤光，赤光色紅如血，分射兩個方向，一射向西，一射向南，赤光所經之處，隱隱一陣鬼哭神嚎！

鬼谷子一見，又失聲歎道：「白虎龍氣爆熾，楚越兩國，萬千生靈必慘受塗炭矣！」

勾踐霍然而起，驚道：「先生爲何說戰禍牽連楚越兩國？吳國竟狂妄自大如斯？」其時楚國爲列國霸主，越國與楚國有攻守同盟之約，因此勾踐聽說戰禍牽連楚國，不由格外震驚。

鬼谷子歎了口氣，苦笑道：「按方位測算，白虎煙雲起處，恰是吳都姑蘇城外三里白虎丘王陵，此乃主吳國王陵白虎龍氣忽然爆發，突變熾烈；白虎吐光，一射向西，西面楚國王陵與赤光恰成一直線，再一道射南，南即越國疆土，赤光直犯越王祖宗王陵。按此警兆，當不難判斷，吳國對楚越兩國用兵，已逼在眉睫矣！」

勾踐驚道：「那二道赤光所經之處，忽響起鬼哭神嚎，又主何徵兆？」

鬼谷子搖頭道：「赤者血也，赤光即血光，血光所經之地，屍體遍野，白骨成山，哎！試問又怎會不鬼哭神嚎！」

越王勾踐知鬼谷子之能，鬼神莫測，他既如此決斷，心中不由更驚，忙道：「形勢如此險惡，先生尚有何妙法解救？快請直道其詳！但有需越國人力相助，寡人決無異議！」

鬼谷子亦知事勢急矣，心道：此時也不容再有片刻猶豫！便決然道：「唯今之計，只有草民冒險走一趟吳國王陵白虎丘了！」

勾踐驚道：「白虎丘上乃吳國王陵重地，重兵把守，禁衛森嚴，憑先生一人之力，如何闖得進去？先生若需勇士隨行護送，請不必客氣，越國精兵，任由先生差遣！」

鬼谷子微微一笑道：「此行並非廝殺爲目的，兵勇隨行，反而誤事！草民但與筮丹、猿爺爺一人一猿隨行足矣！」

勾踐想起鬼谷子日前露了一手「盤龍降烈馬」神功，知他武功已登峰造極，越國兵勇，根本無法與之相比，更不必說保護他了，便又道：「然則先生需何兵器？寡人不才，倒還藏有幾柄神兵利器，例如：湛盧、巨闕、勝邪、魚腸、純鉤五大名劍，均越國名匠歐冶子所鑄，若先生用得著，可任擇一柄！」

鬼谷子不由呵呵一笑，道：「實不相瞞，草民所學，乃無劍勝有劍的功夫，因此神兵利器於草民眼中，不外朽木枯鐵而已！」鬼谷子一頓，忽然想起甚麼，這才又輕聲道：「越王若有一柄輕巧小弓箭，請賜草民一用。」

勾踐一聽，更不猶豫，傳令內侍衛，入內宮取出一柄以鐵匣封蓋的東西，遞給鬼谷子道：「此乃越國名匠歐冶子替寡人精心鑄造的一把玄鐵弓箭，上面刻有寡人名號，見箭如見寡人

之令，先生可拿去殺敵。」

鬼谷子一聽，心中一動，暗道：此行乃替越國施法鎮壓吳國王陵龍氣，既有越王御箭，便更順理成章矣！當下也不推辭，接過玄鐵箭，隨手放進懷中，道：「事不宜遲，草民當立刻與笹丹、猿爺爺會合，夜闖吳國王陵！」

勾踐忙道：「一切但請先生小心，早去早回，越國倚重先生相助矣！」

鬼谷子呵呵一笑，道：「放心，鬼谷子若求自保，當世還沒有人傷得到我……」話音未落，鬼谷子身形一晃，勤政殿上便已失了他的蹤影。

勾踐又驚又喜，暗道：此人若是對頭，取事人腦袋，簡直易如探囊取物！而有他相助，越國當可轉危爲安矣！

鬼谷子與笹丹、猿爺爺會合，當日傍晚，便悄然離開越都錢塘郡城。

一切均極爲秘密，此事亦只有越王勾踐知悉，鬼谷子此行是直取吳國白虎丘王陵，甚至笹丹事前也毫不知情。

不過就在鬼谷子、笹丹、猿爺爺等離開錢塘郡城片刻後，越國司祭大夫季子的府中，卻有一條身影掠了出來，隨即亦快如閃電的掠出都城，抄小路向吳國都姑蘇城直射而去。此人身手之快，雖略遜鬼谷子一籌，但與猿爺爺、笹丹相較，卻有過之而無不及。因此可以斷定，此人必能先一步抵達吳都姑蘇城。

越國司祭大夫季子府內發生的事，鬼谷子並不知情，因爲他畢竟並非未卜先知的神仙。

鬼谷子、笠丹、猿爺爺二人一猿，離開錢塘郡城三里後，便展開輕功，風馳電掣的向吳國境方向疾掠。

鬼谷子僅用了四成功力，笠丹也就可以與他併駕齊驅，猿爺爺反而掠到前面去了。

笠丹一見，不由低聲道：「猿爺爺！小心迷了路啦！」

猿爺爺在前面尖嘯一聲，又吱吱呱呱的說了一句甚麼。

鬼谷子道：「丹妹，猿爺爺說甚麼？」

笠丹格格一笑，道：「猿爺爺說，放心啦，孫女兒，猿爺爺這是第三次走白虎丘吳國王陵了，還會迷路麼？猿爺爺還說……」她俏臉忽然一紅，怔了怔，竟說不下去。

笠丹一向心直口快，此時她說話吞吞吐吐，這的確是令人奇怪的事。鬼谷子不由微笑道：「猿爺爺還說甚麼？」

笠丹咬了咬唇，忽爾俏臉脹紅，費了好大的力氣，才快如流星似的道：「猿爺爺壞死了！他說他走在前面，好教孫女兒與你那鬼谷哥哥多說一會話兒！沒啦！」

鬼谷子在這等男女事上，比笠丹這少女更糊塗，他不由一怔道：「他惹丹妹生氣了？」

笠丹一聽，忙道：「不！我不生氣，我高興呵！」

鬼谷子傻兮兮的又道：「你為甚麼高興？」

笠丹又喜又嗔，又羞又氣，不由咬唇道：「甚麼為何高興？你……你這普天下一等一的大獃子！」

鬼谷子奇道：「我怎的又成了絕頂獃子？」

笙丹氣道：「獃子！獃子！我偏要說你是一等一大獃子！」

笙丹說著，呼的一聲掠上前面去了。

鬼谷子微嘆口氣，苦笑喃喃道：「鬼谷子呵鬼谷子，你面對千難萬險，上至帝王公侯，下至草野村夫，均從容自如，怎的在女孩子面前，卻莫測其高深，如此莫名其妙……哎，不想它，不想它，這等事令人心煩之極！」

鬼谷子想著，不由便提升了一成功力，他的「乾坤眞氣」本就非同小可，這猛增一成功力之下，身形便快如閃電，一下追上笙丹，又掠過猿爺爺身邊，搶在前面，離弦箭似的向東面吳國境射去。

鬼谷子說不想，便不想了，他急著爲越國消弭一場慘劫，身形不由便加快了。

不過他的功力提到五成，不但笙丹吃不消，就連猿爺爺也感到吃力了。一人一猿，此時要追上鬼谷子，於猿爺爺來說已非易事，對笙丹來說，更是艱難之極。

偏生笙丹好勝，她也不管自己的功力提到八成，猛吸一口氣，拚命催激內力，呼地掠上前去，越過猿爺爺，果然被她追及鬼谷子的身邊。笙丹吁吁的喘氣，心中卻暗道：「了不起嗎？鬼谷子！我笙丹一樣可與你並駕齊驅！」

鬼谷子卻渾然不覺，他根本就沒有與笙丹競鬥的打算，片刻間他加快掠行速度，不過是想到越國百姓的慘劫，急著去消弭罷了。這時他見笙丹吁吁的喘氣，卻不作聲，不由奇道：

「丹妹，你的內力本來不錯，爲甚麼如此不濟，竟吁吁喘氣？」

筮丹一聽，心中又急又氣，暗道：這鬼谷子自恃內力驚世，偏要來挖苦人！但苦於作聲不得，因爲她的眞氣已提到幾近極點，這才勉強跟上鬼谷子的身形，她若開口說話，便勢必把拚命催激的眞氣洩掉，那就更休想鬥贏鬼谷子了！

筮丹悶聲不語，咬牙飛掠，再奔行一會，她的俏臉已脹得血紅，這是內力因拚命催激而爆熾之兆，雖然可以把功力提升到極點，爆熾之後，內力便會盡洩，亦即人亢奮之後突然虛脫，輕則內力盡失，重則經脈盡斷，實乃練武之大忌。筮丹的練功方法，全靠猿爺爺傳授，猿爺爺雖已通靈，但畢竟並非萬物之靈，傳功時便不免有點囫圇吞棗的弊端，各種武功精要，內功心法全憑依樣畫葫蘆，拚命向筮丹催激灌輸，如何方能循序漸進，陰陽水火並濟，這等武功的精義，筮丹根本就弄不明白。也因此筮丹的功力，猶如猿猴，好勝心驅趕下，便會身不由己，更不能自控收攝，直到力盡虛脫爲止。

筮丹此時其實已凶險極了，不幸鬼谷子於女兒家微妙心性渾然不覺，也沒有仔細留意筮丹的動靜，而卻大合猿爺爺的猿猴心性，在後面雖然趕得吃力，卻樂得吱吱呱呱的大叫，替牠的「孫女兒」吶喊助興！

筮丹此時欲罷不能，作聲不得，有苦自己知，只是受一股好勝心驅使，拚命的奔掠，欲與鬼谷子並駕齊驅。

鬼谷子奔行間他只用了五成功力，飛掠之速，當世已絕無僅有，而且輕鬆灑脫，舉手投

足，從容之極。

幸而他在飛掠時，見笹丹久久不語，直聞她喘息聲越來越響，這才吃一驚，心道：丹妹這是怎的了？他側頭向笹丹凝神一看，登時嚇了一跳，只見笹丹俏臉脹紅如胭，悶聲不語，咬緊牙根，似在抵受某種極厲害的痛苦，又狀似人陷瘋狂。

鬼谷子的心登時一痛，他自己這才知道，笹丹在他心目中的份量，竟如把他的心牽扯到一起了。

鬼谷子急道：「丹妹！妳怎的了？」但笹丹不應，鬼谷子又連問數聲，笹丹只能拚命搖了搖頭。

鬼谷子見笹丹如痴如醉模樣，心中更感驚慌，他心道：莫非她生病了？於是他也不管三七廿一，伸手便把笹丹的左手捏住了。

鬼谷子這一捏之下，抓正了笹丹的合谷穴，合谷穴爲上肢手部大麻穴，被點之下，輕則令人半邊身軀麻木，重則使人全身麻醉而死亡，是人身三十六絕穴之一。

但幸而鬼谷子身負玄妙的「乾坤眞氣」，乾坤眞氣上可透天，下可入地，無孔不入，而且隨心而發，鬼谷子心念甫動，乾坤眞氣便即陡增三成，再加鬼谷子原來已激發的五成，即達八成功力，八成乾坤眞力，當眞非同小可，若無適當地方渲洩，鬼谷子自身也禁受不住，非要自身經脈盡斷不可。

鬼谷子恰恰抓住笹丹的合谷穴，合谷穴固然可令人傷亡，但亦可容納外來極大限量的眞

氣輸入，誤打誤撞之下，鬼谷子自身尋求渲洩的「乾坤眞氣」，恰恰尋著笙丹合谷穴這個最佳的發洩場所，因此乾坤眞氣便如山洪爆發，如水流奔箭似的湧入笙丹的合谷穴。

合谷穴匯納大量乾坤眞氣，登時便沿手脈射向曲池穴，再進臂臑穴，折射將台穴，將台穴猶如將軍發號施令台，乾坤眞氣抵此，當即由將台穴分射人身三十六大穴，一向上抵百會穴，乾坤眞氣直入腦部神經；一向下經期門穴，入章門穴，再聚入丹田穴，眞氣積蓄，足抵常人一甲子的功力；三由丹由分叉向下，分經左、右兩腿的委中穴、築賓穴、太沖穴，直抵腳底的公孫穴，然後百脈暢通，迴環交流，舉手投足，均充滿乾坤眞氣。

更玄妙的是乾坤眞氣與別不同，甫抵人體，必定先入腦部百會穴，與人之腦部神經融匯，因此，體內積聚的乾坤眞氣，即可達意念生，眞氣發的內功至高境界。

笙丹誤打誤撞，鬼谷子也巧中有巧，這對少年俠侶，因彼此你心有我心，心意互通，潛移默化，竟於危急之際，助笙丹練成了當世絕頂神功——尋龍乾坤訣中的尋龍大氣功。

尋龍大氣功非同小可，它源於乾坤眞氣，上可透天，下可入地，無孔不入，無處不在，意念生、眞氣發，遇強敵自保時，從百會穴到胸口的將台穴，到手腕的八大脈穴，到腳底的太沖穴，公孫穴，均可隨時激射出眞氣，眞氣隨本身的內力而定，輕者反彈對方的勁力於無形，重者眞氣如劍，直可穿金透石，厲害之極，亦即後世武林秘笈中的所謂「氣劍」，實際即源於鬼谷子和笙丹，於當日誤打誤撞，因巧而匯創的「尋龍大氣功」。

笙丹此時尚未知她已獲驚世神功，只是感到最痛苦之際，手腕被鬼谷子握住了，她又羞

又喜，無力抽回，也不想抽回，羞喜之際，又突感一股暖流，沿手腕淙淙注入，走遍四肢百骸，登時渾身舒泰，內力倍增，此時就算再奔行三幾百里，也沒絲毫困難了。

鬼谷子激發的乾坤眞氣，有了渲洩地方，體內脹躁欲裂的感覺，也慢慢消失了，但依然不敢鬆開笸丹的手腕。

笸丹神智漸復清明，她見鬼谷子依然緊握她的手兒不放，便含羞帶喜的抽了出來，嗔笑道：「多謝你！鬼谷哥哥……但這都是你惹出來的！」

鬼谷子不由一怔道：「你多謝我甚麼？我又惹出了甚麼？」

笸丹格格一笑道：「凱子，你惹出禍來，還不知道麼？」

鬼谷子道：「我惹出甚麼禍來？」

笸丹嗔道：「我問你，你剛才是否突然加快掠行速度？」

鬼谷子點點頭道：「是呵！但我這是想起越國百姓即將慘受戰禍，而趕著去消弭，並非存心惹禍呵！」

笸丹睨了鬼谷子一眼，俏臉忽然一紅，道：「你……你知不知道，我當時見你把我撇下不理，只顧自己賣弄本領，我……我心中難過之極，恨不得立刻趕上你，就算死了也是好的，我因此拚命催激內力，狂發之下，竟收攝不住，體力如瀉，眼看就要虛脫而死……幸而你伸手拉住我，向我輸送力氣，我心中一喜，便不再辛苦欲死了！你這不是惹禍麼？」

鬼谷子這才知道，女孩子的心性竟如此微妙，與女孩子相處，稍不合她意，便死活都不

顧了，鬼谷子不由歎了口氣，暗道：有女孩子作伴，有時雖很快樂，但糾纏起來，卻難分難解，是非絕難分清。

鬼谷子並不知道，他碰上的，便是普天下最麻煩，最複雜，理還亂，迷而幻的男女感情事了。幸而鬼谷子心性玄幻，心道：既然糾纏不清，乾脆便不去想它便了。於是他傻兮兮的一笑道：「是……是我闖禍了！丹妹可別生氣呵！」

箟丹一聽，格格一笑道：「好呵！我不生氣，但鬼谷哥哥以後不准撇下箟丹不理啦！但你想撇也撇不開嘛！」

鬼谷子奇道：「為甚麼？」

箟丹笑道：「為甚麼？因為我決不會讓你撇開不理我，除非我死了！知道嗎？」她忽然俏臉一紅，含羞帶笑的瞪了鬼谷子一眼，露出女孩兒家嬌羞的神態。

鬼谷子不由一陣發呆，心道：丹妹忽爾像頑皮的男孩子，忽爾又像女孩子般的嬌痴，天，鬼谷子怎會碰上這酸甜苦辣的麻煩來了？

•　•　•　•

鬼谷子、笙丹、猿爺爺，二人一猿，向東面的吳國國境疾掠。

當天傍晚，便已抵達吳國都姑蘇城西的太湖邊了。太湖，當時又稱爲五湖，面積浩大，三萬六千頃，湖中浮現七十二峰，但見山外有山，湖中有湖，壯麗非凡。

笙丹久觀西湖的美景，此時不由喃喃歎道：「鬼谷哥哥，西湖美則美矣，但怎及得太湖的壯麗，若任笙丹選呵，我將擇太湖爲居，而對西湖不屑一顧了！」

鬼谷子微一點頭道：「不錯，吳國山川形勝，其實已得地脈龍氣，因此吳人心性雄壯，越人心性柔弱，吳人進取之心強盛，越人則安於固守現狀，此乃受地理脈氣潛移默化，半點由不得人也。」

笙丹吃驚道：「依你如此判斷，那豈非吳越爭鋒，越國必亡，吳國必勝麼？」

鬼谷子肅然道：「不錯，休道地脈龍氣如此，便天兆也隱現吳國國勢強盛，不日必將稱霸列國！」

笙丹半驚半奇道：「天兆如此，那鬼谷哥哥尚敢去助越抗吳麼？那惡太子夫差，豈非註定橫行無忌？這天理又何在？」笙丹想起父母被夫差慘殺，不由咬牙切齒。

鬼谷子歎了口氣，苦笑道：「天兆非由天理所決，天理乃世人所定，天兆則乃天地大勢所趨，天理又豈能與天兆抗拒？」

笙丹道：「既不能抗拒，那鬼谷哥哥又爲甚麼千里迢迢，闖入吳國有所圖謀？難道不怕再次觸犯天機麼？」笙丹雖然恨不得鬼谷子立刻助她把夫差殺了，以報父母之仇，但想起

他甫出道，爲救助干將、莫邪夫婦，便逆犯天機，內力盡失，幾乎生命不保，卻又替他擔心起來了。

鬼谷子明白笠丹心意，他歎了口氣，道：「我亦知此行乃逆天兆之舉，但怎能坐視越國萬千生靈而不顧？因此雖然明知凶險，亦不得不奔走一遭，以圖消弭一場慘酷戰禍？」

笠丹見鬼谷子忽然變得大義凜然，慷慨激昂，一副爲國爲民，捨棄小我的大英雄氣慨，不由又驚又喜，半好氣半好笑，喃喃的道：「你……你這獃子當眞呆得可以，竟不顧自己的生命去作濟世救民的大英雄！」

鬼谷子苦笑道：「甚麼濟世救民大英雄？我連想也沒想過，鬼谷子不外稍盡一點人事罷了！」

鬼谷子說罷，便領先向姑蘇城郊北面掠去。他的身法不徐不疾，笠丹與猿爺爺跟著也就毫不費力。

二人一猿奔行一會，笠丹見鬼谷子繞姑蘇城而不入，反向城郊北面而去，不由奇道：「鬼谷哥哥，你這不是入姑蘇城去，把吳王闔閭和太子夫差殺了，以消弭戰禍嗎？」

鬼谷子此行的目的地，只有他與越王勾踐二人密議擬定，就連笠丹事前也不知道。

鬼谷子搖頭道：「非也，若於此時入姑蘇城，休說殺吳王父子，便連我等亦必先喪命城中，因吳王父子已得白虎丘龍脈薰陶，根基穩固，已難動搖。就算萬一僥倖把吳王父子殺了，亦必定不能消弭戰禍，反而加速其爆發而已！」

筮丹大奇道：「爲甚麼？吳王父子野心勃勃，他二人一死，吳國尚有力進犯越國？」

鬼谷子道：「不然，一來此時決難殺害吳王父子，丹妹忘了夫差有白虎現形相護之事嗎？二來就算吳王父子不在，吳國原楚國大臣伍子胥，在吳國已立穩根基，他爲報楚國殺父之仇，必定趁機嫁禍於楚，逼吳國新王大舉攻楚，越國與楚國訂有攻守同盟，戰火一燃，越國豈能倖免？如此一來，豈非由我等間接挑起一場列國戰禍嗎？」

鬼谷子出道以來，歷險重重，又身負「尋龍乾坤訣」驚世絕學，不但神功蓋世，而且於尋龍堪輿、洞悉天機、辨察時勢的施爲上，亦日趨精進。他這般一說，筮丹不由啞口無言，因爲當日夫差有白虎現形相護，是她親眼所見，她還有甚麼話可說？

鬼谷子與筮丹在前面悄聲密語，猿爺爺在後面見了就高興就采烈，猿猴心性喜合群，見到牠喜歡的人在一起，便如吃著甜桃子似的，得意洋洋。

二人一猿在迷濛夜色中向姑蘇城北面疾掠，也不知是他們速度太快，還是其他原因，沿途竟一片寂靜，就連鬼影也沒有現一現形。

不久，終於接近吳國王陵白虎丘了。筮丹遠遠望見白虎丘夜色中聳立的山影，心中登時突然的一跳，她兒時目睹父母在白虎丘上，被太子夫差殺死的慘狀立刻浮上眼前，她的俏目不由紅了，這一半是淚水的刺激，一半卻是怒火的燃燒。

「鬼谷哥哥……你……你又上白虎丘幹甚麼？」筮丹咬牙俏聲道。

筮丹的聲音雖低，但鬼谷子已聞到一陣熾烈的火藥味，他猛地憶起白虎丘是筮丹喪父亡

母的傷心地，不由暗道：不好，此行並非廝殺，貴在暗中施爲，但此刻筮丹仇火攻心，萬一她抑制不住，拚死潛返姑蘇，向夫差出手，那就糟糕了！

鬼谷子心念電轉，無奈向筮丹坦言道：「丹妹，實不相瞞，此行是我與越王勾踐定下的密計，爲消弭越亡之禍，決定向吳國王陵下手，以尋龍大法，鎭壓吳王父子的熾烈龍氣！丹妹切記以大局爲重，莫因一己仇怨，魯莽行事，誤了天下萬千生靈！」

筮丹一聽，不由暗自咬牙道：這鬼谷子，爲了那見鬼的大局，便連我筮丹的大仇也不顧了！哼哼，有甚麼稀罕！筮丹拚命苦練，終有一日一劍把夫差殺了！

筮丹咬牙發狠，悶聲不語，但忽爾又轉念道：鬼谷哥哥既然欲施大法鎭壓夫差的龍氣，把那頭見鬼的白虎囚住，不能保護夫差，筮丹殺起來就容易多了！這般一想，筮丹又高興起來，她自己也不知，是否在拚命尋找這可愛又可恨的鬼谷子的好處！

筮丹自思自想，忽然格格一笑道：「好啦！一切聽從鬼谷哥哥的吩咐便是。」

鬼谷子見筮丹答得爽快，不由一怔道：「丹妹！眞的？」

筮丹咬唇道：「甚麼眞不眞的？總之在你離開白虎丘前，筮丹決不私下出手便是啦！」

鬼谷子一聽，也沒仔細分析筮丹的言外之意，見她變得聽話，不再任性頑皮，便欣然一笑，不再說甚麼，與筮丹一道，向前面聳在夜色中的白虎丘掠去。

就在此時，落在後面的猿爺爺忽地一竄上前，擋在兩人前面，作手勢、扮鬼臉，吱吱呱呱的低叫。

鬼谷子奇道：「猿爺爺說甚麼？」

笠丹格格低笑道：「猿爺爺說，他擔心笠丹的安危，要你留在後面保護我，他自己願打頭陣探險⋯⋯鬼谷哥哥，猿爺爺多疼我這孫女兒呵！」

鬼谷子不由微微一笑，心道：猿爺爺待笠丹，委實已到無微不至的地步了！但今時不比前次，你猿爺爺獨自上去也是白費力氣，非要我鬼谷子施爲不可，誰叫我鬼谷子不幸做了師傳老子選中的尋龍祖師！

當下鬼谷子以手勢向猿爺爺示意道：「此行並非廝殺，一切務必秘密而行，因此放心好了，你的寶貝孫女決不會損了一根汗毛！」

猿爺爺居然領悟了鬼谷子的手語，牠欣然的吱吱一叫，霍地縱身而起，向白虎丘上面飛掠而去了。

猿爺爺這是三上白虎丘了，對白虎丘的路徑，幾乎比鬼谷子更熟悉，鬼谷子亦深知猿爺爺的本事及超卓的輕功，因此便没加阻攔，由牠先行闖山探險。

猿爺爺風馳電掣掠上白虎丘，運起金睛火眼，向四面一看，只見在迷濛的月色下，白虎丘四周一片寂靜，鬼影也不見，只有偶爾一兩聲夜鳥的夜啼聲。

猿爺爺前次上白虎丘，下絕谷，尚見白虎丘上面禁衛森嚴，當牠自絕谷中升浮而上時，若非吳兵以爲牠是天神降世，牠猿爺爺也極難安然脫身。

但此時白虎丘吳國王陵，竟無一兵一卒守衛，這豈非如入無人之境？猿爺爺猴子心性，

眼見如此太平，心中便樂得欲跳舞助興。他也不假思索，呼的掠了回來，掠回鬼谷子和笠丹面前，手舞足蹈，繪影繪聲，吱吱呱呱的叫了一會。

猿爺爺的歡喜之狀，不必笠丹轉述，鬼谷子也明白了，他輕聲問猿爺爺道：「白虎丘上寂靜，並無一兵一卒守衛，是麼？」

猿爺爺連點了幾下頭，又吱呱叫了一句，意思是說，白虎丘上既然平安無恙，也就不必擔心笠丹遇上凶險，大可放心闖上去了。

白虎丘是吳國王陵，居然沒有任何守護，鬼谷子不禁也有點驚喜，心道：若無守衛，行事便方便多了。但轉念又暗道：前次猿爺爺亦曾目睹白虎丘上千軍萬馬，禁衛森嚴，今晚怎的不見丁點人影？莫非其中有詐？但此行非常隱私，眞正的目的，事前只有他和越王勾踐知悉，吳國根本不可能事先加以防範！

鬼谷子判斷此點，心下也就釋然了，心道：無論如何，就算白虎丘是龍潭虎穴，爲了天下萬千生靈，說不得亦須闖一闖了！

鬼谷子主意已定，便決不再猶豫，當下低聲向笠丹和猿爺爺道：「你們跟在我後面，若遇攔截，便分三面穿插，引開對方的視線，方便行事！切記此行並非廝殺，走得就走，避得就避，不可戀戰！」

鬼谷子說罷，身形一晃，已遠在十丈開外了，笠丹和猿爺爺連忙跟了上去。

二人一猿幾乎同一時間躍上白虎丘，鬼谷子凝神運目四周一看，但見夜色迷濛，偌大白

虎丘上，果然寂然無聲無影，只有吳國王陵的高墓，聳立在前面朦朦月色之中。

鬼谷子不敢大意，他展開悟創不久的「伏羲八卦步」，繞白虎丘行雲流水的繞行一周，憑他的目力，五里之內的風吹草動，當難逃他的耳目。

鬼谷子重返原位時，他已可判斷，四周五里之內，的確沒有任何可疑的物事潛伏。

鬼谷子至此不再遲疑，微一擺手，向笙丹和猿爺爺示意戒備，便領先向吳國王陵掠去。

吳國王陵經鬼谷子勘點，吳王闔閭、太子夫差，眼見近年果然國運如虹，均知「風水龍穴」，果然有鬼神莫測、驚天動地的功效，不敢再有半點懷疑、怠慢，不但大加修葺，建得美侖美奐，更派了重兵鎮守，以免被人壞了吳國祖宗風水之地。

鬼谷子掠近吳王陵時，眼前亦不由一亮，但見吳王陵墓身高聳，一碑沖天而起，碑上以金漆寫上「吳國王室列祖列宗之墓」等十個大字，當眞氣勢如虹。

鬼谷子不由暗道：吳王闔閭父子，果然是天緣深厚，誤打誤撞，竟把鬼谷子我亦扯進其福緣之內，替他點了這一座「白虎龍穴」，成就了他吳國國運氣勢如虹！今時今日，若再妄加動搖，便眞的是冒犯天條！但轉念又暗道：吳王闔閭雖然有緣承此龍脈，但其子夫差心性暴戾，決非有此洪福之人，白虎丘穴若發在大差身上，那天下便永無寧日了，就算是冒犯天條，觸怒天機，我鬼谷子看來亦只好犯險一試！

鬼谷子打定主意，便向吳王陵墓碑前掠去，笙丹見狀，連忙飛掠上前，驚喜的悄聲道：「鬼谷哥哥，你打算把吳國王陵毀了嗎？」

笠丹見鬼谷子不答她，又連忙加了一句道：「若眞如此，那不但笠丹歡欣之極，越國百姓，亦必定感恩不盡…鬼谷哥哥快動手呵！還猶豫甚麼？」

笠丹說時，身形已飛縱而起，掠向石碑，運足八成功力，便向墓碑狠狠拍去！她這一掌內含八成功力，而且剛得了鬼谷子巧輸的「乾坤眞氣」，當眞非同小可，若尋常的石碑，必定應聲而折。

不料笠丹這一掌拍下，墓碑竟立刻射出一道白氣，把笠丹的手掌托住，笠丹開碑裂石的一掌，竟如泥牛入海，無聲無息便被化解掉了，笠丹不由一怔。

鬼谷子見笠丹動作，他雖然可以阻，但卻含笑不理，心道：若能任意損毀，還算是驚天動地的「白虎龍穴」麼？丹妹呵丹妹，妳的戾氣正旺，殺心大熾，正好讓妳趁機發洩！

笠丹果然不服氣，她咬一咬牙，驀地拔出背上的「伏羲神劍」，施展「越女劍法」，一招「開天劈地」，便向墓碑攔腰斬去！

笠丹的劍是「神兵利器」，劍法是千古絕學的越女劍法，內力則包含驚世的「乾坤眞氣」，這一劍斬下，可是穿金透鐵！

笠丹也極有自信，因爲她憑劍氣亦可斬斷粗樹，何況劍身直擊！墓碑必應聲倒下，她也可稍洩心中的仇恨了！

不料這一劍斬下，墓碑上又射出幾道白氣，白氣在墓碑前面交織成一塊無形氣網，劍擊之下，猶如撞上橡皮，柔韌之極，不但斬之不斷，相反把「伏羲神劍」反彈而回，笠丹虎口

一麻，劍幾乎脫手而飛！

笙丹臉色蒼白，這是她驚恨交集之下，神色不由大變，她再狠劈三劍，均被反彈而回，她的內力也被消耗不少了，劍斬下去，也越來越無力，就連反彈而回的力度也失去了。

笙丹直到此時才忽然明白，她的內力越強，劍斬下去的反彈便越猛，她的內力被消耗去了，再斬下去時，反彈的力度也就沒有最初那麼厲害了！

笙丹不得不相信，她就算再斬上十年，功力再增十倍，也必然徒勞無功，因爲墓碑冒出的白氣，竟如仙如神，決非凡人所能攻破了！

「算啦！丹妹，妳還是留點力氣吧！」鬼谷子見狀，便輕聲叫道。

笙丹雖然極不甘心，但不得不服氣，她一躍而回，咬牙沉聲道：「鬼谷哥哥，爲甚麼？」

鬼谷子歎了口氣，苦笑道：「若墓碑輕易被人所破，那還叫大地白虎眞龍穴嗎？」

笙丹咬唇道：「你呢？你既然可以替吳王點這一座龍穴，是否可以把它除去？」

鬼谷子搖頭道：「絕無可能！天下大地龍脈，一經點發，其勢便如天虹，與天機渾然一體，以凡人之力，決無可能令其連根拔去！」

笙丹不由又恨又氣道：「都是鬼谷哥哥你惹出的大禍！點甚麼白虎龍穴，平白成就了夫差這一代惡王！夫差日後肆虐天下，看你鬼谷哥哥如何心安？哼哼！」

笙丹這氣頭話，誤打誤撞，卻說中了鬼谷子的心事，他不但不生氣，反而歎了口氣道：「是，當日的確是我鬼谷子一時糊塗了⋯⋯事到如今，我也無話可說，唯有勉爲其難，拚力一

試，看看是否可令天兆轉機吧！」

笠丹見鬼谷子滿心內疚，說時沉痛，不由又替他擔心，忙搶著道：「你不是說已無法可破麼？怎的又打算冒犯天機了？如與上次一般，你還有命嗎？」

鬼谷子苦笑道：「那也沒法，爲了天下生靈著想，鬼谷子又豈能以一己而誤天下！」

鬼谷子說罷，身形忽地騰空而起，一拔三丈，輕輕落在墓碑頂上。他縱目四察，辨明方位，又輕輕躍下，取出「天地時神盤」對準墓碑正面的方位，一步一步向北面走去。

笠丹見鬼谷子如此動作，也不知他弄甚麼玄虛，只好亦一步一步跟了上去。

猿爺爺倒也機靈，在此重要時刻，並沒頑皮四走，而是躍上巨樹之巔，閃動火眼金睛，替鬼谷子當起護法來了。

鬼谷子聚精會神，根本不理是否伏有凶險了，他盯著「天地時神盤」，緩緩向北走去，當走上一座小山丘時，「天地時神盤」上的「天針、地針、時針」，忽然重疊成一線，鬼谷子便驀地停下，回身向笠丹道：「丹妹！快！用此四根鐵釘，分插墓之四周」鬼谷子說時，摸出四根長約三寸的鐵釘，上面穿有符咒，遞給笠丹。

笠丹一見，深知鬼谷子要施妙法，大破吳王的龍氣，心中大喜，接過鐵釘和符咒，二話不說，騰身一掠，便向後面的吳國王陵倒射而去！

筮丹倒射回吳王陵墓，她動作迅速，把一根鐵釘連同符咒，隨手一插，便先插在墓碑下面墓石上了。

她快如電閃，一掠向墓碑的左面，在墓的邊上插下第二根鐵釘符咒，在墓的邊上插下第二根鐵釘符咒，又轉到右面，插下第三根，最後一閃掠到墓碑的後面，在墓身之後插入第四根鐵釘符咒。

筮丹已得鬼谷子傳授「伏羲八卦步」，因此她認方位奇準，這前後左右一插之下，剛好是吳王陵的東、南、西、北四個方位。

筮丹閃電般辦妥插釘功夫，不由格格的一聲低笑道：「鬼谷哥哥，你終於按捺不住，出手破吳國惡人的龍墓了！哼哼，只要破去你夫差的龍運，把那頭見鬼的白虎除去，筮丹看你還怎保得住你項上的人頭……好呵！這鬼谷哥哥到底助我筮丹報仇了！」

筮丹自欣自喜之際，鬼谷子在墓碑前面的那座小山丘正游目四顧，似正尋找一樣合適的東西，但並無所獲。

就在此時，筮丹插下四根鐵釘符咒不久，吳王陵那面，東、南、西、北四個方位，忽然射出四道紅光，直射而上，其狀有如鐵釘刺入龍蛇之體，鮮血直噴三丈！

隨即又響起一陣刺心蕩魄的嘯叫，猶如受傷的虎狼作痛苦憤怒的吼鳴，吼鳴聲響過，吳王陵中竟響起一陣閃電似的震轟，整座王陵也顫動起來，其狀就有如猛龍受創，怒氣爆發，欲作驚天一擊了！

鬼谷子所站的小山丘，此時也感到一陣震動了，耳邊又聽到笠丹叫道：「鬼谷哥哥，奇哉怪也，鐵釘插下，大地也抖顫了……天，這是甚麼驚天大法啊？」

鬼谷子也無暇回答笠丹的驚呼，他深知此乃白虎龍脈受創之下，龍氣突然暴熾，其勢就有如人臨絕境，不顧生死的奮然一擊，這一擊必定驚天動地，人尚且如此，龍脈暴熾，驚天一擊之下，那就更爲可怕，吳國王室一脈，必因祖宗龍脈突然暴熾，而性情陡變，凶殘暴戾更烈，向列國發動一場天慘地愁的戰爭！

鬼谷子知這後果的可怕，他不敢有絲毫的遲緩，雖然難覓一座合適的施法「箭台」，但也不能再等待了！他忽然伸手向四下一抓，「乾坤訣」的一式「龍破乾坤」，便驀地施展，一股迴旋的強大氣勁便向四周疾射而上，片刻間，這股氣勁便挾著無數大小石頭，向鬼谷子這面迴旋疾射而來。

鬼谷子右掌連揮，左手牽引，飛來的石頭便如通靈似的，隨鬼谷子的牽引分佈，落在小山丘上，漸漸地，一頭巨大的石怪物便現出身形來了，竟是一尾昂首舞爪的龐大石龍形！

鬼谷子驀地把招式一收，從身上取出越王所贈的那柄小巧「玄鐵箭」，藏於石龍大口之內，箭頭與龍頭恰恰射向吳王陵的正面墓碑。

這時，吳王陵那邊隆隆之聲更響，恍似有地火在下面奔騰，大地也爲之急劇晃動。

鬼谷子不敢再猶豫，他默運眞氣，忽地呼的一口向躺在山丘上的龐大石龍噴去，一股威猛雄渾無比的「乾坤眞氣」從石龍之口而入，迅速流注巨龍全身，霎間，石龍表面的碎石紛紛激揚而起，猶如老龍脫鱗，重變青春威猛之龍。

鬼谷子急急一聲祝頌道：「混沌乾坤，盤龍所化，乾坤眞氣，大地潛龍，兩相匯聚，威力無窮，借爾之力，以鎮暴龍！功成不退，永加鎮護！祈之頌之，不得有誤……」

鬼谷子話音甫落，已貫注乾坤眞氣的石龍，如盤的大口之中，忽地噴出一股黃色煙霧，猶如千百黃色箭矢，疾如閃電，向吳王陵的墓碑射去！

吳王陵墓碑被黃色煙霧團團罩住，原來放射黃光的金漆與黃色煙霧渾然一體，登時失去灼灼的閃光。

與此同時，原來隆隆的地雷悶響聲，也突然停歇，漸而歸於沉寂了。

筮丹目睹剛才一幕，不由驚奇得目瞪口呆，好一會才尖叫道：「好呵！鬼谷哥哥，閃雷已不響了！」

鬼谷子未及有所表示，忽聽遠遠巨樹之巔，響起了猿爺爺吱吱的示警尖叫，似乎已發現了甚麼驚人的變故。

鬼谷子心中一凜，意動招發，一式「乾坤輪迴」，身形拔地而起，呼地一下，已躍上猿爺爺所站的巨樹之巔，樹梢僅略微一顫，鬼谷子輕功之高絕，當世已絕無僅有了。

鬼谷子凝目向猿爺爺的目光方向望去，只見五里之外，有無數火光在急速晃動，向四面擴展，一會便已繞白虎丘圍成一個龐大的圓圈，成了火光的包圍圈。

鬼谷子眉頭一皺，正欲有所動作，忽地一聲怒吼，已如奔雷似的滾滾而來！

「大膽妖人！敢來吳國王陵搗亂！此地已被本太子千軍萬馬包圍，火箭伺候，任何通天本領，亦插翅難飛了！快快現身，本座或可容你等留個全屍……」吼聲轟轟然，顯見發話者內力之強，簡直令人吃驚。

鬼谷子心中不由又一凜，暗道：對方似乎有備而來，此行非常隱秘，爲甚竟會洩露形跡？若然如此，那就是有一個可能，就是越國出了叛國投吳的奸細了！

鬼谷子想到此點，心內不由一抖，他深知吳國獨步天下的「火箭」厲害，他在吳國時，已聽伍子胥提及，「火箭」以箭頭內藏火藥，點燃藥火索，箭即疾射而出，觸及人體，便會爆炸起火，任你輕功蓋世，亦難逃血肉橫飛之禍，若萬箭齊發之下，那便神仙難逃了！

鬼谷子自忖此時自己尚可憑絕世輕功一走了之，但箪丹和猿爺爺則萬分凶險，只要稍被火箭觸體，便決無倖免，爲了箪丹和猿爺爺，他鬼谷子決不能溜逃！

鬼谷子打定主意，便示意猿爺爺一同躍下，這時箪丹也向這面掠過來，迫不及待的尖叫道：「鬼谷哥哥！我聽出了，那是惡太子夫差的叫聲！哼哼，他今日送上門來，鬼谷哥哥還會阻我出手嗎？」

雖然隔了十幾年，箪丹那時只有六歲，但夫差姦淫她娘親時的腔調，在箪丹心中卻如印

如刻，永世難忘。

鬼谷子明白笠丹此時的心境，不由歎了口氣，苦笑道：「的確是太子夫差的聲音，但他絕非送上門來，而是早有準備！此刻白虎丘五里之內，已被吳國的千軍萬馬包圍了！」

笠丹咬牙道：「千軍萬馬又如何！你不是已把夫差的龍氣鎮壓住了麼？只要那頭見鬼的白虎不再現身護他，我必定可以一劍把他殺了！哼哼！」

鬼谷子歎了口氣，道：「夫差功力並不在你我之下，他在五里外發聲如雷，內力之強，實屬罕見，單打獨鬥，我也無法有把握取勝，更何況丹妹妳？而且他手上已奪得干將寶劍，更如虎添翼了！」

笠丹把手中的「伏羲神劍」一揮，恨恨道：「他有干將，我有伏羲，彼此扯平罷了！憑越女劍法，我就不信殺不了他。」

鬼谷子苦笑道：「吳國火箭的厲害，妳聽說過嗎？」

笠丹一聽，臉上登時變色道：「聽過！猿爺爺說，當日師祖越女，夜闖吳王宮，被火箭射中，若非她以伏羲神劍擋住，幾乎生命不保，那火箭爆炸時，把伏羲神劍也弄得斑斑點點！那火箭很厲害，猿爺爺曾告誡笠丹，見火箭千萬快逃！」

鬼谷子道：「夫差已把吳國最精銳的火箭隊帶來，千萬支火箭齊發，丹妹妳避得了多少支？」

笠丹搖頭道：「三五支或許可以，但若萬箭齊發，那便必死無疑……鬼谷哥哥你避得開嗎？

」

鬼谷子搖頭道：「絕不可能！除非是當世活神仙。」

笠丹不由急道：「那如何是好……笠丹大仇未報，又不能就此命喪此山中啊！」笠丹見鬼谷子神色凝重，知非虛言，不由也驚急起來，殺夫差的念頭也失去了。

鬼谷子微一沉吟，便決然道：「夫差有備而來，必定事先獲悉越國奸細密報，因此他此行志在取我鬼谷子生命，我留下與之週旋，你和猿爺爺先行溜逃！」

笠丹一聽，急得眼圈也紅了。「這決定不行，要走一起走，要死亦一道！而且夫差也未必知道你的行蹤……」

笠丹話音未落，五里外轟然聲又便了過來道：「……妖人鬼谷子！太子已知你與勾踐的奸計，欲壞我吳國王陵！斗膽之極，你已決不能生離白虎丘了！」

鬼谷子苦笑道：「如何？丹妹相信了麼？」

笠丹冰雪聰明，此時也恍然悟道：「若然如此，那越國必定有奸細向吳國密報行蹤！叛國之賊，可恨之極！」

鬼谷子決然道：「不錯，丹妹，越國出了這等叛國奸細，越王勾踐只怕尚蒙在鼓裡，後果非常嚴重，你身爲越國子民，豈能置國難而不顧？」

笠丹眨眨眼道：「鬼谷哥哥，你有話便直說吧，何必用這大道理來壓我？說來說去，你不過是欲趕我先逃走吧了！」

鬼谷子的心思被箪丹揭穿了，不由微微一笑道：「此其一也，但妳先逃出去，向越王報訊，及早除去越國奸細，也是爲國爲民的大事！而且……」

箪丹咬唇道：「而且甚麼？」

鬼谷子微笑道：「而且若我鬼谷子一人，那萬千火箭未必困得住我！我此時若逃，便三人也逃不了了！」

箪丹盯著鬼谷子道：「你眞有把握逃出去？不騙我嗎？」

鬼谷子微笑點頭道：「我不騙妳，我一定有辦法逃走。」鬼谷子心中卻暗道：若我直說逃出去的機會只有萬分之一，你肯先行逃走嗎？

箪丹道：「一起逃走不可以嗎？」

鬼谷子微笑道：「夫差之意，只在我鬼谷子，若我出面與之週旋，夫差防範必然放鬆，你和猿爺爺趁機從後山溜逃！快去準備，若被夫差識破，那就誰也逃不掉了……」

鬼谷子話音未落，身形已拔地而起，一躍三丈，掠到山丘空曠處，以內力傳音，對夫差道：「呵呵！太子殿下，我鬼谷子果然來了！千軍萬馬相迎，更出動火箭隊，鬼谷子好大的面子呵！」

鬼谷子這一現身，又以內力傳音，嘯嘯然響徹四野。

夫差所率的吳國軍馬，不待夫差發令，便迅速的向白虎丘逼近，眨眼已移到不足一里路了。

鬼谷子縱目四顧，只見東面黑影較少，便以一氣發三音的無尚神功，同時射出兩種聲音，一種大笑道：「太子殿下！鬼谷子孤身一人，何用勞動千軍萬馬相迎送？」另一種卻射向筮丹和猿爺爺道：「丹妹！快，向東面全速突圍而出…猿爺爺！此地凶險，快帶筮丹從東面溜逃！」

筮丹尚在猶豫，猿爺爺一聽鬼谷子吩咐，卻絕無異議，伸手爪挾住筮丹，便閃電般向東面掠去了。

就在此時，里許外已現出吳國太子夫差高大威武的身影，只聽他一下轟然大叫道：「鬼谷子！你好大的膽量，敢孤身獨闖王陵禁地！」

鬼谷子渾然不懼，呵呵一笑道：「鬼谷子閒雲野鶴，普天下任我闖蕩，何處不可去？何地不可往？」

夫差亦大笑道：「好！鬼谷子，前次斬你不死，全靠父王護你，但今晚你冒犯吳國王陵，罪大惡極，雖父王在此，亦無話可說，你等著萬箭穿心而死吧！」

鬼谷子見萬千兵馬的身影不斷移近，心中反而一喜，他知道夫差的注意力已被自己吸引了，筮丹和猿爺爺必定可以突圍而出了！他不由大笑道：「太子殿下言重了！我鬼谷子自問尚可推算自身運命，決非萬箭穿心的短命夭折相格，如何了結，倒不必你替我操心……」

說話間，夫差已在一隊手執火箭的兵士簇擁下，逼近鬼谷子不到半里路了，爲數近百的火箭，全部指向鬼谷子，在此近距離的射程下，只怕連一頭蒼蠅也休想逃出火箭網了。

不過距半里的射程，力度必弱，這對於鬼谷子這等絕頂高手來說，還有反擊的機會，雖然不大，但總算未到絕望的境地，但鬼谷子卻依然不敢妄動，因爲此時他尚未能判斷箎丹和猿爺爺已否突圍而出，他若於此時反擊逃走，夫差必定下令全軍嚴密戒備，見人影便放火箭，那箎丹和猿爺爺便危險極了！

爲了箎丹和猿爺爺的安全，鬼谷子決然不動，如山挺立，氣勢凜然，他已下定決心，他就算命喪白虎丘，夫差亦必定不能生離半步！

鬼谷子的鎭靜，倒把夫差迷惑了，他伸手一指鬼谷子，厲聲道：「鬼谷子！你夜闖王陵，是否伏下甚麼高手助陣了？」

鬼谷子微笑道：「鬼谷子素喜獨來獨往，天馬行空，何需別人助力？而且明知太子殿下的厲害，多來幾個不外多送死幾個，因此絕不敢多帶人來！」

夫差傲然的大笑道：「諒你也不敢……這樣吧，鬼谷子只要你答應爲本太子效力，本座便不但免你一死，而且重用於你！因爲本座看你倒大有英雄氣慨！如何了？」

鬼谷子見東面尚未有任何動靜，便決定再拖延一會，他微微一笑道：「只是爲太子殿下賣力，不爲你的父王闔閭麼？」

夫差呵呵一笑道：「父王垂垂老矣，不但吳國，就普天之下不久也盡歸本座了！因此你助本太子亦即助父王，兩者亦無區別……」

夫差話音未落，白虎丘東面，已一連響起幾下慘叫聲，接著又聽聞火箭彭彭的爆響聲，

鬼谷子心頭一凜，暗道：笪丹和猿爺爺是否可以逃過火箭的追擊？若逃不掉，那我的一番心血也白費了！

夫差臉色亦一變，盯著鬼谷子沉聲道：「與你同上白虎丘的尚有誰？」

鬼谷子呵呵一笑道：「鬼谷子只管得了自己雙腿，其他人如何理會得了？休說不知，便知道了也決不會多管閒事！」

夫差冷哼道：「你不肯說出來，本座面前，亦決逃脫不掉！待會我讓你看看同伙血肉橫飛的樣子！」

鬼谷子不答，心中卻暗道：笪丹和猿爺爺若有不測，你吳國便有難矣，雖然此舉逆反天機，我鬼谷子說不得亦要再幹一次！

稍一會，有探子飛掠而來，在夫差面前跪稟道：「太子殿下！白虎丘東面有一人一猿衝殺而出……」

不待探子說完，夫差便厲聲道：「逃跑之人，被殺死還是活捉了？快說！」

探子嚇得連忙叩頭道：「稟太子殿下……逃跑的一人一猿，功力奇高，折了十幾個官兵，依然困彼等不住……」

夫差怒道：「蠢材！難道不會用火箭射殺麼？火箭之下，神仙難逃！」

探子叩頭道：「是該放火箭……不過兵士尚未及動手，一人一猿便已搶先出手，一下把十幾個火箭隊的兵士殺了！因此僅得三柄火箭發射，一人一猿快如閃電，火箭只能在彼等身後

爆炸！因此，因此被彼等逃掉了！」

夫差一聽，臉色陡變，他也不去瞧跪在地上的探子，後腳向後一踏，探子慘叫一聲，便即狂噴鮮血而死。

鬼谷子一見，不由怒道：「你！你怎可以視人命如草芥？」

夫差厲聲大笑道：「成大事者不拘小節，如你婆婆媽媽，行婦人之仁，本座怎配稱天下第一勇士！彼等執責不力，便罪該誅滅，殺一警百，豈可寬免！」

·　·　·　·

鬼谷子視眼目睹夫差的殘忍暴烈，心中不由一凜，暗道：原來以為吳王闔閭尚有可取之處，但他的一仁，怎可抵銷其子夫差的百烈？若被夫差此人成大氣候，則天下蒼生危矣！鬼谷子此時就連原存對吳國的一點好感亦消失了。他因此轉念道：現下笙丹和猿爺爺已逃出白虎丘，我再無後顧之憂，這條生命可不能就此輕拋此地，不然，普天下便無人可以壓制夫差的戾氣了！

鬼谷子心念電轉，拚死的主意便突變，他決心無論如何要生離白虎丘，決不能任由夫差

的戾氣肆虐天下！鬼谷子忽然呵呵仰天一笑，笑聲已貫注乾坤眞氣，無形無影，直鑽三十丈內各人的耳朵，又從耳朵處直入胸腹。

在場兵士，除夫差及少數幾個近身侍衛功力稍高外，其餘的但感一股銳利如刀的熱力，從耳鼓處直透心肺，登時心兒狂跳，氣息不暢，搖搖擺擺，昏昏欲倒！

鬼谷子冷哼一聲道：「好一句成大事者不拘小節！這話提醒了鬼谷子，也來個不拘小節讓太子殿下瞧瞧！」

夫差見前後左右，在鬼谷子笑聲響過後，均搖搖欲倒，分明已失去任何戰鬥力，不由又驚又怒，喝道：「鬼谷子！你弄甚麼妖術？」

鬼谷子冷笑道：「甚麼妖術？此乃不世奇學乾坤氣功！我本欲不拘小節，當場殺千百人讓你看看，但不幸尚有一點婦人之仁，便僅令他們暫時喪失戰鬥力而已！嘿嘿，你應該明白，你的千軍萬馬，未必可以困得住我鬼谷子吧！」

夫差怒道：「就憑本座一人之力，亦足以把你碎屍萬段！」

鬼谷子正欲激怒夫差，誘他單打獨鬥，以便尋機逃走。他剛才以乾坤眞氣貫於笑聲，已消耗了不少功力，若再消耗，就算他功力蓋世，亦難一下放倒千軍萬馬，他不過以此震懾夫差，激起他的傲氣而已。

鬼谷子一聽夫差的狂言，連忙趁機再逼進一步道：「好極！我鬼谷子與太子殿下單打獨鬥，便死也毫無怨言！」

夫差此時倒有點喜歡鬼谷子的勇氣了，他居然沉住氣，正容道：「好！若你勝了，本座任你遠走高飛！但你若輸了，便得留下來，替本座效力！你可答應？」

鬼谷子微微一笑道：「這賭注好極了！但太子殿下屆時可莫反悔啊！」

夫差怒道：「本座言出如山，不日將獨霸天下，有何值得本座反悔！」

鬼谷子呵呵一笑道：「那便可矣，我答應太子殿下的條件便了！請太子殿下發招！」

夫差見鬼谷子兩手空空，不由又有點迷惑道：「你亦知我手上乃干將寶劍，你竟敢以一雙肉掌，與本座抗衡嗎？」

鬼谷子大笑道：「我鬼谷子學的是堅則毀，銳則挫的無爲功夫，怎會沾上劍刀這等濁氣之物？我不但不用兵器，而且只守不攻，若我出手反擊，便算我輸了！」

夫差一聽，氣得暴跳如雷，哇哇大叫道：「狂妄小子！在本座面前發此大話，簡直是活得不耐煩了！看劍……」

夫差已按捺不住，話未落，一揚手執的干將寶劍，便向鬼谷子刺來。夫差的內力驚人，所用的又是神兵利器，劍尖尚離鬼谷子三尺，一道尖烈無比的劍氣，便如閃電般射至了！

鬼谷子心中不由一凜，他也不敢大意，當即向東南位斜跨一步，以一式「乾變爲巽」的「伏羲八卦步法」，極巧妙的避開了夫差威猛的一劍。

夫差一劍刺空，不由微微一怔，他這一劍已運足六成功力，出手之下，當世還沒有人可以避開得了！但鬼谷子從容斜跨一步，便避開了他威力無比的一劍！

夫差心性狂傲，他一劍刺空，猛運內力足七成，又一劍向鬼谷子刺來，這一劍劍氣更盛，五尺之內，觸之銷金熔鐵，厲害之極！而且夫差料定鬼谷子這次又必定向東南面斜退閃避，因此這一劍中途拐彎，突然刺向東南面，夫差暗道：這一劍鬼谷子必定逃避不了。

不料鬼谷子這次卻非退向東南，而是身形一縮，竟向後面的東北位退去，這便是「伏羲八卦步法」中一式「巽變爲艮」，巧之妙極的又避開了夫差一劍。

鬼谷子的身形此時反而退到夫差的後面了，此時夫差背後露出空門，鬼谷子若出手反擊，夫差根本避無可避，但鬼谷子並沒有出手，因爲他知道，他出手或可令夫差受傷，但夫差功力蓋世，這一掌決不能令他喪失戰鬥力，他必定反身一劍，自己的乾坤眞氣也決抵擋不了夫差仗劍全力一擊。

鬼谷子因此並沒出手反擊，這又令夫差又驚又奇又怒，他自然明白鬼谷子剛才大可以出手反擊他的背後空門，但他竟然沒有出手，反而再一晃，已從東北位斜插到西南位去了，這一式便叫「艮變爲坤」。

夫差自然不懂這種甫現世的千古奇學，心性又狂傲之極，以爲鬼谷子這是托大，不屑於向他反擊，便越發暴跳如雷。

夫差身化暴虎，劍如怒濤，波濤洶湧地向鬼谷子捲去，霎時間，鬼谷子略顯單薄的身子，便如怒海中的一葉孤舟，在旁人眼內凶險萬狀。

但鬼谷子在劍網怒海中，卻胸有成竹，猶如閒庭信步，湖海泛舟，一派悠然自得。只見

他一式「坤變爲震」，身形已從西南位呼地拐到正東位去；又一式「震變爲兌」，身形從正東位插向正西位；他的步法簡直匪夷所思、鬼神莫測、玄妙無窮。

夫差暴怒之下施展「猛虎劍法」，雖然轟轟烈烈，威猛之極，但卻難損鬼谷子一根汗毛！

夫差仍不服氣，走完「猛虎劍法」，又施展「狂龍劍法」，再走「怒鷹劍法」，全都源自吳國的始祖仲雍的「蠻人劍」。甚而「猛虎」、「狂龍」、「怒鷹」三劍法齊施，匯成一股「龍虎怒鷹」驚濤駭浪，鋪天蓋地的向鬼谷子壓去。

當今世上，任何高手遇上這等驚天動地的「龍虎怒鷹」劍法，均只有束手待斃的結果，夫差三劍合璧之下，從沒有失手，他亦因此賺得了「天下第一勇士」的尊榮稱號。

但今晚可能是唯一的例外了，因爲夫差碰上的是鬼谷子，鬼谷子所學的，均是盤古初開千古奇功，夫差根本就見所未見，聞所未聞。

當鬼谷子在「龍虎怒鷹」三劍合璧的驚濤駭浪中，從容的走了一式「兌再變乾」，身形突從正西位閃到原來的西北位，險極又巧極的避過夫差已走老的劍招時，夫差終於不得不承認，在鬼谷子這等匪夷所思的步法之下，任何最威猛暴烈的劍法均是徒然！

夫差驀地把劍一收，凝然不動，鬼谷子不由微一怔，道：「太子殿下爲甚麼不出手攻我？」

夫差厲聲道：「似這般只守不攻，本座不屑向你出手！」

鬼谷子道：「不出手又如何？」

的萬箭穿心！」

鬼谷子一聽，心中不由一凜，暗道：自己之所以激夫差與之單打獨鬥，正是避免他使用可怕的火箭隊，若火箭隊一出，自己的確連一分的勝算也沒有！

鬼谷子呵呵一笑道：「但剛才有話在先，若我敗了，任由處置，但若我僥倖勝了，太子殿下便放我走，既然目下未分勝敗，太子殿下又怎可以悔諾？」

夫差羞怒道：「不錯！孤王說放你走，但亦没說火箭隊不能相送！你自以為有本事可以逃過萬箭穿心的厄運，你就走吧！」

鬼谷子見夫差不能在劍招上取勝，便惱羞成怒，根本就没有一點王者之風，決心以尋龍奇學、風水大法鎮壓夫差的決心更堅定了。他微一沉吟，突然憶起自己把乾坤真氣導入石龍之體，眼前不由一亮，便決然的呵呵一笑道：「好！既然太子殿下定要我出手，那鬼谷子就捨命陪一陪太子殿下！」

鬼谷子話音未落，便即先發制人，驀地一式「乾坤運行」，身形幻變，如乾如坤，如天如地，又一式「萬物變化」，掌影如飄風閃電，鋪天蓋地的把夫差身周一丈範圍罩住了！

夫差不由大駭，他自南戰北征以來，與天下高手交戰無數，還從未有人在一招之內，便把他罩在掌力之下，他但感氣息一窒，幾乎難以呼吸。

但夫差畢竟武功蓋世，心性又狂傲之極，他並没被鬼谷子二式曠世奇學嚇倒，突發一聲

嘯嘯長叫，內力陡漲八成，霎間眞氣凝聚，干將劍一橫一旋，凌厲劍氣便欲把鬼谷子的一雙肉掌削掉。

鬼谷子深知夫差功力驚人，且並不在他之下，但求尋機脫身，便不與他以力鬥力，右掌一收，掌化爲指，從不可思議的角度，右手食、中二指疾伸，一下子把夫差的干將劍尖夾住！

鬼谷子一夾之下，夫差便立感一道滾灼熱流，沿劍身、手腕淙淙而入，大駭之下，連忙運功相抗，自身眞氣與那道熱流相遇，猶如兩大激流相遇，撞起驚天浪花，夫差體內登時麻癢難熬，拚命催激內力，竟連劍招也遞不出了。

於是夫差把握劍柄，鬼谷子緊夾劍尖，干將劍被當世兩大高手的內力激蕩得嗡嗡鳴響，但就這樣凝住，動也不能動了！

夫差不禁又驚又奇又怒道：「鬼谷子！你這是甚麼妖術？」

鬼谷子此時也知夫差的功力果然驚人，在他以八成乾坤眞氣先發制人之下，才僥倖搶先射入夫差體內，但欲再進一分，卻被他的雄渾內力阻住，絲毫動彈不得！假如夫差先出手，那激流相撞的痛苦，便非夫差，而是他鬼谷子承受了，示過乾坤眞氣僥倖進入夫差體內，這就已達鬼谷子直接鎭壓夫差龍氣的目的了。

鬼谷子不欲戀鬥，便呵呵一笑道：「此乃尋龍乾坤大法，絕非甚麼妖術，只是世人未識其中奧妙罷了！」

夫差對鬼谷子的「風水尋龍大法」，其實已信了大半，他一聽，便道：「你果然文武雙

全，孤王用你之心更切了！但不知你這一手功夫叫甚麼名堂？」

鬼谷子呵呵一笑道：「此乃乾坤神功所化，食指乃乾，中指乃坤，豈非乾坤二指麼？」

夫差此時已知鬼谷子與他的功力不相上下，再鬥下去也是不輸不贏的結果，他也的確有收降鬼谷子的心意，微一沉吟，便道：「鬼谷子，本座很欣賞你的才幹，你但能即時露一手尋龍大法給本座瞧瞧，本座便不再與你爲難，去留任憑尊意！如何？」

鬼谷子一聽，正中下懷，心道：你欲把我收爲己用，不外爲了稱霸天下，而且你的性子殘忍暴戾，若任由你肆虐，我鬼谷子如何面對被戰火摧殘的天下可憐人？嘿嘿，夫差呵夫差，你欲以富貴榮華引誘我鬼谷子，那就大錯而特錯了！不過既然你欲一睹尋龍大法，這倒可以讓你開開眼界，一來趁機脫身，二來正好以此來壓一壓你熾旺的龍氣！

鬼谷子打定主意，便不再猶豫，驀地把夾住劍尖的二指一收，呵呵一笑道：「既然太子殿下有此雅興，欲一睹尋龍大法，鬼谷子便獻一獻醜吧！」

夫差聞言，果然亦把干將寶劍一收，道：「那請吧！」

鬼谷子微微一笑道：「好教太子殿下得知，鬼谷子施法之時，閒雜人等，不得靠近，否則大法便不靈了！」

夫差一聽，略一沉吟，便向身邊的侍衛厲聲道：「傳令下去，火箭隊退後一里路！嚴密戒備，隨時候命，違者殺毋赦！」

侍衛一聲領令，如飛的傳令去了，一會後，但見圍近的火箭隊果然迅速的向後退，不多

不少，恰恰退後了一里路。

鬼谷子心中暗道：夫差以暴烈之性治軍，果然令出如山，一呼百喏，此人若再得祖宗龍氣福蔭，稱霸天下，當指日可待了！

夫差此時又向鬼谷子道：「鬼谷子！你可莫打主意趁機溜走，只要孤王一聲令下，火箭隊萬箭齊發，一里之內，任何生物必遭毀滅！你知道嗎？」

鬼谷子微笑道：「火箭隊的厲害，天下皆知，鬼谷子又怎敢以身犯險？」

夫差沉聲道：「你知道便好！你可以開始施展了！」

鬼谷子微一沉吟，神色突轉肅穆，仰天猛吸一口氣，身形突地衝天而起，身化飛龍，繞白虎丘疾如閃電，旋繞一圈，然後又突地一沉而降，道：「太子殿下，欲睹尋龍大法，請移尊駕，站於王陵墓碑前面一丈正中！」

夫差沉吟不語，此時夫差身邊的侍衛忽然道：「殿下，慎防有詐！」

鬼谷子大笑道：「若然有詐，我鬼谷子剛才便可以一走了之，還轉回來作甚麼？區區火箭隊，能阻得住我去路嗎？」

夫差眼見鬼谷子剛才露了一手絕世輕功，心道：論功力本座或可與他不相伯仲，但若較輕功，則吳國上下，只怕無人可與之匹敵！他剛才若一走了之，火箭隊便欲攔截，只怕也有所不及！

夫差這般思付，便向侍衛微一擺手道：「鬼谷子也算是一位人物，本座就姑且按其意一

察！爾等留意本座的手號，但見本座左手一舉，便傳令火箭隊萬箭齊發！但若舉右手，便可按兵不動！」

侍衛轟然領令。

夫差這才傲然一笑，大步向王陵的墓碑前面走去，距墓碑一丈之處，夫差果然依言站定，挺立不動。

鬼谷子微微一笑，身形一晃，已躍上他密佈石龍大陣的小山丘。只見他仰天猛吸一口眞氣，向王陵墓碑及小山丘呼地噴出兩口乾坤眞氣，口中喃喃頌道：「白虎潛龍，不相伯仲，相生相剋，各不相容！借爾之力，鎖其戾氣，壓其殺機，一脈相承，三氣相匯，速速現身，不得有誤……」

鬼谷子話音未落，吳國王陵墓碑突然灼灼生光，猶如猛虎睜眼，凌厲殺氣嘯嘯直射出來，直向墓碑前一丈的夫差罩去！

夫差突感一股洪流罩體，立刻熱血沸騰，登時雄心萬丈，霸氣大作，恨不得立刻率千軍萬馬，橫掃列國，獨霸天下！

就在此時，鬼谷子所站的小山丘，那秘潛的石龍巨口之中，一團黃光直噴十丈，呼地一下，亦把夫差困在黃光裡了。

夫差又突感一股寒流湧至，冰寒刺骨，體內登時一冷一熱，兩大氣流輪番衝擊碰撞，不幸他自己本身另有一股不冷不熱的氣流被引，突然與一冷一熱的兩大氣流相匯，體內冷熱交

加，更猛更烈，夫差但覺身體猶如發寒疾，忽寒忽熱，熱時體脹欲裂，寒時奄奄欲僵，他口不能言，痛苦萬狀，心中直恨得咬牙切齒道：「這鬼谷子可惡！竟令孤王上了這天大的惡當：：孤王非要令他萬箭穿心不可：：」

夫差發狠，一股熱流撞至心胸，他熱血沸騰，殺人的左手驀地向上一舉！

夫差的侍衛一見，便欲傳令火箭隊向鬼谷子放箭！

就在此時，閃電間夫差忽地又被一股刺骨的寒流襲至，他但感萬念俱灰，甚麼縱橫天下，稱霸列國，不外是過眼雲煙而已！他容人的右手不由自主的又舉起來了。

夫差的侍衛但見夫差左右手高舉，不由目瞪口呆，心道：左手殺人，右手按兵不動，這左右手齊舉，卻是甚麼意思？他未弄明究竟，便決計不敢妄動，因爲夫差所下的令旨，是絕對不容違抗的！

鬼谷子此時呵呵一笑，身化飛虹，劃過白虎丘，從容而去。

．　．　．　．

鬼谷子風馳電掣，不消兩個時辰，便已掠入越國境內。

此時天色已然大明，晨光如畫，照得西湖倍添嬌豔。鬼谷子不由心中亦一動，驀地浮起笠丹的倩影，不由喃喃的道：「不知丹妹和猿爺爺怎樣了？」

鬼谷子也不入越王宮，先到越國城內的迎賓別館，但別館的侍官卻道：「彼等自昨日離開，便未見來。」

鬼谷子不由微吃一驚，他雖然已算出笠丹絕非夭折短命之相，但世事難料，人的形相或許也可逆轉，鬼谷子關懷笠丹心切，竟連自己的曠世奇學也懷疑起來。

他略一沉吟，暗道：莫非笠丹和猿爺爺已入宮中，向越王勾踐稟報越國出了叛國奸細事嗎？鬼谷子這般轉念，便馬不停蹄，轉身便直奔越王宮去了。

越王勾踐聽報鬼谷子已回來，立刻傳命，在宮中偏殿接見。

勾踐一見鬼谷子，也不等他俯身行禮，便伸出雙手，把鬼谷子扶住道：「鬼谷先生連夜奔波，可辛苦你了！先生大恩大德，越國上下，當永誌不忘！」

鬼谷子淡然一笑道：「消弭戰禍，乃草民出道歷世宗旨，言謝甚麼？」鬼谷子一頓，又忙道：「越王見到笠丹姑娘和猿爺爺嗎？」

勾踐一聽，長歎一聲道：「寡人待季大夫不薄，不料他鬼迷心竅，妒恨之下，竟派人向吳國密報先生行蹤，幾乎令先生遇難白虎丘，皆寡人用人不當之過！」

鬼谷子一聽，便知笠丹和猿爺爺已安然突圍而出，而且已及時向勾踐呈報奸細之事，心中一寬。但他想不到司祭大夫季子竟因爲被自己察出越王陵選墓不當，便欲借刀殺人，把自

己除去，爲報私仇，竟置自己國家存亡不顧！人心之險惡，的確非自己所能測算。

鬼谷子微歎口氣，道：「越王打算如何處置季大夫？」

勾踐道：「季大夫爲洩私憤，竟置國家大事不顧，罪不容恕！鬼谷先生以爲應如何處置季大夫？」

鬼谷子歎息道：「世人之一個妒字，的確令人萬劫不復，季大夫不幸著了世俗形相，幹了此等蠢事。但既然鬼谷子及同伴均安然無恙，於季大夫略加警戒便算了！」

勾踐一聽，不由長歎一聲道：「若寡人的臣屬，皆如先生虛懷若谷，那越國也不必受人欺負了！既然先生亦主寬容，那寡人就下令，把季大夫降職留用吧！」

鬼谷子一聽，雖然認爲對季大夫的處分稍輕了一點，但他心性玄幻，也沒把此事放在心上，一笑置之，也便算了。

越王勾踐見鬼谷子已露告辭之意，不由急道：「請問鬼谷先生，吳國王陵一經先生施大法，其霸氣便可消退了嗎？」

鬼谷子不由微微一笑道：「風水尋龍大法，貴在潛移默化，因此決非一時片刻可見奇效！但越王放心，如鬼谷子所料不差，越國當可保十八年國運偏安！」

勾踐一聽，心中登時一寬，但意猶未盡道：「那十八年之後又如何？務請先生不吝賜告！寡人感激不盡！」

鬼谷子見勾踐意態甚誠，便不忍拒絕，他在勾踐面前，即席袖占一課，卻是「易經」的

「坤」卦。鬼谷子微一沉吟，便朗聲道：「剛袖占一課，乃越王十八年後運命，恰恰是易經的坤卦。」

勾踐忙道：「坤卦如何？」

鬼谷子道：「坤即地也，地生萬物，萬物皆從地生，此卦亦即列國之大運。坤卦道：至哉坤元，萬物滋生，乃順承天。坤厚載物，德合無疆。含弘光大，品物咸亨。牝馬地類，行地無疆，柔順利貞。君子攸行，先迷失道，後順得常。西南得朋，乃與類行，東北喪朋，乃終有慶。安貞之吉，應地無疆。」

勾踐一聽，似懂非懂，不由又求道：「寡人於卦文只知一二，尚請先生詳加釋之！」

鬼谷子微微一笑道：「越王已明白甚麼？」

勾踐沉吟道：「起首幾句，乃指地生萬物，當警惕寡人珍惜每一寸國土；君子攸行，先迷失道，後順得常三句，似指寡人在治國長年之後，終政事有所迷失，處措不當，終招奇禍，幸而後來覺悟，痛醒之下，運境漸順，終能反敗爲勝，重振國運…但其餘幾句，寡人甚感迷惑矣，尚請先生指教。」

鬼谷子一聽，不由微微一笑，暗道：勾踐果然是有王者根基之人，於他十八年後的運命「坤」卦，竟可悟出其中精義來了！其實他所領悟的已足以令他警醒了，其餘的乃指越王身邊各人的運命際遇，此時也不必再去細究。

鬼谷子這般思忖，便呵呵一笑道：「很好！越王果然心性聰慧，雖然僅能領悟卦象一二，

但已得自身運命之精要矣。」

勾踐依然不捨道：「那其餘十之八九又如何了？」

鬼谷子大笑道：「越王所求，不外是自身十八年後的運命，此時既已知其要旨，只要善加體察，修身自警，當可保卦象應驗，其他皆隨越王之運命而變，人無定格，相無定形，命無吉，運無順滯，一切皆隨自身的修爲而變！既然明白此點，還去苦苦追索甚麼？」

勾踐想了想，終於明白了一點，明白鬼谷子決不肯再洩天機，便只好無奈道：「是，倒是寡人太著意了，請鬼谷先生原諒。」

鬼谷子這才呵呵一笑，驀地站了起來，向越王勾踐道：「鬼谷子就此別過越王！」

勾踐不捨道：「寡人深知難以挽留先生，但不知是否還有相見之時？」

鬼谷子微一沉吟，心中驀地想起白虎丘絕谷下千將埋身的「潛龍穴」，干氏、笠家與夫差的血海深仇，夫差的凶殘暴戾，越國與吳國的敵對世仇，又十八年後越國國運劇變天兆，不由微微一笑道：「有緣千里會相逢，越王又何必太著意於世人形相？一切但望好自爲之，善自珍重…告辭了！」

鬼谷子一聲告辭，身形一晃，越王宮偏殿中，已失了他的影蹤。

越王勾踐目睹鬼谷子的身法，當眞形如鬼魅，莫測高深，不由歎道：「鬼谷子眞奇人也！可惜寡人無此福份，令他爲越國效力，不然何愁大業不成…十八年後事，有誰知道？若眞能準確推算，鬼谷先生豈非成了當世活神仙嗎？哎，不管它，不管它，先把握這十八年歲月再

說吧！」

越王勾踐當日在越王宮偏殿，目送鬼谷子離開，心中驚、喜、奇、疑百感交集，感慨萬端。但他到底是一國之王，政務繁多，不久也就把鬼谷子神龍一現的事淡忘了。

• • • •

不過，勾踐很快就猛醒起鬼谷子的話來了，十八年風雲劇變，驚心動魄，越國也幾乎淪亡，勾踐自己也幾乎亡國亡家，悲壯慘酷，到那時，勾踐才仰天長歎道：「鬼谷先生呵鬼谷先生！勾踐落到今日地步，你曾道有緣千里會相逢，難道勾踐當眞福薄如此，無緣與你再相逢嗎？若眞如此，乃天亡我也！」

先是吳國王闔閭，自鬼谷子替他移葬王陵於白虎丘後，他與太子夫差的性情均漸而大變。太子夫差的性情變得更威猛暴烈，治軍極嚴，因此三軍如鐵。

而吳王闔閭，心胸卻變得更寬宏，他不喜女色，生活勤儉從簡，遇有天災瘟疫，便親自到民間巡訪，救濟貧苦，因此大得民心。

闔閭亦更重於禮賢下士，他對楚國亡臣伍子胥重用而不疑，視爲心腹，伍子胥爲報闔閭

知遇之恩，向闔閭引薦精於兵法的孫武，吳國有大軍事家孫武之助，當真如虎添翼，國勢、軍威均大振，隱隱已足與當時的列國霸主楚昭王併駕齊驅了。

這是鬼谷子爲消弭戰禍，夜闖吳國王陵，以「龍虎相剋」尋龍大法，鎭壓吳國祖宗龍脈之前的事，距鬼谷子爲救干將，替吳闔閭移葬王陵於白虎丘，亦僅僅三年歲月。由此可見吳王祖宗「白虎龍穴」的威力。

鬼谷子當晚雖以大法鎭壓「白虎龍穴」的暴烈，但吳王闔閭和其子夫差，已得祖宗龍氣庇三年矣，鬼谷子的「龍虎相剋」大法生效尚須一段時日，這就造成了吳國國運大振，達至頂峰時期。

公元前五一二年，吳王闔閭經不起太子夫差的幾番數次請戰，準備大舉攻楚，與楚昭王爭奪列國霸主之位。

孫武精通兵法，於天下大勢瞭如指掌，他知吳王闔閭有意攻楚，便立刻勸阻道：「楚國雖然腐敗，國力漸衰，但吳國百姓連年疲於備戰，以勞攻逸，未可言勝，宜等待更佳時機也！」

夫差冷笑道：「吳國兵精如鐵，大軍到處，必滅楚國！目下正是絕佳時機，還等待甚麼！孫將軍未免太狐疑了！」

孫武不爲夫差的狂傲而氣惱，依然心平氣和的道：「不然，楚乃大國，國力雄厚，宜先以三師疲之，再以三軍出擊，方可言勝，務請吳王三思。」

吳王闔閭不比夫差的狂傲，他一聽孫武之言，便大感興趣道：「孫將軍，如何以三師疲楚？」

孫武道：「三師乃虛兵，目的乃令楚兵疲於奔命，吳師至，楚兵必出，楚兵一出，吳兵即退，楚兵既退，吳兵又出，令其首尾不能相顧，必然疲困不堪，當此時，吳國三軍主力，乘勢突擊，則楚國必敗無疑！」

吳王闔閭一聽，微一沉吟，便決然道：「孫將軍所言妙極，便依此計而行便了！」

於是，不久吳國就出兵先後襲擊楚國的夷（今安徽渦陽地區）、潛（安徽霍山）、六（安徽六安），又圍攻弦（河南潢川縣）。忽南忽北，令楚軍疲於奔命。

孫武的這個「三師肆楚」戰術，便即後世人發展而成的「游擊戰術」，即「敵進我退，敵疲我打，敵退我攻」的現代軍事策略。

吳國的「三師肆楚」戰術，令楚國不但疲於奔命，而且產生了一種麻痺心理，誤認為吳國只有小襲而無大舉之力。

吳國趁楚國不備，不久大舉突擊楚國，大軍由孫武統領，伍子胥為副將，三十萬大軍分三路向楚國大舉進攻。

吳兵在孫武的統領指揮下，其勢如虹，長驅直進，經幾次大交鋒，終於攻入楚國都郢城，楚昭王倉皇出逃。

吳國一舉攻佔了楚國大片國土，列國大為震驚，天下沸騰，越國與楚結盟，深知國難將

臨，更惶惶不可終日。

越王勾踐已料吳國不久必大舉攻越，便召集群臣商議對策，群臣皆驚慌之極，皆認爲憑本國兵力，根本不可能與吳國抗衡。其中司祭大夫季子，更主張降吳，求作吳的屬國，以苟且偏安，季子之議，群臣附和者竟大不乏人。

越王勾踐慌急之際，忽然想起鬼谷子臨別之言，斷定越國有十八年和平歲月，其時僅過了三年，尚有十五年國運昇平；又想起鬼谷子已在吳國王陵施下大法，三年已過，必有所應驗！

於是勾踐信心大增，下令全國勤加督練兵勇，準備迎擊吳國大軍。

不久，吳國大軍果然大舉攻越，但統帥卻非孫武，而是吳王闔閭及太子夫差。原來夫差見孫武率軍攻楚大勝，他爭雄稱霸天下之心更爲熾烈，便以「欲稱霸必先立威」的藉口，力遏父王闔閭親征，自己則作大軍統帥。

吳國大軍挾敗楚的雄威，攻入越境，所向披靡，僅三日三夜，吳國大軍便先後攻佔越國的黎里、西塘、天凝、雙橋、七星橋等大鎭，距越國邊防重鎭嘉興僅卅里之地了！

吳國大軍在夫差統率之下，所過之處，均大肆燒殺搶掠，雞犬不留，因爲夫差恨極勾踐，指使鬼谷子欲壞他的祖宗風水，幸而並未得逞，吳國依然國勢如虹！

越國百姓人心惶惶，有錢之士早已執拾財寶，準備逃到偏安一角的晉國去了，但越國百姓深知亡於吳將屍骨無存，亡國即亡家，因此紛紛奮起抵抗吳軍。

越王勾踐此時突然親率精兵五萬，星夜馳抵嘉興，與嘉興守軍會合，越國兵力驟增至十萬，雖仍弱於吳軍，但亦足與之一戰了。

勾踐此時也不知何來的勇氣，他但想起鬼谷子的話便信心百倍，自負一定可以打敗吳軍，主帥信心十足，越國軍心因而大振。

勾踐把十萬精兵分作三陣，第一陣領軍二萬，首先出戰吳軍的十萬，雙方拚戰之下，越軍二萬幾乎死傷殆盡，但吳軍亦損失慘重，十萬大軍雖然取勝，卻失去了大半戰鬥力。

因此夫差只好另調五萬軍馬，進攻嘉興。

此時勾踐卻突然精兵盡出，以六萬兵力迎擊夫差的五萬後備軍。越軍六萬，皆精英主力，而吳軍五萬，卻是匆匆調集的五萬後備軍。這一戰形勢陡變，變成越強吳弱，越軍軍心如虹，人人皆知亡國即亡家，因此奮勇殺敵，拚殺一日，把夫差的五萬後備軍全部消滅。越國方面，卻僅損折了一萬多兵力。

這時吳越雙方的軍力已大致相抵了。吳王闔閭欲退，但太子夫差欲拚死再戰，邀勾踐明日一早，決戰於七星橋下。

第二天早上，吳越兩軍隔七星河對峙，雙方劍拔弩張，大戰一觸即發。

夫差恃勇，匹馬舞劍而出，邀鬥勾踐。勾踐卻深知夫差神勇，不以力敵，欲以智取。他先派三員副將齊出，三戰夫差，雙方拚殺之下，三副將非死即傷，夫差舞劍哇哇大叫，邀勾踐出門。

勾踐不為所動，再派三員戰將出戰夫差。夫差殺得性起，毫不畏懼，干將劍一揮，迎戰三員越將，不一會，干將劍揮過處，又有一員越將翻身落馬。

夫差傲然大叫道：「勾踐，本座知你欲以車輪戰相鬥，何足懼哉？白白送死而已！你再不出戰，本座便把你越國大將全數殺盡！」

勾踐此時低聲向身邊的一員戰將下令，這員戰將即手挽強弓，一箭向夫差射去，箭如奔電，嘯嘯直射夫差，力度驚人。原來這員戰將才是越軍最精銳的神箭手，待夫差傲極之時，突然出手。

夫差被越軍兩員戰將死命纏住，欲避開這一箭已無可能，吳軍眼見主帥有難，均發一聲驚呼，但相距太遠，救無可救。

利箭呼嘯直射夫差咽喉，夫差欲避，左右兩面又被越將一槍刺來，分身不暇，眼看夫差必被利箭穿喉了！

就在此時，近身與夫差拚鬥的越將，忽然眼前一花，朦朧中但見夫差頂上，竟冒出一團白煙，白煙幻化為白虎，白虎猛地伸前爪向利箭一拍，利箭便忽然拐彎，疾如閃電的向吳軍中軍射去！兩員越將不由驚得目瞪口呆。

夫差也自忖必死無疑，不料利箭插入咽喉千鈞一髮之際，卻呼地拐彎射空而去！他狂喜之下，不由大叫道：「勾踐奸詐小人，竟敢放冷箭暗算本座，本座有祖宗龍氣庇護，你等奸計，能奈我何？」

夫差話音未落，吳軍中軍已響起一片驚呼：「不好，太子殿下，吳王已被冷箭疾射而中背部了。」

夫差一聽，揮劍逼退兩員越將，火速馳返中軍，只見父王闔閭果然背部中箭，血染戰袍，已陷昏迷狀態了。

夫差不由大駭，暗道：這一箭，射我不死，竟會拐彎，形如鬼魅，插入父王的背部，如此看來，吾家祖宗龍氣只可蔭庇子孫其中之一，這一箭若先射父王，則中箭的必定是我夫差了！

這一箭驚心動魄，匪夷所思，把夫差的爭霸雄心也射掉一半了，吳王闔閭中箭受傷，吳國軍心亦受極大動搖。夫差無奈，只好下令後軍作前鋒，護送吳王闔閭，火速退軍。

勾踐並沒下令追殺，有大將不解，問爲何不乘勝追擊，勾踐歎了口氣，喃喃道：「這一戰贏得僥倖！若非當年鬼谷先生，以尋龍大法，於吳國王陵白虎丘伏下神箭射其龍穴，則今日一戰，鹿死誰手，實未可料啊！」

吳越於嘉興這一戰，果然替越國贏來此後十多年的和平歲月，風水尋龍大法的玄妙，委實匪夷所思，不不可思議，但這是幾年後的事了。

救養孤兒　助越中興

當日鬼谷子向越王勾踐一聲「告辭」，人即飄然而去。

鬼谷子離開越王宮，在錢塘郡城（即今日的杭州）鬧市中，不消片刻，便把笠丹和猿爺尋著了。

笠丹和猿爺爺此時正鑽在一堆人中，看裡面的江湖藝人賣雜耍玩猴子，那猴子很精靈之極，竟能讀書認字，再以手勢表達出來，圍觀的人不由發一聲讚歎，可惜這猴子的脖子，卻被一根鐵鍊鎖住。

笠丹一見鬼谷子尋到，登時又驚又喜，俏眼瞪圓，向鬼谷子渾身上下瞧了又瞧。

鬼谷子奇道：「丹妹瞧什麼？不認識我了？」

笠丹眼珠滴滴溜的轉，好一會才道：「我倒要仔細看看，在那見鬼的火箭隊面前，你是否損了一根毫毛。」

鬼谷子不由一笑道：「損傷了又如何？」

笠丹咬唇道：「若把你傷了，笠丹明裡鬥不過，那就夜潛吳王宮，把火箭隊的賊兵，一劍一個，全部殺掉。」

鬼谷子見笠丹對他如此愛護，心中不由一熱，便道：「丹妹和猿爺爺也必定安然無恙。」

笙丹奇道：「你怎會知道？」

鬼谷子微笑道：「我與夫差糾纏時，便聽聞探子所報，妳和猿爺爺已先發制人，突圍而去了。」

笙丹格格一笑，忽然又道：「咦，我和猿爺爺正到處尋你不著，你怎的一下便找上此處來了？」

鬼谷子呵呵一笑道：「這很簡單，我袖占一課，便知你等必在此處了。」

笙丹又喜又奇道：「騙人麼！袖占一課便可尋到人，你不如去以尋人爲生，也不必再闖蕩江湖了！但這是一課什麼？」

鬼谷子微笑道：「乃周易的泰卦，卦道小往大來，小即陰，大即陽，豈非有一女子已去，另一男子宜從後跟過來嗎？因此順方位而行，便不難尋著丹妹妳了。」

笙丹一聽，雖然對這什麼易卦不甚了了，但見卦中竟隱示她這女子，有他這男子跟著，顯見日後可以同在一起，心中已甚欣然，至於那卦象是否如此，她也決不再去計較了。

笙丹高興之下，便欲上館子大吃一頓，她正欲招呼猿爺爺離去，卻見猿爺爺痴痴的盯著那頭被耍玩的小猴子，火眼金睛竟然紅了。

笙丹不由又驚又奇，忙道：「猿爺爺，你哭了？誰敢欺負你了？」

猿爺爺搖搖頭，並不作聲，也不肯走。

笙丹不由更奇，悄聲向鬼谷子道：「不好了！猿爺爺初入鬧市，想必是樂瘋了！」

鬼谷子向猿爺爺一瞧，卻微微一笑道：「猿爺爺並非瘋，而是眼見那猴子被鐵鍊鎖住，失去自由，物傷其類，心中哀痛而已。」

笠丹一聽，登時格格一笑，道：「這好辦之極！」話音未落，笠丹已呼地一下，躍進人群圍著的圈中。

笠丹向玩猴子的賣藝人作了一揖，便大模大樣的道：「喂！這位大叔，求你把這猴子放了，好麼？」

賣藝人見笠丹一位女娃兒，竟如江湖大俠似的老氣橫秋，不由又好笑又好氣的道：「你這女娃兒說笑麼，我若把這猴兒放了，失了賺錢工具，我去喝西北風嗎？」

笠丹一聽，想起自己曾挨餓的苦處，不由亦失笑道：「我倒忘記了，人是要吃飯的啦！這樣吧，我給你一百兩銀，你把小猴兒賣給我，我再把牠放了，這樣你有銀兩買飯吃，也把小猴兒放了，豈非兩全其美麼？」

賣藝人一聽，不由狂喜，但又不太相信，如瞧怪物似的盯著笠丹道：「這位姑娘，你說眞還是說假？」

笠丹奇道：「什麼眞眞假假的，眞又如何，假又如何？」

賣藝人歎了口氣，道：「若是假的，那便請姑娘退出去，莫阻礙我找生活了，若是眞的，姑娘可知道這一百兩銀，我要耍多少年猴子戲啊！」

笠丹道：「多少年？我不知道！」

賣藝人道：「一百兩銀可買一間大屋，我耍猴子耍了三十年，連一片瓦也掙不到，姑娘說要耍多少年了？妳竟肯以一百兩銀，去換這小猴子？」

笠丹一聽，也不答話，在猿爺爺背上取出布袋，抓了一把銀兩，便遞給賣藝人，道：「這足夠一百兩了吧？」

賣藝人一瞧，手心上的銀兩少說也達一百幾十兩了，他不由呆了呆，然後才連忙把手心一合，連聲道：「夠！夠！夠了！姑娘，這猴子是妳的了！」

賣藝人說著，唯恐笠丹忽然反悔，連賣藝人的道具也不要了，呼的一下，便跑得無影無蹤。笠丹又好笑又好氣，喃喃道：「這人瘋了，怎的不先解開鎖猴子的鍊鎖便跑了？」

旁邊圍觀的人忍不住眼紅，道：「姑娘，妳被那傢伙騙了！」

笠丹奇道：「他騙了我什麼？」妳剛才給他的銀兩豈止一百兩，足足有一百五十兩，這鎖猴子的鐵鍊鎖是特製的，沒有他的鎖匙，誰也打不開！猴子身上戴了他的鐵鍊，根本就不敢跑遠，妳把牠放了，一會牠就不得不跑回那人身邊去了，這等江湖技倆，只能騙妳這種初出道的小姑娘。」

笠丹一聽，又好笑又好氣道：「他就是多拿了五十兩，也不必溜逃啊！這一百五十兩也算不得什麼，倒是他把開鎖的鎖匙帶走了，卻令人爲難了。」

眼紅的人又道：「姑娘爲難什麼？你若給我銀兩，我幫妳解決如何？」

笠丹道：「本來我可以一劍把鐵鎖斬斷，但牠的頸說不定也被斬斷了，這樣猿爺爺可要

難過得大哭了！」

眼紅那人道：「誰是你的袁爺爺？」他把「猿」錯聽作「袁」了，因爲只有「袁」才是人的姓，箮丹是人，她的「爺爺」又豈會是猿？

不料箮丹卻一指猿爺爺道：「他便是我的猿爺爺啊！我爲了不令他難過，才買猴子放生的啊！」

眼紅的人一聽，向猿爺爺瞧了一眼，見牠的火眼金睛果然紅紅欲淚，不由咬牙咋舌道：「流年不利，今日大爺活見鬼了。」

箮丹有點生氣了，嗔道：「你見什麼鬼？」

眼紅的人喃喃道：「你的爺爺是猿猴，這已夠奇的了，人道千金散盡，爲博紅顏一笑，姑娘卻是揮銀如土，爲求猿猴心歡！天，這豈非活見鬼了嗎？」

箮丹見這人胡言亂語，也不再理他，牽著那頭小猴子，走到猿爺爺面前，道：「猿爺爺，猴子交給你了，你可莫再難過了，可惜我無法替牠打開鎖鍊了。」

鬼谷子瞧著，初是又好氣又好笑，後來見箮丹果然一片眞心誠意，心中不由一動，暗道：猿爺爺待她親如世人爺爺，她自然亦視他作自己的眞正爺爺了。

鬼谷子這般轉念，便忽然微微一笑道：「丹妹不必爲難，我替妳把鎖鍊打開便了。」

鬼谷子說著，微運乾坤眞氣，貫於中、食二指，乾坤二指向鎖住猴子的鐵鍊輕輕一彈，像指粗的鐵鍊竟然應聲而斷成兩截！

旁觀的人不由發一聲驚呼道：「了不得！這等開鎖的功夫，可比一流鎖匠強多了。」

小猴子鎖鍊被開，重獲自由，早就歡喜得呼的一下跑走了。

笠丹聽人大讚鬼谷子了得，心中大樂，格格的笑著道：「他何止開鎖的功夫了得，他若肯助你等啊，便乞丐可變富翁，無賴可當皇帝了……你等可知他是誰嗎？」

圍觀的人哄的一下大笑道：「姑娘說順了嘴，胡說八道了！他到底是誰？竟有這等神仙活佛本領？」

笠丹氣不過，正欲衝口報出鬼谷子的名號，忽感氣息一窒，隨即身子一軟，已被鬼谷子挾著腰肢，閃電般的一掠飛走了，猿爺爺身形一晃，眨眼亦失了影蹤。

錢塘郡城內，鬧市一角，圍觀的越人不禁目瞪口呆，好一會才喃喃的道：「妖精？鬼怪？神仙？活佛？還是白日活見鬼了！」

鬼谷子挾著笠丹，風馳電掣的掠了一會。笠丹不動，樂得靠在鬼谷子的懷裡，她鼻端聞到一股男子的氣息，心中不由一蕩，朦朧的不知想起了什麼，俏臉一陣緋紅，她又羞又喜的嗔道：「鬼谷哥哥，這般抱著人家走路，被人見了，成何樣子？」

鬼谷子不想暴露自己身份，因此見笠丹欲說出自己的名號，便把她挾抱著帶出人群，他根本就沒想到其他，這時被笠丹這麼一說，猛地想起子曰：男女授受不親，便連忙把笠丹放了下來，尷尬的一笑道：「丹妹，對不起，我一時性急，不想妳說出我的名字，得罪之處，請莫見怪。」

笠丹瞧了鬼谷子一眼，輕聲道：「我……我怎會怪你？你就抱著我走一輩子，我……我也樂意極了。」

鬼谷子一怔道：「丹妹妳說什麼，什麼樂意極了？」

笠丹見鬼谷子的憨相，不由又好笑又好氣，伸指一點鬼谷子的腦殼道：「你呀！蠢極了！什麼……什麼，我是說我肚子餓極了。」

鬼谷子一聽，想也沒想，便道：「丹妹既然肚餓了，那就先上飯館吃飽再上路吧。」不遠處恰好有間酒館，金漆招牌大書「醉仙館」三字，鬼谷子也不管這「醉仙館」價錢是否昂貴，他的心性玄幻，想起肚餓，便隨便進去吃一頓便了。

走進醉仙館，鬼谷子才一怔，因爲他發覺醉仙館內賓客滿座，人人衣飾華美之極，顯然並非普通百姓可以光顧的地方。

但鬼谷子既然走進來了，他就決不會再走出去，他領著笠丹、猿爺爺向一角的桌子走去，也不理那華服人客，如怪物的瞧著自己。

鬼谷子、笠丹、猿爺爺在一張方桌側邊坐下，鬼谷子便向笠丹輕聲道：「酒館中百味齊備，妳喜歡吃什麼就吩咐店小二拿來好了。」

笠丹一聽，樂得格格一笑，大模大樣的向店小二招手道：「喂！你過來一下！」

店小二眼見鬼谷子、笠丹、猿爺爺等二人一猿，其狀怪異，又見笠丹攜著一柄殘舊的佩劍，不由又驚又奇，無奈走了過來，冷冷的道：「客官要什麼？敝店可沒有白飯加開水供應

啊！」

篮丹並不知道，白飯加開水，那是窮人光顧的飯店，一聽便格格一笑道：「那好極了！有什麼好吃的，只管捧出來，本姑娘多多益善，去啊，發呆怎的？」

篮丹笑起來俏極了，但生氣時目露精光，卻令人害怕，店小二心中又驚又氣，心中賭氣道：好極，好極，老闆剛罵人不推銷貴價菜式，我就給你來個「多多益善」吧了。

不一會，店小二便捧出幾盤小巧的菜式，全是貴價而不飽的東西，諸如錢塘乳燕、雞絲燉翅、黃海玉參等等，鬼谷子幼時曾經吃過，但篮丹卻是聞所未聞，見所未見。

珍餚的味道鮮美極了，篮丹也老實不客氣，悶聲不響的大嚼起來，瞧她樣子，那像吃珍餚，簡直如同吃菜般的狼吞虎嚥。她吃完還覺不夠，向店小二一迭連聲的催促道：「小二哥，果然是好東西，好吃，你照樣多捧三二十盤出來吧！」

鄰居的華服客人，見篮丹一位俏女娃，模樣嬌滴滴的，但吃起來卻如狼似虎，有如四十年剛放出來的囚徒，不由驚疑的盯著她，猶如瞧著猿爺爺一般。

篮丹卻渾然不顧，她的內力極佳，目力也自然不弱，醉仙館內所有人的反應，均一一落在她的眼內，只是一來她眞的肚子餓了，便打架湊熱鬧也得吃飽了再說；二來她知道有鬼谷哥哥在她身邊，當今世上，有誰可以令她少一根汗毛！

醉仙館的老闆姓錢，是錢塘郡中一位有頭有面的人物，越王勾踐重商，醉仙館的生意做得很大，因此連官府也賣錢老闆的幾分賬。此時錢老闆已有人向他通風報訊，說這二位少年

男女，出手驚人，以一百五十兩銀，白白放生了一頭小猴，這般的豪客，錢老闆豈肯輕易放過？他眼見笙丹不斷添加那些貴而不飽的菜式，登時樂得眉開眼笑。

店小二見錢老闆向他直點頭微笑讚許，想起他罵他推銷不力的神氣，臉上也拚命的擠出笑容來，但心裡卻恨恨的道：「哈！哈！只管吃吧，待會結賬，可就要哭了。」

笙丹終於吃飽了，精神也來了，她這時才想起問價來，忙向店小二道：「小二哥，像桌上這等好吃的東西，價錢可貴嗎？我等只剩下三百五十兩銀子，若太貴，就吃到這兒，就此結賬吧！」

店小二一聽，見對自報有三百五十兩銀，想想待會打賞豐，登時笑得更殷勤了，連聲道：「不貴，不貴，姑娘只管放心再吃，就是再吃一次，也足夠付賬了。」

店小二說著，又連忙走入廚房，去捧一壺上好的香茶出來招呼。

笙丹不由格格一笑道：「這店小二奇之怪極，聽說我等尚有三百五十兩銀，不但雙腳，就連舌頭也勤快多了。」

鬼谷子也吃了不少，這時也不想再吃了，他笑笑道：「小二哥大概是希望多一點打賞吧了！」

笙丹笑道：「那好，待會便打賞他五兩銀便了！」笙丹也不知道，五兩銀是店小二一個月的酬金了，笙丹吃飽了，便不想再在醉仙館逗留，向猿爺爺道：「猿爺爺，把布袋拿來，我要結賬啦！」

猿爺爺一聽，伸手向背後的包袱一摸，登時吱吱的叫了一聲，又搖頭擺腦，扮了一個古怪的鬼臉。

筮丹一聽一見猿爺爺情狀，登時嚇了一跳，她忙伸手向猿爺爺背後的包袱一摸，那還有銀兩的影蹤，大概是在鬧市時，錢財露眼，被小偷盜走了，筮丹不由失聲尖叫道：「鬼谷哥哥，不好了，銀兩不……哎喲！你作死嗎？」

原來鬼谷子見筮丹和猿爺爺的情狀，便知發生什麼事了，他連忙伸指一彈筮丹的手背，筮丹手心一麻，那「銀兩不見了」便說不下去了。

筮丹嗔道：「你爲甚不讓我說話？」

鬼谷子默不作聲，卻在筮丹的手心中寫道：「我已知銀兩不見了，入酒館不結賬，這是坐牢的罪，若店老闆知道了，他立刻就會召官兵來捉人了。」

筮丹不由大驚，亦連忙在鬼谷子的掌心寫道：「怎麼辦？聽說坐牢的罪不太好受啊，不如溜吧！」

鬼谷子寫道：「不好！白吃賴賬再加逃跑，那是罪加一等，若坐三月亦變一年。」

筮丹格格一笑，寫道：「我等若要溜逃，誰捉得到？」

鬼谷子歎了口氣，寫道：「跑得了和尚跑不了廟，此地是越國，若被官府追緝，便連莫邪母子容身之所亦失去了。」

筮丹不由又急又氣，她猛地把手心一抽，尖叫道：「這也不成，那也不得，好，那就結

賬吧！」說罷，笠丹賭氣的坐到一旁，不理鬼谷子，心道：看你如何了結這段欠賬公案！

鬼谷子向遠處的錢老闆瞥了一眼，微一沉吟，便決然的大聲道：「小二哥，結賬吧！」

店小二一聽，連忙便喜孜孜的走過來了，滿臉堆笑的道：「是，這位公子爺，結賬！」

笠丹一見，心中不由一寒，心道：這鬼谷子弄甚麼玄虛？分明袋中空空如也，卻裝模作樣大叫結賬，莫非他已打定主意，趁亂開溜，撇下我和猿爺爺頂罪嗎？不得了，我可也得及早準備，他鬼呆子一動，我可要比他搶先一步了。

鬼谷子似乎料準了店小二的心態，便笑著道：「結賬之後，我再打賞你五兩銀吧！」

店小二一聽，樂得滿口的多謝。

那一面卻幾乎笑跌了笠丹，她不由咬唇暗道：「這鬼谷哥哥玩起把戲來，卻原來比誰都厲害，你看他臉不紅心不跳，一副大財東的樣子，袋中卻空空如也，倒大剌剌的打賞人家五兩銀！」這話笠丹不敢說出口，以免壞了鬼谷子的脫身妙計。

店小二正欲結賬，那錢老闆卻連忙奔過來，巴巴的一笑道：「客官休怪，敝店規矩，但凡超過一百兩銀的賬，伙記不宜插手！」

鬼谷子微笑道：「那便請老闆親自結算，好麼？」

錢老闆陪笑道：「好說，好說，不急，不急！」但他的眼珠子卻繞著桌上的空盤滴溜溜的飛轉，一會便連忙道：「既然客官要走，敝店也不敢挽留，這便多謝惠顧一百八十兩銀吧！」

笠丹一聽，背上不由冷汗直冒，她打起萬二分精神，留意著鬼谷子的動靜，心道：這一頓竟吃掉了一百八十兩銀，那賣藝的卻說他一輩子也掙不到，乖乖，銀子這東西原來還如此寶貴啊，此時若再不逃，那便等著去坐牢了，不過未知坐牢是否男女同囚一起？若然同囚一室，便可與鬼谷哥哥日夕相見，永不分離，這倒也不太壞啊。笠丹在此時，竟胡思亂想起來。

鬼谷子卻接口微笑道：「好，好，外加打賞小二哥的五兩，合共是一百八十五兩啦！」

錢老闆見鬼谷子臉現微笑，對這酒錢似乎毫不惋惜，但又不肯伸手入袋摸銀兩付賬，心中不由一凜，便忙道：「是，是，客官出手豪爽，小二，還不多謝客官！」

店小二一聽，不由心花怒放，連聲道：「多謝公子爺，多謝公子爺！」。

鬼谷子微笑道：「不必客氣，不必客氣！」他說話時，目光卻盯住了錢老闆的臉。

錢老闆見鬼谷子兩手依然毫無動靜，心中更驚，忍不住又提醒一句道：「多謝！多謝！這酒菜錢一百八十五兩正！」

鬼谷子從容之極，笠丹卻嚇得幾乎便要開溜了。

此時，鬼谷子才把凝注錢老闆的目光收回，微微一笑道：「老闆，你氣色不妙，若不立刻返家，坐等收賬，稍後便只好替你的兒子和夫人收屍了！」

錢老闆一聽，臉色登時一沉，心道：這小哥兒發甚麼瘋話？我家兒郎好好的，有甚凶險？收什麼屍？莫非此子用此詭計來賴賬不成，哼哼，你欲想在醉仙館撒賴，那就找錯地方了。

錢老闆這般轉念，雙腳更加釘牢了似的，休想再動他一動了，他微微冷笑道：「好說！好說！

我兒子好端端的，不必你操心了，倒是快點結賬才是正經！」

鬼谷子微微一笑道：「應與不應，立刻便應；知與不知，即時便知！老闆切莫大意！」

錢老闆一聽，忍不住便欲發狠。就在此時，店外面卻有一位家丁模樣的人，火燒屁股似的疾跑進來，遠遠便向錢老闆大叫道：「錢老爺……不好了，公子爺片刻前忽然口吐白沫，隨即昏迷不醒……夫人已抱著公子爺，趕去求大夫診治了。」

錢老闆一聽，登時如遭電殛，那還顧得理會收賬，呼的一下，便如流星似的奔出店外去了。

笪丹此時才安心了點，她明白鬼谷子又在施把戲，以報這「一飯之恩」了，雖然這「一飯」昂貴極了，但人命卻更值錢，她忍不住便問了店小二一句道：「你家老闆不肯收錢了麼？剛才還唯恐我等賴賬似的。」

店小二連忙陪笑道：「是，是，客官休怪，錢老闆中年得子，視如心肝寶貝，他聽說兒子出事，那還顧得收銀兩啊，客官務請海涵，稍待一會，錢老闆很快就回來了。」

鬼谷子呵呵一笑道：「好說，好說，我等便坐等老闆回來收賬便了。」

此時早把醉仙館內的華服客人驚動了，其中一位穿絲綢細語衣服的中年男子，目視鬼谷子、笪丹、猿爺爺等二人一猿，臉現驚奇，沉吟不語，又似在苦苦思索什麼。

不一會，又有一位家丁模樣的人跑進來，竟逕直的走到鬼谷子面前，俯身一拜道：「神仙爺，我家主人吩咐小的，務請神仙爺暫留貴步，錢老闆很快就回來拜謝了。」

簞丹一聽，便知鬼谷子推斷的那事兒又應驗了，心中更安定，不由格格一笑道：「喂！這位大哥，你家主人錢老爺，到底碰上什麼事了？」

家丁忙道：「好教姑娘得知，我家主人錢老爺離開醉仙館後，火速跑去那大夫家裡，不料來到大夫家時，卻見到夫人抱著小少爺正在街上狂奔，不遠處有匹馬車，不知怎的馬兒受驚，竟掙脫繩子，拖著馬車，瘋狂似的向夫人和小少爺衝來，夫人嚇呆了，抱著小少爺呆站街心，竟然動彈不了，眼見夫人母子必被車馬生生輾碎了！幸好錢老爺及時趕到，一手扯住夫人，連滾帶爬，避到路邊，那馬車呼的擦身而過，才僥倖救回小少爺和夫人兩條生命！錢老爺把小少爺送去大夫處救治，一面吩咐小人趕來醉仙館，先行向神仙爺拜謝！」

家丁氣喘吁吁的，但卻聳然動容的大聲道出經過來。醉仙館內衆人一聽，均不由一呆，然後才有人發一聲道：「靈驗如此，當眞是活神仙降世了。」

簞丹得意的格格大笑，就好像衆人在大讚她自己似的。

鬼谷子卻淡然一笑，倒像沒事兒似的。

又一會後，醉仙館的老闆錢老爺，果然火急的趕回來了。他對衆人的詢問理也不理，卻逕直走到鬼谷子面前，噗咚一下，便跪下叩頭道：「多謝神仙爺！多謝神仙爺，神仙爺救了在下夫人和兒子，是在下的再生父母，錢某一家，生死永記！」說罷又叩頭不止。

這倒把鬼谷子弄得臉上一紅，因爲他出道以來，根本就不慣這等千恩萬謝的客套場面。他伸手向錢老爺一托，錢老爺但感一股渾厚的柔力把他阻住，又托升起來，他便再跪叩不下

去了。他心中不由又一震，暗道：錢某今日當眞遇上活神仙了！

鬼谷子見錢老闆震懾之極，便微微一笑道：「錢老闆，令郎已無恙了麼？」

錢老闆連忙點頭道：「多蒙神仙爺援救，在下把他送去大夫處，服了藥，已大致無恙矣……未知神仙爺怎會一瞧便知在下有喪兒喪妻之禍？」

鬼谷子微笑道：「錢老闆言談之際，印堂突現晦氣，晦氣直衝子嗣宮，當主令郎必有急病，又錢老闆的錢字，左金右戈，金戈當主鐵馬，若有凶禍，必與鐵馬金戈有莫大牽連，綜而論之，便不難推斷矣！」

鬼谷子話音剛落，醉仙館內衆人又發一聲驚呼，紛紛嚷道：「如此神算，當眞神仙不如……錢老闆有幸遇上，乃你天大的福氣！」

鬼谷子不想再逗留了，他平生最怕這等祝頌讚揚的奉承場面，便向錢老闆坦然道：「實不相瞞，在下並非存心助你，乃因銀兩被盜，發覺太遲，欠錢銀結賬，才欲以區區小技，報老闆一飯之恩而已，若老闆以爲尚未足數，只好日後再行奉還了。」

錢老闆一聽，不由歎了口氣，他三步併作兩步，走去櫃面，雙手捧了一把銀兩走回來，向鬼谷子呈送道：「神仙爺大恩大德，在下萬金難報，更何況區區一頓酒菜，神仙爺銀兩被盜，出外缺了銀兩是不行的，這小小數目，便請神仙爺笑納！」

鬼谷子見銀兩足達一二百兩，便不肯接。筮丹卻老實不客氣了，因爲她此時終於明白世上銀兩的寶貴，她格格一笑道：「如此多謝錢老闆了！不然走在路上，叫天不應，喊地不靈，

肚子大叫救命，便沒東西去救治了！」筮丹說著，便接過銀兩，也不細數，便遞給猿爺爺，放進包袱中。猿爺爺見失去的東西重得，不由樂得吱呱大叫。

猿爺爺這一叫，衆人才猛地驚覺牠在座，不由一陣驚呼道：「如此神仙俠侶，怎地卻有怪物相隨？奇哉怪極！」

筮丹一聽，見有人出言對她的猿爺爺不遜，心中便大怒，俏臉一紅，便欲發作。鬼谷子不想多惹事端，便向錢老闆微一拱手，說聲：「多謝！告辭了！」

話音未落，他身形一晃，已消失無蹤，筮丹來不及發作，恨得一跺腳，嘆了一聲：「這鬼呆子，趕著去見鬼嗎？」她話未說完，與猿爺爺身如箭矢，呼地飛掠出去了。

好一會，醉仙館內衆人才從震懾中回過神來。那穿絲綢語衣服的中年男子忽然問錢老闆道：「你知道剛才這二人一猿是誰嗎？」

錢老闆歎了口氣，苦笑道：「錢某情急之下，也忘了詢問神仙爺的名號了，他到底是誰？你老哥認識嗎？」

絲綢語衣服男子亦歎了口氣，道：「我那有這般福氣！但我曾聽一位在朝中做官的表親提及，日前有二位少年男女，及一怪猿，降臨越國境內，越王勾踐驚爲天人，不以名姓，而以先生稱呼！由此可見此人來頭之大……」

錢老闆急道：「說來說去，你老哥還沒說出此人是誰啊！」

絲綢衣男子歎了口氣，道：「他便是當今世上，以風水尋龍絕學濟世救民的鬼谷子啊！」

醉仙館內衆人一聽，均失聲歎道：「伏羲生八卦，文王演周易，鬼谷先生妙化大酒龍，一代風水祖師現世，我等竟有眼無珠，失諸交臂，實終生憾事矣！」

此時，鬼谷子、笠丹、猿爺爺二人一猿，已掠出錢塘郡城郊外。

笠丹追上鬼谷子，心中餘氣未消，嗔道：「鬼谷哥哥，那等俗人，竟說猿爺爺是怪物！豈非連我笠丹亦是怪物？這一口氣啊，你怎不讓我出手抽他們幾下嘴巴？」

鬼谷子微笑道：「世人少見多怪，這也不足爲奇，況且既然說彼等是俗人，你超凡脫俗，又何必與彼等一般見識？」

笠丹想了想，不由又高興起來了，心道：你既然說我超凡脫俗，想必不會拒絕我長伴身邊了。想到此點，笠丹不由心花怒放，格格大笑道：「我超凡脫俗，那鬼谷哥哥你豈非眞成了神仙爺了？哎喲，不好，鬼谷哥哥，你太便宜了那錢老闆了！」笠丹忽然又驚呼道。

鬼谷子一怔，道：「便宜他什麼？」

笠丹頭一側，道：「俗語道一命抵萬金，不算金，便用銀子來算，二條人命也值二萬兩白銀，你救了錢老闆的老婆和兒子二人生命，他豈非該付你二萬兩銀？」

鬼谷子不由又好笑又好氣，道：「這又如何？」

笠丹笑道：「我等吃了那一頓，只值一百八十兩，他再贈二百兩，合計只值三百八十兩，尚欠你一萬九千六百二十兩，這不是太便宜那錢老闆了？」

鬼谷子不由呵呵笑道：「我輩中人，若斤斤計較，那便入了邪魔外道了，還說什麼濟世

救民，救助天下可憐人？」

笠丹不服氣道：「就算濟世救民，也得吃飯啊！就如在醉仙館那一頓，若無錢付賬，那便須去坐牢，還怎麼去濟世救人？」

鬼谷子微歎口氣，道：「世途險惡，江湖奸詐，日後小心保管財物也就是了，山窮水盡疑無路，柳暗花明又一村，人乃萬物之靈，總會絕處逢生。」

笠丹眨了眨眼，格格一笑道：「是啊！是啊！那餘下的一萬九千六百二十兩，就暫且寄下了，待急用時，笠丹再去討回便是啦！」

鬼谷子笑笑，不再與笠丹糾纏。

笠丹見鬼谷子沉默不語，俏眼一轉，忽然又失聲叫道：「哎喲！不好！」

鬼谷子奇道：「丹妹，又有什麼不好？」

笠丹道：「鬼谷哥哥你的心腸好，濟世救民，受人稱頌，但笠丹偶發好心，救了那小猴兒，這小猴兒卻一去無蹤，豈非笠丹大大的虧本了麼？」

鬼谷子又好笑又好氣道：「猴兒乃獸類，牠怎知妳求施恩於牠？牠怎知你求牠報恩啊？」

鬼谷子話音未落，忽地從前面樹林中，呼地竄出一頭小猴兒，小猴兒爪上捧了兩個大蜜桃，蜜桃鮮紅欲滴，惹人垂涎。

不料小猴兒逕直跑到笠丹面前，把兩個蜜桃高高的捧起，獻給笠丹。

笠丹仔細一瞧，認得這是她放生的那隻小猴兒，不由樂得格格大笑，一面接過蜜桃，一

面扭頭向鬼谷子道：「看！看！這小猴兒果然來報恩啦！鬼谷哥哥，你的神算，今日也有失策之時啦！」

鬼谷子不由亦失笑道：「是，是，不料這猴兒如此有心，我倒是以人之腹，度獸之心了，豈不大錯特錯了！」

笙丹卻只接了一個蜜桃，又對小猴兒格格一笑道：「猴兒啊猴兒，其實我只救了你一半，若非這位鬼谷哥哥，以大神通替你打開枷鎖，你依然逃不出那惡藝人的魔掌，因此啊，這一個蜜桃，你去獻給他吧！好讓他相信，猴兒也是有恩必報。」

小猴兒一聽，果眞向鬼谷子躍去，捧上另一個大蜜桃。

鬼谷子很歡喜，他拍了拍小猴兒的腦袋，便接過蜜桃，卻不吃，反而向猿爺爺一擲道：「猿爺爺！你的小猴兒前來孝敬你了！」

猿爺爺一見鮮紅欲滴的大蜜桃，畢竟猴子性，早已猛吞唾沫。這時鬼谷子向牠拋來，連忙一手接住，樂得吱呱大叫，一面就忍不住大嚼起來。

笙丹見猿爺爺有蜜桃嚼，心中一喜，但見鬼谷子兩手空空，心中卻又不樂，她不由向小猴兒歎道：「猴兒啊猴兒，你明知我等有三個，爲何只奉兩個來？這豈非教人爲難啊！」

小猴兒一聽，居然領會了笙丹的意思，牠向笙丹扮了個鬼臉，又作了個偷摘的姿勢，再向前面遠處一指，吱吱叫了一聲，便向那面跑去了。

笙丹一見，不由樂得大笑道：「你這是說，你這桃子，是從那面偷摘來的，那面還有許

多許多……走啊，去摘大蜜桃去！」

笠丹說罷，更不停留，呼地便隨小猴兒向那面掠去了。猿爺爺吃蜜桃嚐到美味，那還按捺得住，見笠丹去摘桃子，他也呼地一下跟了上去，一人一猿，眨眼便隨那小猴兒，掠出五里外去了。

鬼谷子不由一笑，心想：反正沒事兒，便跟去看看也是好的。而且他也不放心笠丹一個人去亂闖，只怕她在越國又惹出什麼大禍，鬼谷子縱身一躍，亦快如閃電的跟上前去。

小猴兒在前面引路，笠丹、猿爺爺在後面緊追，鬼谷子不徐不疾，不必費力，便追近猿爺爺後面不到十丈了。

這一路追奔下去，不覺已連翻幾座山嶺。笠丹隨那小猴兒，再翻過一座山嶺，落到山腳時，俏眼不由一亮，歡喜得大叫起來：「猿爺爺！不，還有鬼谷哥哥，你等快來看，好一座美麗的蜜桃林啊！」

猿爺爺隨後掠到，一見亦樂得手舞足蹈，哇哇大叫。

鬼谷子向這面一飄而至，他放眼一望，但見前面一座方圓近三里的桃林，每棵桃樹均結滿了鮮紅的大蜜桃，在陽光下披紅掛綠，景色迷人，心中不由亦暗讚道：「果然好一座世外桃園。」

鬼谷子讚歎聲未落，桃林深處，卻忽然傳出一陣娃兒的悲哭聲。

鬼谷子內力驚人，十里內外，風吹草動，也瞞不過他的耳力，這一陣娃兒的悲哭，他立

刻便聽到了。

鬼谷子想也沒想，便向桃林深處掠了進去，筮丹先是一怔，暗道：這鬼谷哥哥怎的了？見了大蜜桃，便連那巴君子之風度也不要了。但隨後她也聽到娃兒的哭叫聲，心中不由恍然，向猿爺爺格格一笑道：「猿爺爺且慢動手，這桃林原來有主人，鬼谷哥哥已進去與彼等做買賣了……快進去，不然他要被人漫天討價了。」

筮丹說著，已連忙向桃林深處掠入，猿爺爺見筮丹進去，他自然也緊緊跟隨。

筮丹掠入桃林里許，忽然便驀地停住了。只見林中有兩座草屋，草屋外面，各聳起一個土堆，土堆側面，有兩個年約八、九歲的男娃兒，正伏在各自的土堆上，哀哀的哭著，鬼谷子就站在兩個娃兒的後面，怔怔的呆住了。

筮丹只聽右面土堆那男娃兒哭道：「娘啊！妳死得好慘啊！」

左面土堆那男孩卻哭道：「爹爹！吳國賊兵把你殺死，孩兒一定替你報仇雪恨！」

筮丹一聽，便忽然明白鬼谷子爲什麼呆了，因爲他最怕見到這等哭哭啼啼的慘狀，更何況兩個娃兒，一齊哭爹喊娘！

筮丹歎了口氣，她深知鬼谷子的心事，他既然碰上這等事，便殺了他也不會走開的，但他此際也決不會去安慰人家，因爲他的心情也難過，筮丹便走上前去，溫柔的替兩位男娃兒拭乾了眼淚，然後又像大姐姐似的與兩位男娃兒說起話來。

很快，筮丹便把兩娃兒的底細弄清楚了。

原來右面那男娃兒姓范名蠡，左面那娃兒姓文名種，楚國人，父輩是結義兄弟，同仕楚平王，因范蠡的父親頂撞楚平王，被楚平王一怒殺了，更連累文種一家，文種父親便帶著范母、范蠡，以及自己一家逃亡，在路上文種娘親不幸一病身亡。

范、文兩家人逃入越國，因楚越結盟，但也不敢公開身份，被迫隱身山野，以種桃爲生。不幸月前文父和范母擔桃子出鎮，路上卻遇上吳國的兵丁，強搶桃子，更把文父和范母打成重傷，兩人負傷返回桃林不久，便雙雙去世。

范蠡和文種，雖然年僅八、九歲，卻懂得須令父母入土爲安，兩小於是以手挖土，挖出土坑，把文父和范母各自埋葬了，那土堆便是兩小先父母的墳墓。

笪丹弄清底細，眼見范蠡和文種孤苦無依，淪落山野，而且又恰恰是被吳國兵丁所害，觸景傷情，感懷身世，眼圈一紅，反倒掉下淚來。

文種握緊拳頭，咬牙切齒道：「我…我長大了，定要把吳國滅了，替爹爹報仇！」

范蠡卻吃驚的問笪丹道：「大姐姐，妳…妳爲甚麼也哭了？」

鬼谷子雖然一直呆呆的默不作聲，但卻極仔細的留意兩娃兒的動靜，他瞧見文種的憤怒，暗道：兩娃兒形格清奇，根骨甚佳，日後均可望有一番作爲；但文種偏於戾氣太重，而范蠡卻長於飄逸，日後兩人的最終運命，必然涇渭相分。

鬼谷子此時已有意助兩娃兒一臂之力了，沉吟間又聽笪丹歎了口氣，苦笑道：「范蠡小弟弟，你那知道？此時你所見到的我，其實並不比你強了多少，彼此均一般境況吧了！」

范蠡奇道：「為什麼？大姐姐！」

笙丹苦笑道：「這位大哥自幼父母雙亡，我這大姐姐父母均被吳國惡太子夫差所殺，彼此均是孤兒，一棵苦藤結四個苦瓜，彼此彼此罷了！」

鬼谷子心中又不由一動，暗道：是啊，我鬼谷子出道以來，所遇的幾乎都是喪父亡母的大小娃兒，莫非註定我鬼谷子要助天下孤兒成材嗎？

這時又聽笙丹問范蠡道：「小弟弟，你可有親戚朋友可投靠？」

范蠡和文種不約而同一齊搖頭，范蠡道：「聽娘親說，文叔叔帶我和娘親入越國時，我只有三歲，因此我連家在楚國何處也不知道！」范蠡一頓，又道：「大姐姐也不必替我等擔心，我范蠡必定帶文種一道，好好活下去的！」說時口氣，范蠡九歲大的娃兒，倒似大人似的。

笙丹歎了口氣，對鬼谷子道：「鬼谷哥哥，這兩位小弟弟如此可憐，我想把他們帶回笙家村，和莫大嫂母子一同生活，你說好麼？」

鬼谷子一聽，他正有此意，那有不同意之理，當下大喜道：「好啊！丹妹也有俠義心腸了，這辦法好極了。」

笙丹幽幽的道：「我也不知什麼俠義不俠義，但見了孤兒，便想起了自己，心中便不由滿心希望，天下的孤兒都能好好生活下去。」

鬼谷子點頭微笑道：「很好，世人苦盡必甘來，不必絕望，不必傷悲，這便帶兩位小弟

弟上路吧。」

范蠡和文種也沒有任何值錢的東西可帶走，收拾好平日替換的幾件衣服，就隨鬼谷子、笙丹、猿爺爺等上路了。

‧　‧　‧　‧

范蠡和文種起初有點害怕猿爺爺，猿爺爺見兩小娃兒不敢靠近牠，不由吱吱一笑，他忽然呼的躍上桃樹，摘了十幾個鮮桃，左手接右手的拋著，大紅鮮桃在半空中連成一串，陽光之下，紅黃閃灼，好看極了。

范蠡和文種到底還是孩子心性，片刻前雖然傷心欲絕，但此時見猿爺爺玩得有趣，不由拍手叫道：「好啊！這把戲好玩極了，猿大仙，教給我們好麼？」

笙丹知道，猿爺爺這是為逗兩娃兒開心，不再愁眉苦臉，以內力貫注於桃上，來個「逼桃成線」，便格格一笑道：「他並非猿大仙，小弟弟願意，便叫他一句猿爺爺便了，他這把戲根本不能教你等，你等也不必去學了！」

范蠡奇道：「笙姐姐，為什麼？」

笠丹道：「猿爺爺雖然不是大神仙，但他的本事可驚人哩，他用劍一指，便可把一棵桃樹斬斷，剛才那桃子，也是他以力氣，逼它們停在半空中的，這功夫不簡單，起碼要練二十年，那時你們就算練成了，也不會再玩這種孩子把戲了。」

文種、范蠡一聽，不由齊聲道：「猿爺爺、便教我倆這種指劍砍斷桃樹的功夫好麼？」

猿爺爺一聽，向笠丹扮了個鬼臉，怪她替牠惹來麻煩事了，然後又伸爪向鬼谷子一指，作了一個頂天立地的動作。

文種、范蠡不明所以，便問笠丹道：「笠姐姐，猿爺爺這是什麼意思？」

笠丹不由俏臉一紅，因爲猿爺爺的意思分明是說：「這麻煩是妳笠丹惹出來的，在妳的鬼谷哥哥面前，猿爺爺怎敢班門弄斧，妳若要求人教兩娃兒，最好就去求妳鬼谷哥哥了！」

笠丹心中又羞又喜，她瞪了猿爺爺一眼，這才向范蠡、文種格格一笑道：「猿爺爺說啊，你們面前，此刻便放著一位頂天立地的大能人，你們要學功夫，爲甚麼不去求他？」

范蠡、文種同聲道：「他是誰？」

笠丹甜甜的一笑道：「他便是你們的鬼谷哥哥啊！」

范蠡、文種一聽，兩人雖然不知鬼谷子的名頭，但見猿爺爺這等半仙半獸的怪物，也對他如此尊崇，他的本事想必驚人極了，當下兩娃兒也是福至心靈，不約而同的跑到鬼谷子面前，噗咚一聲，便雙雙跪下叩頭道：「徒兒范蠡！徒兒文種！拜見鬼谷哥哥師傅！」

鬼谷子不由一怔，嗔怪的瞪了笠丹一眼，忙向兩娃兒道：「快起來再說，鬼谷哥哥不喜

歡這一套的。」

范蠡、文種齊聲道：「鬼谷哥哥師傅不答應，徒兒便不起來了。」

鬼谷子一怔道：「爲什麼？難道你二人不願隨我等走麼？」

范蠡道：「范蠡就算跟隨你們到筮家村，一樣會被人欺負，既然如此，不如就留在桃林算了！」

鬼谷子心中一動，暗道：此子骨格清奇，倒是可造之才，若留在山野，必定夭折，白白損失了兩可造之才，而且十八年後天運行將大變，越國正缺二位將帥之才，自己既已答應屆時助越王勾踐一臂之力，此時正好預先做點準備功夫了。

鬼谷子這般轉念，便忽然輕聲問道：「你二人爲甚麼想學功夫？」

文種小拳頭一揮道：「學會萬人敵，消滅吳賊兵，替爹爹報仇！」

范蠡卻想了想，才道：「娘親之死，全因列國爭霸，戰亂仇殺而起，范蠡若有本事，但能平息戰亂，讓天下苦孩子均快快活活生活，便心滿意足了。」

鬼谷子微微一笑，伸手一托，輕聲道：「好，那你等先起來再說吧！」

范蠡、文種仍不肯起身，筮丹格格一笑道：「傻蛋，鬼谷大哥哥師傅答應教你們功夫了，還不起來怎的？」

范蠡、文種一聽，這才大喜道：「多謝鬼谷大哥哥師傅！」說罷站了起來。

鬼谷子微微一笑道：「你二人不必稱我爲師傅，就稱我爲鬼谷大哥哥便可以了！」

當下衆人才重新趕路，笠丹走到鬼谷子身邊，忽然輕聲道：「鬼谷哥哥既然答應教范蠡、文種功夫，爲甚麼不先點二座風水龍穴，把他們父母遺骸葬了，也好讓他們享享祖宗龍脈福蔭啊！」

鬼谷子歎了口氣，苦笑道：「尋龍點穴，那有這般容易，一來二人福緣未至，根基未定，二來此地所經之處，均無潛龍之地，一時間如何去尋兩座合適的潛龍大穴？此事只能慢慢再說。」

鬼谷子一頓，忽然觸起什麼，若有所思道：「我等離開施家村已將近一年歲月，未知施大哥之事如何了？」原來他此時忽然想起，他替施家村施全夫婦妙點龍脈，以佑施家留下血脈的事了。

笠丹一聽，她天生好奇心極重，立刻便道：「好啊！我亦正想瞧個究竟，施大嫦到底生下孩子沒有，是男娃兒還是女娃兒，反正回笠家村必經施家村，先去看看，好嗎？」

鬼谷子微笑點頭道：「那好，就先上施家村吧！」

當下鬼谷子、笠丹、猿爺爺等，領著范蠡、文種兩位娃兒，一路上朝羅山會稽峰腳施家村而去。

鬼谷子和笠丹離開施家村入越都錢塘城，不覺已將近十月了。施家夫婦，雖然祖宗下葬鬼谷子勘點的龍穴，家境卻沒有絲毫改變，施全依然靠砍柴、種西瓜維生，但施全心中卻很快樂，人逢喜事精神爽，他便連砍柴的力氣也忽然大了。

當鬼谷子、笠丹等，施施然來到施家全家不遠時，施全剛好在鎮上賣柴回來，只見他左手挽著沉甸甸的東西，右手抓著兩隻母雞，喜氣洋洋的正走回家來。

笠丹一見施全，便格格笑道：「施大叔，施大嬸生了孩子了麼？」

施全聞聲抬頭一看，不由樂得眉開眼笑，手中的東西也來不及放下，便張開雙臂，抱住鬼谷子，一面大笑道：「鬼谷兄弟，你果然大福星、大神仙降世⋯⋯快，快請進屋裡飲酒吃飯！」施全歡喜之下，連話也說不清楚了。

施全話音未落，只見施大嬸應聲而出，笠丹一見，不由一陣發呆，原來施大嬸果然挺著一個大肚子，看樣子肚內的孩子也快要出世了，心道：風水尋龍絕學當眞不可思議。

當下施全連忙把衆人引進屋內，又吩咐施大嬸殺雞備酒招呼客人，鬼谷子就算想推卻，也拗不過施全的一番盛情。

衆人吃過晚飯，正在閒談，施大嬸不知是日間勞累了，還是別的原因，與笠丹閒話幾句，便支持不住，先行返臥室歇息去了。

施全卻興緻勃勃，陪鬼谷子、笠丹等，直談到二更時分。

就在此時，苧蘿山會稽峰腳方向，忽然飄出一朶白雲，白雲冉冉上升，在夜空中幻化成一朶雪白的蓮花雲，光芒四射，幾欲與明月爭輝！

蓮花雲的光華，從施全家的窗外直射進去，室內忽然如閃電劃過，一片光華灼灼。

衆人均一陣發呆，不知那是什麼徵兆，好一會，施全才恍似從夢中醒來，喃喃的對鬼谷

子道：「鬼谷兄弟，這…這是什麼兆頭？」

鬼谷子微一沉吟，再默算一下蓮花雲升起的方位，忽然便微微一笑道：「蓮花穴出蓮花女，天生一代大美人！」

笠丹一聽，不理施全目瞪口呆，先就嗔道：「鬼谷哥哥，你發甚麼瘋話？什麼天生一代大美人了？你盼著去見這大美人麼？」笠丹心中，已視鬼谷子爲生死不離的伴侶，因此一聽他口中說「美人」二字，便極不好受。

鬼谷子微笑不語，就在此時，在裡面的臥室，忽地傳出施大嬸的一陣呻吟。

施全一聽，大吃一驚，連忙飛奔進去，好一會不見出來。

笠丹驚道：「施大嬸怎的了？」

鬼谷子微微一笑道：「笠丹，此乃女人的事，妳最好進去把施大哥替換出來。」

笠丹一聽，壓抑不住好奇，果然一躍而起，閃電般的掠進臥室裡面去了。

就在此時，施家臥室之中，忽然冉冉的飄出一團霧，正向廳中飄來，繞廳飛旋，久久不散。

鬼谷子一見，心中一動，忽然問范蠡和文種道：「你二人見到什麼了？」

文種搖搖頭道：「沒有啊！文種什麼也見不到。」

范蠡卻目現驚異之光，喃喃道：「我…我見到了，那是一團雪白的氣體！」

鬼谷子微一點頭，又道：「聞到什麼氣味了？」

文種又迷惑的搖頭道：「沒有，沒有，根本就聞不到氣味。」

范蠡卻心神俱往的連聲道：「好香，好香，那分明是白蓮花的香氣啊！」

鬼谷子一聽，微笑一下，不再說話，心中卻暗道：文種和范蠡，根骨各不同，果然際遇大異，文種偏於豪氣干雲，范蠡卻與兒女情長大有緣份，日後范蠡必被兒女之情所困擾，是否跳得出情網的困鎖，便要看他自身的根基和修爲了，但文種雖能跳出兒女情關，卻偏於戾氣太重，雖前程遠大，一生必災劫重重，甚至是否得享善終，也未可預料。

鬼谷子心念電轉，轉念又暗道：范蠡似乎與施家之後大有緣份，莫非日後「越女捨身救國」的天兆，與范蠡密不可分麼？這倒要仔細留意一二了。

在這電光火閃一霎，鬼谷子腦中已掠過十八年後的天下大勢的事了。

就在此時，施全衝了出來，卻傻呆呆的站住，臉上也不知是失望還是樂瘋了。接著笙丹便一步躍了出來，她懷中竟抱著一位嬰兒，樂得格格大笑道：「鬼谷哥哥！鬼谷哥哥！施家添了一位女娃兒，我笙丹多了一位小妹妹了！」

鬼谷子走過去，向笙丹懷中的女嬰一看，但見女嬰臉如雪蓮，美豔之極，雖剛出世，但已露出絕代美人的雛形，他不由微微一笑。

好一會，施全才恍似從夢中醒來，他三步併作兩步，走到鬼谷子面前，深深的一拜道：「多謝恩公大恩大德，恩公一來，便給施家帶來一點血脈矣！」

笙丹笑道：「施大哥，剛才見你不聲不響，我還以爲你重男輕女，不喜歡女娃兒，正想

狠狠罵你，不料原來你卻是樂瘋了……呵呵！箜丹倒是錯怪你了！」

施全傻笑道：「施家但能留下一點血脈，管他是男是女，祇要施家有了娃兒，施某人便心滿意足了！」

鬼谷子聞言心中又一動，暗道：施家此女艷絕天下，天下亦必爲其所動，乃一女定天下的驚天奇格，但於父母而言，是禍是福，卻未可預料也！鬼谷子這般轉念，他對施全夫婦甚有好感，心道：雖然天機茫茫，但教鬼谷子在，必令你施家一脈善始善終便了。就因鬼谷子這一念萌生，天下又惹出一段驚天奇事，不過鬼谷子此時也沒有細說，也就暫且打住。

施全又向鬼谷子道：「施家一點血脈，乃恩公所賜，便遵照恩公以前恩賜的名字叫西施吧！」

鬼谷子又道：「施家乃越國子民，越國位於列國之西，苧蘿山地處越國四面，施家村在苧蘿山西邊，施家祖脈已安居苧蘿山西面山窩，叫西施確恰當！」

施全一聽，欣然而樂道：「西施，西施，西位之施姓人，好！好名字！多謝恩公賜名！」

箜丹格格一笑，小指頭一點女嬰的俏臉蛋，道：「小妹妹，鬼谷哥哥居然肯替人命名，妳好大的福氣，好，妳這便叫西施啦！西施，西施，西瓜奇緣所施，妳果然美如西面彩霞，嬌如西瓜欲滴……」箜丹高興之下，竟胡說八道起來。

鬼谷子不由呵呵一笑道：「自古只有以花比美女，那有以西瓜相比？」

箜丹大笑道：「西瓜可以解渴，美女望之令人饑渴全消，西瓜內中鮮紅欲滴，外面翠綠

晶瑩，霞彩碧玉，乃天下最美最豔之果，以美女相比，半點不爲過啊！」

衆人一聽，均開懷大笑。筮丹懷中的西施說也玄妙，竟似聽懂似的，忽然咧開小嘴欣然一笑，這一笑很美豔，筮丹雖然是女孩子，本身也美賽西湖，但一見之下，心中不由一迷，竟也痴痴的呆怔起來了。

好一會，筮丹才喃喃的道：「筮丹聽說，世上有等美人，一笑傾城、二笑傾國，三笑平天下！我猶不信，如今才知果然！果然！」

西施笑容之美，在場中人均見到了，施全做父親的，作夢似的呆住了；范蠡這小子卻神色恍惚，似已若有所思。

鬼谷子見狀不由微微一笑，心道：果然是「蓮花穴出蓮花女，天生一代大美人，」苧蘿山地力雄厚，不但蘊生一代美人，更孕育會稽中興振奮之峰，母體之山，威力無窮，越國國運，天下大勢，只怕均牽連此中矣⋯但到底預兆什麼？按鬼谷子此時的功力，一時尚未能參透玄機，鬼谷子略一沉吟，他便釋然，暗道：罷！罷！罷！天下大勢玄機，一時片刻豈能悟透，不想它，不想它，且先去救助天下可憐人也！

鬼谷子心性玄幻，他決定不想，便眞的再不去苦苦思索了。

鬼谷子、筮丹、猿爺爺、范蠡、文種四人一猿，在苧蘿山腳西施家逗留了一晚，第二天一早，便向施全夫婦、女嬰兒西施告辭，一行人再上路，向四面戰火廢墟中重建的筮家村施然而去。